

賈禮榮 著  
黃彼得 譯

# 基督教宣教史略

——從五旬節到今代宣教概覽——

# 目 錄

譯者序.....一

## 卷上：歷代的宣教史略。

第一章：羅馬帝國時代的基督教（主後三〇年至五〇〇年）.....一

一、前言.....一

二、地理上的擴展.....五

三、數字上的力量.....一六

四、文化上的滲透.....二三

五、早期教會的品德.....二九

六、教會大遭逼迫.....三七

七、康士坦丁悔改信主.....四一

第二章：歐洲基督化（五〇〇年至一二〇〇年）.....四五

一、前言.....四五

二、不列顛福音化.....	四六
三、高盧福音化.....	四九
四、荷蘭福音化.....	五〇
五、德國福音化.....	五〇
六、薩克遜民族歸主.....	五一
七、斯干的那維亞民族歸主.....	五二
八、丹麥民族歸主.....	五三
九、挪威基督化.....	五四
十、瑞典基督化.....	五五
十一、東歐國家基督化.....	五五
十二、莫拉維亞基督化.....	五六
十三、保加利亞基督化.....	五七
十四、蘇聯接受福音.....	五八
十五、波蘭基督化.....	五八
第三章：回教的衝突：（六〇〇年至一二〇〇年）.....	六一
一、前言.....	六一

二、十字軍東征.....	六六
三、十字軍東征對督教的影響.....	六八
第四章：羅馬天主教的宣教事業。（一二三〇年至一七〇〇年）.....	六九
一、前言.....	六九
二、天主教在中國的宣教事業.....	七三
三、天主教在日本的宣教事業.....	七五
四、天主教在菲律賓的宣教事業.....	七六
五、天主教在印支的宣教事業.....	七七
六、天主教在印度的宣教事業.....	七八
七、天主教在新大陸的宣教事業.....	七九
八、天主教在非洲的宣教事業.....	八六
第五章：歐洲更正教宣教的起源。（一六〇〇至一八〇〇年）.....	九一
一、前言.....	九一
二、開始在歐洲大陸的宣教事業.....	九五
三、德國敬虔派的宣教事業.....	九六
四、丹麥哈勒差會.....	九七

五、莫拉維差會的工作……………九九

六、福音復興運動……………一〇二

七、英國早期的差會……………一〇三

第六章：英美更正教差會的起源。(一七五〇年至一八五〇年)……………一〇五

一、在英國的差會起源……………一〇五

二、在美國的差會起源……………一〇九

卷下：全球宣教的實況。

第七章：十九世紀宣教的擴展……………一一三

一、十架與國旗……………一一三

二、四種差會……………一一四

三、聖經公會……………一一六

四、宣教士的品質……………一一六

五、宣教士的遭受……………一一八

六、艱鉅與耐力……………一一九

七、傑出的宣教士……………一二〇

八、宣教士的成就……………一二二

第八章：廿世紀更正教宣教的發展

一、信心差會運動……………一二五

二、聖經學院運動……………一二六

三、大專學生運動……………一二七

四、殖民主義的遜位……………一二八

五、共產主義的興起……………一二九

六、宣教事工之減退……………一三〇

七、短期的宣教計畫……………一三一

八、福音廣播差會……………一三三

九、聖經函授課程……………一三四

十、教會增長運動……………一三四

十一、深度佈道運動……………一三五

十二、延伸制神學教育……………一三六

十三、新興的宣教風氣……………一三七



十四、差會國際化……………	一三八
十五、基督教文字事工……………	一三九
十六、第三世界的差會……………	一三九
第九章：回教世界宣教的實況……………	一四三
一、前言……………	一四三
二、回教田地為何如此乾癟？……………	一四四
三、福音在回教田地上開始長苗……………	一四九
第十章：亞洲宣教的實況……………	一五五
一、亞洲實況概覽……………	一五五
二、亞洲宣教歉收的原因……………	一五八
三、基督教在亞洲的影響……………	一六四
第十一章：非洲宣教的實況……………	一七一
一、非洲簡介……………	一七一
二、導致教會增長的實際原委……………	一七五
三、基督教在非洲的貢獻……………	一七八
第十二章：拉丁美洲宣教的實況……………	一八一

一、拉丁美洲的概況……………	一八一
二、羅馬天主教在拉丁美洲的宣教事業……………	一八二
三、更正教在拉丁美洲的宣教事業……………	一八三
第十三章：歐洲宣教的實況……………	一九一
一、歐洲的沒落……………	一九一
二、宗教的沒落……………	一九二
三、歐洲是宣教工場……………	一九三
四、歐洲的更正教……………	一九五
五、歐洲的天主教……………	一九六
六、歐洲的共產黨……………	一九七
第十四章：宣教事業的評價……………	二〇一
一、宣教士作錯了什麼？……………	二〇一
二、宣教士成就了什麼？……………	二〇五
第十五章：宣教事業的前瞻……………	二一五
一、發展的趨勢……………	二一五
二、困難的增加……………	二二一

三、可喜的現象·····	二二六
四、空前的機會·····	二三〇
附錄一：事實與數字·····	二三五
附錄二：宣教史之主要年代表·····	二三七
附錄三：宣教史略英文主要參考書表·····	二五三

## 譯者序

歷史是真理的考證，又是實例的哲學教訓。要評論一個運動或事業的價值，需要查驗它的歷史，認識它的背景、分析它的演變。任何運動或事業的發起、推動和成就，都需要先從歷史中去找原則、學教訓。然後着手從事知古鑑今，才能免蹈覆轍。

近年來，我華人教會對宣教事業有普遍的覺醒，且紛紛推動「差人」、「差錢」的運動。這是可喜的現象。但若與一班宣教士或差會當局傾談時，常有不少怨言嘆語，指責攻擊，甚至灰心失志的話。其實我們若對宣教史有更多的認識，明白拓荒宣教先賢所付的代價，所遭遇的艱難。和克服挫折的智慧。就可以化戾氣為勇敢，化悲哀為力量。舉起下垂的手、挺起發酸的腿、存心忍耐、奔那擺在前頭的路程。成就從主耶穌所領受的職事，證明上帝恩惠的福音。

宣教事業是全面性的，長期性的。是神人合作，教會全體信徒動員去搶救喪失靈魂的大事業。是以生命為活祭，身體為聖殿，將自己完全奉獻給神，作義的器皿，而以完成大使命終生的事奉。所以當有充分的準備，精細的計畫。本書就是供應這種需要而編著的。

一九七九年四月份，福音派差會季刊對本書的評介說：「賈禮榮博士對歷代宣教史有提



綱要領的陳述，對最近宣教的發展和情勢也有精闢的分析。它濃縮各大洲、回教世界與共黨國家的宣教實況。以屬靈的眼光看見光明的前景。本書可作個人或小組研究之用，也可作宣教士工作報告之參考資料。」

若要宣教事業有成就，至少需注意下列的一些要素：

- (一)、個人靈性的復興帶來愛人靈魂的負擔。
- (二)、堅強的禱告小組，傳遞宣教的異象和負擔。
- (三)、宣教士必須有堅強的意志，百折不撓的精神，高度的使命感。
- (四)、聖經學院、神學院，是訓練宣教人才，研究宣教策略的中心基地。
- (五)、出版宣教學論文，舉辦宣教講習班，發行宣教通訊，是推動宣教運動有力的媒介。
- (六)、認識異族文化、語言、文字，是橫越文化、民族宣教必具的先決條件。
- (七)、宣教在地區來說，是局部的點；在整個大使命來說，是全部的面。所以差會當局應有點的看見和策略，也要有面的眼光和胸懷。
- (八)、人是一代過去，一代又來。所以宣教事業也要一代一代地負起責任，在當代將福音傳給當代的人。
- (九)、時代不斷地改變，所以策略和方式也要不斷改善。但基督寶血赦罪，叫信的人得生命的的基本信息是永不能改變的。

(十)、神是宣教最高的主宰，差會是執行大使命的機構，宣教士只是使者。故一切宣教行動要聽命於三位一體的神。

要作好宣教事業，實在需要更多更好的宣教學、宣教史的參考書。附錄三所列的英文參考書表，是供有英文閱讀力的讀者參考，並望從事更多譯著的工作。

本書是在一面教書，一面辦行政，一面旅行講道而翻譯的。初稿前後費時五個月，後用三個禮拜加校對，錯漏難免，敬請指正。

當我着手翻譯時，自己奉獻四分之一印刷費。當我將稿紙寄臺灣中信付梓時，神感動一位信徒奉獻所缺少的印刷費。祂名為耶和華以勒，我又再一次經驗祂的信實，願榮耀歸祂。印刷編排、設計封面、發行寄遞等事宜，均由臺灣中國信徒佈道會各同工負責，特此致謝。是為序

黃彼得 敬序於 印尼瑪琅  
東南亞 聖道 神學院

一九七九年九月十五日

**卷上：歷代的宣教史略**

## 第一章 羅馬帝國時代的基督教

主後三十年至五百年。

### 一、前言：

神的國度（教會）是建立在希臘、羅馬和希伯來三大化文的交流之中。各文化對基督教在頭三世紀的發展，都提供意義深長的貢獻。

希臘的文化豐富活躍。它包括藝術、建築、文學、言語、科學和哲學。這一小小的民族有那麼深潛的思想、活躍的行動、偉大的成就，是因為其文化的氣質中有：查究的思想，不息的精神和風趣的人生觀。難怪在那麼短暫的時間中能陶冶出這麼優秀的民族。

希臘文化與根源於尼羅河流域的埃及文明有所不同。希臘文化自主前七、八世紀由於商人之經商與旅行，而在地中海及黑海之間建立他們的根據地。他們足跡所達之處都留下希臘優越的文明。

當希臘商人取代腓尼基人稱霸於地中海沿岸的貿易時，雖然他們的航隊與利潤不及腓尼基人，但他們文明的影響力却更久遠。最早的航海技術與地理學是希臘人傳授的。當我們



研究使徒行傳的地方誌，希臘的旅行家斯特拉波 (Strabo) 和芭撒尼亞 (Pausanias) 提供我們良好的資料。

在歷史中，征服戰常有推進文明的貢獻。亞力山大大帝的征服戰也不例外。當亞里斯多德的頑徒放棄研究駕駛哲學的世界寶座時，亞歷山大却踏上改換西方面貌關鍵行動的征程，為福音傳遍全球而鋪路。

哥尼白爾 (Corybære) 和豪遜 (Houson) 在其「保羅生平與書信」一書中說：「他帶着那已瀰漫在亞洲各處的希臘文明周遊列國，使東西文明結聯一起。分散的部落在共同的政權下已統一，新建立的大都會成為政治生命的中心，新交通網的建立成為貿易活動的孔道。新的文化穿透彼西底和呂高尼的山巒。底格拉斯和幼發拉底河成為希臘文化的運河。雅典的言語通行於巴比倫的殖民地猶太人之間。」

由於大征服者亞力山大大帝死得過早，所以安提阿成為希臘在敘利亞的首都；而亞力山大城成為希臘在埃及的首都。這兩座城從早就居住了不少猶太移民，他們也成為羅馬籍民。因此這二城後來也都成基督徒活動的中心，並為東方教會的主教座堂之地。

希臘語文是世界公認的罕有精緻優美的文學。它是從波斯灣和直布羅陀海峽的文化和商業語言。它不但成為西方伯拉圖和亞里斯多德二位哲學大師的母語；也成為東方伊格那丟和優西庇烏大主教的母語。基督教的保羅、猶太教的希羅和羅馬的西色柔，都以它為母語。保

羅和他的同工從未學過外國語言，希臘語言遍及羅馬帝國，所以不需要翻譯員。主前三世紀後的聖經已譯成希臘文，七十士譯本是耶穌和使徒們所用的聖經。所以希臘文是哲學語文，也是神學語文。

哥尼白爾與豪遜在其「保羅生平與書信」一書中又說：「用希臘文書寫新約不是偶然的事：該語文能表達高深的思想，描述理智與心靈的感觸，且已成為各國教育的工具。基督的教訓與使徒的著作，滲透希臘的文化。以希臘的文化流行各地時，新約各卷的編集與福音書的廣佈，就是順水推舟的事了。」

亞歷山大大帝的四個將軍將他的帝國割踞，各自稱霸一方之後，政治的統一便告壽終正寢。哲學思潮由起初的大儒學派 (Cynicism) 轉為懷疑學派 (Skepticism)。社會生活形成虛渺空洞、輕浮放蕩。宗教團體凋謝無能，政治權力由羅馬帝國取代希臘稱霸地中海沿岸各地。

羅馬帝國頂盛時期，其疆土廣達一百廿五萬平方英哩。西起西班牙，東達幼發拉底河流域。北自北海，南至沙哈拉沙漠。其籍民包括：意大利人、希臘人、埃及人、德國人、及中西歐古代的克勒特人 (CELTIS 該民族即為不列顛人、威爾斯人、愛爾蘭人和蘇格蘭人。) 等約一億人口。羅馬帝國自亞古士督開始傳位達三百年之久。皮里紐長老稱之謂「羅馬太平盛世。」



羅馬人是活躍的民族，在海洋上掃滅海盜踪跡，在陸地上建築最古老的康莊大道。羅馬皇軍維持地方治安，行政官員實施法治社會，商賈客旅自由安然來往。這一切都為傳播福音預備良好的田地。

羅馬帝國施行鐵腕統治，國內治安管制嚴緊。各省按時繳捐納稅，逃稅者，雖遠走天涯，如被捕捉必遭苛刑。各省享有不危害帝國安全的自治權。對宗教採取妥協政策。猶太教早已成為合法宗教。基督教會一度利用猶太教為傳播福音的資本。羅馬籍民的保羅，多次利用公民權傳揚福音。路加在使徒行傳中多次指出，第一代的基督徒常享受國家暫時的保護。都柔特 (Will Durant) 在其「該撒與基督」一書中說：「十字架跟蹤羅馬的官吏，羅馬的政權為基督教鋪平康莊大道。」

基督教接近希伯來的文明過於希臘和羅馬的文明。分散各地的猶太人是為基督教預備傳福音的園地。猶太人分散羅馬全國。在埃及，敘利亞和巴比倫都聚居為數不少的猶太人。主後七十年，旅行家斯特拉波報導說：「凡有人烟之處，總有猶太人的踪跡。」猶太人腳踪所到之處，總是帶着敬拜獨一真神的信仰，仰望彌賽亞的來臨，和通用的希臘文的聖經。無論在那裏，只要環境許可，他們就建造會堂為宗教與文化的中心。不少外邦人嚮往敬畏神的生話，也加入會堂的社交生活。

上述的社會實況，對宣教士旅行羅馬全國、傳播福音、建立教會大大有利。那位被稱為外邦人使徒的保羅，他的心仍是念念不忘其骨肉至親。每到一城，一有機會總是先到會堂探望猶太人及皈依猶太教的外邦人。直到猶太人拒絕他的福音信息，他才轉向外邦人中去。基督教會的組織，大多數是仿效猶太人會堂的形式。

## 二、地理上的擴展：

基督教真是全世界性的宗教。創立者基督耶穌降生的年代是在佛陀與穆罕默德之間。當時羅馬帝國政治穩定，但社會生活却晦暗不明。祂在卅三歲壯年被釘死在地中海東岸省份，一座小山丘上的十字架。頓失良師的門徒困惑不知所從。當第三天祂復活的時候，祂多次啓示門徒，祂就是以色列人所仰望的彌賽亞。祂復甦門徒沮喪的心靈，差派他們往普天下去贏得全人類的靈魂。

使徒們的使命是艱鉅的，成功的把握甚微。沒有中央組織，經濟資源，强大可影響人的朋友，更沒有政治後台。他們面對的強敵有：猶太議會的權勢。羅馬帝國軍事與政治的力量，以及猶太主義宗教狂的極端份子。他們所擁有只是其師父生平教訓及所傳的信息。基督的尊名除了門徒的小圈子外，幾乎不見經傳。基督自己沒有著作，沒有紀念碑，更沒有機構。照人看來，要成功這宣教的使命，其希望是微乎其微。

使徒行傳記載，一百廿個滿心懼怕的門徒秘密地聚集在耶路撒冷的樓上。只一代之久，



使徒行傳結束時，羅馬帝國全境的主要城市都建立了基督教會。主後卅年，只是猶太人的教會，但到主後六十年代，就已擴展成爲世界性的教會。使徒行傳所記載的只是其中幾件大事而已。

使徒行傳一章八節是基督教信仰擴展的藍圖。由耶路撒冷起，經猶太全地、撒瑪利亞直到地極。基督升天前頒給門徒二道命令：在耶路撒冷等候從上面來的能力；往普天下去傳福音給萬民聽。

門徒遵命，十天禁食禱告，等候所應許的聖靈。當五旬節聖靈充滿他們的時候，基督教歷史的巨輪向前推進，宣教運動開始，教會成爲差會。

開始時，基督教與猶太教似乎沒有明顯的分裂，基督教仍然留在猶太教的機構中，教會的朋友認爲福音是猶太教的改教運動，教會的敵人認爲福音是猶太教的異端。教會經過多年的努力，才發展自己的神學理論，編定習道課程，計畫教會的路線。

教會雖然受命要往普天下去，使萬民作主的門徒，但他們仍然留戀耶路撒冷，維持與聖殿的關係，參加一切崇拜與禱告會，也利用那機會傳教。不多久，傳福音的範圍擴展到全耶路撒冷四百間的會堂。他們的信息與猶太教的教義有了主要的差別。使徒信息的重點是彌賽亞的受苦，呼籲聽衆悔改，接受赦罪之道，與神和好。當時基督徒中猶太人多過外邦人。約一代之久，猶太的基督徒仍然在聖殿中敬拜、遵守摩西的律法，行割禮，獻祭物等。（徒廿一

20—24）。耶路撒冷的教會直到主後七十年城被毀爲止，從來沒有想過要丟棄猶太教的外衣。耶路撒冷城被毀對教會的發展來說不是件不幸的事，因爲如果教會一直以耶路撒冷爲中心，那也就不能成爲世界性的宗教。耶路撒冷被毀使教會自由地在靈性上發展，成爲全球性的教會而不是地區性的教會了。要不然，耶路撒冷成爲基督教的麥加，約但河會成爲基督教的印度恆河。

起初彼得成爲十二使徒的首領，不久神又興起其他的領袖，如司提反和腓利。司提反在會堂中作見證，腓利却在撒瑪利亞工作。二人的工作都大有功效。那稱爲大數人的掃羅，第一次接觸基督教，應當是在利百地拿的會堂，聽見司提反滿有智慧而無法抗拒的證詞。（徒六9）

司提反的殉道，對幼嫩的教會當然是一沉重的打擊，但它却成爲教會擴張廣傳福音的祝福。分散的信徒第一次到腓尼基、安提阿和居比路向外邦人傳福音。

接着有二件意義深長的大事發生，使福音傳給外邦人。一是大數人掃羅的悔改成爲外邦人的使徒；二是彼得到哥尼流的家去傳福音的經驗。路加慎重其事地在行傳中三次記載保羅的悔改，二次記載彼得到哥尼流家中傳道的事。

安提阿的教會由於保羅和巴拿巴強而有力的教導，使信徒增加、教會興旺。因此，不久之後，安提阿的教會就取代耶路撒冷成爲教會的中心。



自主前三百年西流古建造安提阿城後，它就成爲國際的都會。居民有馬其頓人、希臘人、本地的敘利亞人及相當數量的猶太移民。在基督時代，它是羅馬帝國的三大都會之一。位於東西交流要道的衝衝地帶。希臘文化的花朵與羅馬行政的體系在安提阿會合，使它成爲接受福音的理想田地。因爲社會秩序的保障，耶路撒冷極端份子的恐怖行動不得逞。所以安提阿教會發展迅速，不久就成爲頗具規模的重要教會。在羅馬各城市傳福音的歷史上，只有安提阿沒有遇到過羣衆的騷動。門徒稱爲基督徒是由安提阿開始的（徒十一25）。

保羅以安提阿爲他宣教事工的總部。在十五年中三次的宣教行程都是在加拉太，小亞細亞，馬其頓和歐洲的亞該亞四個羅馬帝國的主要行省。他是沿着羅馬大道在各主要城市建立教會。在第三次行程結束時，他報導說：「我從耶路撒冷直轉到以利哩古，到處傳了基督的福音。」（羅十五19）。「在這裏再沒有可傳的地方。」（羅十五23。）所以他立志要到西班牙去，最後決定要到羅馬去。以羅馬爲他在帝國西部佈道的基地。他雖然如期到達羅馬，但他宣教的日子就此結束了。

在那些日子中，保羅不是唯一的宣教士。另有不少信徒領袖，腳踪所到之處都帶着福音的喜訊。教會在猶太，加利利，撒瑪利亞，（徒九31）敘利亞和基利家（徒十五23），本都，加伯多加和庇推尼（彼前一1）等各地林立。這些教會由誰建立？何時建立？無疑的，行傳第二章記載，五旬節上耶京禮拜的十五處猶太人，他們聽見彼得及其同工所傳講的福音而悔改信主。當他們回家後，就在會堂裏講傳基督，在家裏建立教會。

使徒行傳並沒有記載所有的宣教事工。我們在保羅書信中所發現宣教的地區比路加在使徒行傳中所記載的更多。如保羅在歌羅西書一章廿三節所說的：「福音傳給普天下萬民聽，我保羅也作了這福音的執事。」羅馬教會的「信心也傳遍天下」。（羅一8）。帖撒羅尼迦信徒對神的信心也在各處傳開。（帖前一8）。

對第二、三世紀教會擴展的資料很少。我們雖能讀到亞力山大，迦太基和伊得薩的教會對當代的社會頗具影響力。但是由誰建造的，何時建造的，仍是一無所知。教會擴展史料稀少，但有一件事我們知道的，就是教會普遍地朝羅馬各大道，河流、東西南北開展。東經大馬色公路和伊得薩到達米所波大米亞。南下波斯特拉抵達亞拉伯。西經亞力山大和迦太基到達北非。北上安提阿到達亞米尼亞，本都、庇推尼。以後又擴張到西班牙，高盧、不列顛。在橫越帝國疆界到達愛爾蘭之前，也到達伊索比亞和東方的中國。

新約聖經隻字不提福音在使徒時代如何傳入埃及是令人不解的。福音由耶路撒冷北上傳到安提阿，而不南下傳到亞力山大實在想不通。因爲耶路撒冷與亞力山大兩城之間的交通甚爲方便。只有傳說約翰馬可曾去埃及外，並不知道埃及的教會是如何開始的。

據報導：自哈德良（Hadrian 125 A. D.）統治亞力山大城起直到第二世紀末了，爲數相當多的基督徒在亞力山大城建立強大的教會。潘太努（Pantenus）於一八〇年在該城開



辦著名的聖道學校。後來潘氏前往印度傳福音。潘太努的繼承人是革利免，革利免的繼承人是俄利根。

溫丁 (Walter Oetting) 在其「基督的教會」一書中說：「師徒個別之間的傳授，就將基督徒的遺傳洪流帶進埃及的基督教。」

迦太基是當代北非羅馬文化的中心。基督教傳入迦太基可能是由羅馬或以弗所經地中海而來的。也可能是從埃及傳來的。該城的基督教甚為強大，因此將拉丁的基督教文學廣為流傳。包括第一部拉丁文的新約譯本。第二世紀末期，基督教社會的勢力相當壯大，所以特士良膽敢反抗羅馬官長對基督徒的逼迫，直到他們停止逼迫為止。由於特士良熱心的鼓勵，居普良天才的指導，拉克單丟雄辯的口才，北非的基督教空前強大。同時產生許多著名的主教。各城各鄉幾乎都有一位主教。其中最傑出的，當推希坡主教奧古斯丁 (Augustine 354-430) 他的著作成爲羅馬天主教的系統神學，流傳千年之久。

保羅是否實現到西班牙傳福音的雄心？新約聖經沒有清楚記載。但羅馬的革利免說，保羅曾到過帝國西部邊疆傳福音。如果其說真實的話，那麼保羅就是西班牙教會的創辦人。照我們所知，第三世紀初葉，西班牙南部已經建立了教會。可是今日西班牙的天主教，充滿了偶像、兇殺、和混亂的醜像，令人惋惜不已。

由東方傳到高盧的教會，也許由於地帶寒冷，進步甚慢。第二世紀才在里昂和維也納建立較爲健全的教會。里昂主教愛任紐 (Irenaeus 175-200) 曾向講克勒特話和講拉丁話的人民傳道，但反應不令人滿意。到主後二百五十年左右，只剩下幾間教會和少數的信徒。一世紀後，都爾的馬丁任該地區的主教時，周圍的村莊居民，大多數仍爲異教徒。馬丁是個退伍軍人，他採用軍事速戰速決的戰略，與同工下鄉，清除廟宇、搗毀偶像、傳福音、爲悔改的村民施洗。

基督教怎樣傳入不列顛也是一無所知。教會史上第一次對英國教會的記錄是三一四年，三位不列顛主教出席高盧南部亞爾勒 (Arles) 會議。可見福音在第二世紀已傳入不列顛。第二世紀初期，基督教在小亞細亞大大進展，特別在庇推尼和本都。本都總督皮里紐 (Pliny) 因教會發展太快，上奏皇帝他雅努 (Trajan) 請求指示，如何處理棘手的教會案件。第三世紀在陶馬士鈞貴鈞利 (Gregory Thaumaturgus) 的領導之下，在本都有羣衆歸主運動。據報導：主後二四〇年他就任該城主教時，只有十七位信徒；但三十年後，他去時，全城只有十七位非信徒。當地居民由異教徒快速歸入基督教的主要原因是：廣行神蹟；教會的節期取代異教的節期。

在第三世紀，基督教越過羅馬的疆界，將福音傳到帕提亞、伊索比亞、愛爾蘭、印度和中國。

福音從安提阿往東，沿歐亞商業大道，到幼發拉底的雙城格昔豐 (Ctesiphon) 和賽留



西亞 (Seleucia)。根據使徒行傳二章九節的記載，第一批的信徒是住在米所波大米的猶太人。從迦斯庇海 (Caspian) 到波斯灣的底格拉斯和幼發拉底河流域，建立不少教會。伊德薩是當時教會的中心，強壯有力，大大推動向外宣教事工。第二世紀末葉，教會已成爲敘利亞的國教。教會用當地的敘利亞語翻譯新約，成爲新約外文的第一譯本。到第四世紀初葉，基督徒幾乎統治伊德薩全境。

第三世紀末葉，由於陶馬士鈞貴鈞利的啓導，福音從迦帕多尼亞傳入亞米尼亞。陶氏發動一次強大的宣教運動，國王替銳達特皈依基督，並以基督教爲國教。主後四一〇年，新約譯成亞米尼亞文。該國教會雖然屢經風暴，但到今日，仍然是最古老的教會之一。

傳說巴多羅買是第一位到亞拉伯傳福音的使徒。使徒行傳二章十一節記載：五旬節時有革哩底和亞拉伯人上耶路撒冷守節，他們帶着所信的福音回去建立教會。第四世紀末葉，在希那山 (Hish) 有一位基督徒。到五二五年，該地的教會已有美好的見證。

福音由誰，在什麼時候傳入印度次大陸呢？優西庇烏和聖多馬教承認是在第一世紀由使徒多馬傳來的。另有記載是潘太努於一八〇年放下亞力山大城的聖道學校前往印度傳福音。但可靠的記載是：第三世紀在基帕巴斯 (Khyberpass) 東部已有聖多馬教會。印度其他地區也有敘利亞教會。

在腓利手下受洗的伊索比亞太監是否將福音帶回該國呢？如果真是如此的話，他的努力沒有多大果效。因爲到第四世紀中葉那裏才有教會建立。有個迷人醉心的故事說：有二個青年基督徒在紅海遭到船破，後被人賣到伊索比亞去作奴隸。他們在亞順 (Axum) 的國家法院服役。在那裏他們向人傳福音，大有果效，帶領多人歸信基督。當教會的工作發展到超過他們能力所能勝任時，其中一位名叫弗如門修 (Frumentius) 回到埃及請求教會幫助。亞力山大城的大主教亞他那修封立他爲主教，差派他回去，他一生成爲伊索比亞 (科普替) 教會的領袖。

多瑙河北部的高特人 (Goths) 是條頓民族中最早信主的。第三世紀一班爲囚犯的基督徒將福音傳給他們，由於生活的見證，感化大部分的高特人歸信基督。第四世紀有一位迦帕多迦與高勒人的混血兒烏斐拉 (Ulfilas 311-380) 才將福音有系統地教導高特信徒。烏斐拉曾旅居康士坦丁堡，十年後才信主。當他回鄉時作了二件最大的工作：一是有系統地將福音傳給其同胞；二是將日常用語編寫成爲書寫文字，並將聖經譯爲高特文。他是最先用圖表說明真理的宣教士。他在言語文學上的貢獻與播散聖經的貢獻，同樣具有高度的價值。

教會歷史學家來得里 (Latourette) 在其「頭五世紀的教會史」中說：「法蘭克人 (日耳曼民族的一支) 於第五世紀末葉歸信基督，是基督教在歐洲大陸西北部非羅馬人中傳福音，最重要的一個步驟。」法蘭克人與羅馬人之間的來往已有相當歷史。也有些人信了基督。四九六年的聖誕節，克洛維王一世 (Clovis 466-511) 及其二千勇士信主受洗，却是教會



一重要的轉機。克洛維王信主的動機相當複雜，但其中之一是他信守戰爭前的諾言。在爭奪王位的戰爭時，他曾立約，如果基督教的神幫助他戰勝政敵，他就要歸信基督。果然他得勝了，故就皈依基督。跟着他的三千勇士也效法他歸信基督。

主後三八九年，羅馬帝國屬下的不列顛，有一基督徒家庭誕生了一位男孩，他雖然只受粗淺的教育，但後來却成爲當代最偉大的宣教士。他就是到歐洲西部的愛爾蘭傳福音的愛爾蘭使徒聖帕提克 (St. Patrick 389-461)。十二歲時他被虜到愛爾蘭牧放羊羣，這期間，他的靈性經驗了聖靈的大能，因而改變了他整個的信仰生活。六年後，他隻身逃到法國，在勒立斯修道院學習工作多年，當他回到英國的家鄉時，大受歡迎，但他的心仍然記掛愛爾蘭的人民處在黑暗之中。有一次，他夢中聽見呼聲說：「聖潔的青年，請來到我們當中，如從前一樣地傳福音給我們。」他認定這是神的呼召，於是再回到以往被虜之地。其父母與朋友都反對，但不能攔阻他順服神呼召的旨意。他一生在愛爾蘭傳道，卅五年之久他毫不保留地獻上自己的生命，熱忱拼命地傳福音。他多次脫離艾德酋長 (Druid Chieftains) 的危險，士兵的危險，匪徒的毒手。他爲數以萬計的信徒施洗，建立數百間的教會，按立許多牧師。帕提克雖然死了，但他的影響仍盛而不衰，且越過本國疆土而影響其他地區。其修道院的生活成爲克勒特族基督教生活的規範。修道院不但是基督教文化中心，也是培養宣教熱忱和心志的所在。在以後的幾百年中，對北歐佈道事工他們扮演重要的角色。

第五世紀末葉，傳福音事工已有相當的成就。在羅馬帝國版圖的內外，從南部的沙哈拉沙漠到北部的哈德良城，從東方的印度到西邊的西班牙，已建立了爲數可觀的教會。

這裏必須提到基督教最早與土廣地大的中國接觸的歷史。在米所波大米與波斯最早期所建立的基督教，——景教，他們把福音傳到印度，中亞細亞和中國。康士坦丁堡的主教涅斯多留 (Nestorius) 在四一二年以弗所會議中，因他注重基督的人性，反對童貞女爲真神之母而被定爲異端，流放到羅馬疆土之外。他在波斯建立景教，以後的幾世紀，景教却成爲最大的宣教教會。

在中國文化頂盛的唐朝，景教於六三五年由中亞細亞傳入中國。唐太宗當朝時，中國是當代最文明最強盛的國家，首都長安 (今之西安) 是當代最雄偉壯麗繁盛的都會。

一六二五年在西安所發挖到的第八世紀景教石碑，是認識景教主要的資料。該石碑記載一些基督教在華傳佈的情形。該石碑記載，第一位宣教士阿羅本 (Alopen) 於六三五年到達中國傳福音。受到唐皇太宗熱烈的歡迎。唐皇爲了表明他是研究宗教的學者，所以他定下傳教的程序，保證教士的安全。阿羅本與同工將聖經譯爲中文，在首都長安爲廿一位僧侶修建寺院。僧侶的足跡走遍當代十個行省的數百個城市。大多數僧侶潛心研究中國文學，並將基督教書籍譯爲中文。景教在中國傳了二百多年，到八四五年，熱心道教的唐武宗稱帝，他極端反對僧侶生活方式，因此下令禁止，令他們返俗。當時佛教有廿萬和尚遭此禁令，景教



的僧侶也大受挫折。但是景教並沒有完全被毀滅，在十三世紀蒙古帝國竝起，宮庭延請景教僧侶爲政府顧問，所以景教再度復興，在晉江、杭州、和揚州建立禮拜堂，信徒達三萬人之衆。

一二九四年方濟會的孟高米諾 (Monte Carvino 1247-1328) 到達北京時，發現景教的差會相當強大，且反對新的教派前來中國傳教。因此在皇帝御前散佈方濟會的謠言，使他們不得皇帝之召見。景教的可拉約翰曾呈遞一道很成功的奏表，說道：「景教具有完美敬虔的教會秩序，尊敬真神、聖人，十字架和畫像，是認真奉行聖旨的機構，對國王致最崇高的敬意。所以景教認爲，如果皇帝核准托鉢僧和其他優良的基督徒居留中國，他們將引導皇帝和全國人民得到這真實宗教之福祉。」(見Henry Yale著「通往中國之道」)

### 三、數字上的力量

主耶穌不很注重數字，祂重視門徒的質素過於悔改歸信的數字。祂只揀選十二位使徒，用大部分的時間訓練栽培。對那只是求魚餅得飽的羣衆，雖然擁來攔去，祂並不將自己交託他們。因爲祂知道他們心中所存的。(約二：25) 當衆人熱烈擁護祂作王時，祂嚴然拒絕。(約六：15) 雖然逆流沖擊，羣衆退縮，祂仍莊強自重，不受震撼。(太十五：12-13) 祂稱跟從者爲小羣。(路十二：32) 祂放棄通往國度的康莊大道，甘願選上崎嶇艱難的小徑。

(路九：57-62) 祂清楚知道，引到永生，那門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太七：13-14)。

然而，數字並不是一無是處。它是質量成就的測量表。祂命令使徒往普天下去。(可十：6：15) 使萬民作我的門徒。(太廿八：19)。祂剩下的跟從者有多少呢？實在無從知清。五旬節時，在耶路撒冷的樓上只有一百二十人。(徒一：15) 保羅說，主耶穌復活後曾向五百人顯現。(林前十五：6) 可能爲數不止於此。宣教初期，一天有三千人受洗歸主。(徒二：41) 後又增加五千人。(徒四：4) 不久上帝的道興旺起來，門徒數目增加的甚多。(徒六：7) 因爲主將得救的人天天加給他們。(徒二：47) 信而歸主的人，越發增添。(徒五：14) 許多人全都得醫治。(徒五：16) 耶路撒冷門徒的數目加增的甚多，也有許多祭司信從了這道。(徒六：7) 所以公會的人責備彼得約翰，把道理充滿了耶路撒冷。(徒五：28)

當腓利將福音傳給撒瑪利亞人，衆人同心合意聽從他的話，在那城裏就大有歡喜。(徒八：6-8) 在安提阿，主與他們同在，信而歸主的人就很多了。(徒十一：21) 接着巴拿巴傳講福音，於是許多人歸服了主。(徒十一：44) 在比西底的安提阿，合城的人幾乎都來聚集，要聽上帝的道。(徒十三：44) 在帖撒羅尼迦城許多的人相信主道。(徒十七：4) 許多哥林多人也相信了。(徒十八：8) 在保羅居留以弗所三年的時間，叫一切住在亞西







有一百萬。吉朋的估計，當時基督徒約有五萬人。哈拿克的估計比較保守，他說只有三萬人。五十年後，另一位估計，基督徒約有十萬人。

東羅馬的安提阿教會，是最古老最有見證的教會。根據屈梭多模（Chrysostom）說，到第四世紀末葉，在安提阿城，五十萬居民中有廿五萬信徒。但吉朋說，那估計的數字太高，應該只有十萬信徒。

第三世紀末葉到底有多少基督徒呢？坦白地說，不知道。因為當時羅馬帝國有多少人口都沒有可靠的統計，何況教會的信徒數目呢！一般學者都大膽估計：都柔特說，當時羅馬帝國的人口約有一億。但尼爾司提反（Stephen Neill）認為只有五千萬。因此對信徒數目的估計也大有出入。一般學者認為信徒數目是人口總數的十分之一。大部分的信徒是屬於東羅馬帝國的教會。都柔特認為東方的信徒佔人口的四分之一，而西方的信徒只佔廿分之一。

接着康士坦丁帝的悔改歸信基督，使基督教進入空前繁盛的時代。第四世紀的教會事工與福利，均由國家的財政支持，所以增長迅速無比。尼爾司提反在其「基督教宣教史」四十六面中寫道：「第四世紀信徒的增加數字比米蘭敎庭所公佈的多過四倍。」據報告，在羅馬城的教會一年中單男人受洗的有一萬二千人。婦女孩童受洗的數目大約也相同。當基督教尚是禁止的宗教時，許多外邦人甘冒犧牲生命的逼迫而堅信基督。在北非多數居民對基督教還未有反應的時候，埃及的各城市有不少的主教。提阿斯沙漠則遍滿了修道士的腳踪。第四世

紀伊得薩城多數居民是基督徒。

第四世紀由於基督教的強盛，羅馬原始的精靈教到處遭到敵對岐視。格拉典帝（Gratian 367-383）取消國家對原始精靈教的津貼，沒收寺廟財產。提阿多修帝（Theodosius 379-395）更進一步封閉所有寺廟，嚴懲參加秘密獻祭的人。在皇帝的諭旨，與修道士領導之下，信徒搗毀許多寺廟，離道反教的基督徒，其公民權與教籍必遭遞奪。所有的宗教儀式與禮節都要基督化。難怪第四世紀的信徒數目增加四倍。

成功但不意味完全。在羅馬帝國仍有許多角落的人民未聽見福音。單單猶太人，就有不少未信基督的。他們曾一度得着基督的福音，但現在多數不接受福音的信息。自從耶路撒冷城被毀滅，猶太教與基督教就遠遠地分手了。第一世紀之後，很少猶太人歸信耶穌。基督教迅速的增長，引起猶太教的討厭與對抗的心裡。起初是憎恨，後來就下手逼迫了。哈拿克（Harnack）在其「宣教與基督教的擴展」一書第六九頁中說：「基督教對猶太教做了一件不大明智的事。他們得到猶太教的培養壯大，但壯大後，却拋棄猶太教。」基督教從來沒有在猶太教與以色列民族中好好紮根，正如佛教沒有在其發源地印度紮根一樣。但在猶太民族以外的種族，却是大大茂盛繁榮。

猶太教自己古支巴（Bar Cocheba）領導一般極端的猶太人對政府作獨立的鬭爭三年之中，有一百萬猶太人被殺。自一三五年起，猶太主義在巴勒斯坦就不再存在，也沒有中興



，直到廿世紀。都柔特在其「該撒與基督」一書五四九頁中說：「自這事件之後，猶太教就進入烟沒時期，沒有別的民族像他們遭受那麼長久的放逐，那麼悲慘的命運。他們分散到羅馬帝國的全境，甚至漂流到帝國疆土以外遙遠的地方去。他們貧窮屈辱，就是哲學家與聖人待他們也不友善。他們從公開的場合中消失，而進入個人私下的學習與敬拜。由於害怕被殺害，而到處逃藏。其子孫的命運前途晦暗不明，但基督教却興起，征服世界。」

基督教強而有力地進入迦太基講拉丁話的人民中，但對普尼克人民（Punic）傳福音的事工却不成功。而對柏柏爾人民（Berbers）根本都沒有接觸到。在波斯基督教與祆教（瑣羅亞斯德教（Zoroastrianism））有很劇烈的競爭，但沒有多大的進展。在埃及，有一段相當長久的日子，基督教只停留在亞力山大城。對鄰近地區仍保持相當的隔離。在俄利根時代之後，埃及難得會遇到一位基督徒。在高盧的意大利和西班牙的各城市，自第一世紀起，就有不少異教的僧侶。到第六世紀，在腓尼基與巴勒斯坦仍有不少異教僧侶的腳踪。羅馬皇帝於五二九年封閉高級異教學校之前，雅典反基督教的哲學仍然相當強大。所以希臘人不容易被福音所感化。

早期的基督徒出身於社會那一階層呢？教會的仇敵說：「是人類的渣滓。」第二世紀下半葉的哲學家克理素（Celsus）說：「是下賤可耻的人民，是貧乏窮困的婦孺。」教會中堅份子保羅說：「哥林多教會有智慧的、強壯的和尊貴的不多。」（林前一26）。根據吉朋的

觀察是：「如果社會上一般人與富翁、貴族、知識份子相差太遠的話，當然被看爲是貧窮、卑賤和無知的人。基督教是要向全人類傳福音。他們在下層社會中可贏得廣大的羣衆，但也需要在上層社會的名流。」

時遷運轉，教會逐進佳境。社會上層人士大量加入教會。第二世紀初期的皮里紐報導說：「主後二百年，特士良呼籲社會各階層的人士要歸信基督，果然大批社會各階層的人士放棄他們祖宗所流傳的信仰。」不久基督教成爲國教，大批社會上流人物成爲教會的領導層。

教會雖然蓬勃，但沒有宣教差傳的組織。熱心的信徒多數各自行動，憑着一股熱心，幹起革命式的傳福音事工。這些耶穌忠心的跟從者，他們沒有刀鎗，但有真理；沒有旌旗，但有愛心。憑着堅決的意志，火熱的情緒，走遍羅馬帝國的每一角落。足跡所至，就將福音傳遞給朋友，鄰舍和客旅。這一支福音隊伍的成員，最初是奴隸、商人；後來是士兵。他們以平信徒的身份，到處傳揚基督的故事。有時被放逐，也帶着有力的福音，如野火燒遍整個羅馬帝國。

#### 四、文化上的滲透

主耶穌注重個人的得救過於社會的改革。祂多數談到個人得救的事，而少論及改革社會的問題。但這並不意味祂不關懷社會的需要。當祂論及人生全面的責任時，祂說：「你當盡



心、盡性、盡力愛主你的上帝。其次要愛鄰舍如同自己。」先個人、後社會，這是不能顛倒的次序。

在麵酵的比喻，（太十三33），鹽和光的比喻。（太五1316）祂教導門徒在所處的社會中當有的生活方式。基督徒如鹽：就是要滲透、要影響異教的社會，潔淨她的污穢，復甦她的機構，充實她的活力。基督徒如光：就是要以福音真理的亮光，照耀異教的黑暗，清除無知與迷信。鹽要與物體接觸，才能滲透，發揮作用。光要放在高處，才能照射廣遠。

耶穌選召十二使徒，將真理交託他們。差聖靈住在他們心中，以權柄裝備他們，然後差他們往普天下去傳福音。無論何時何地，他們性格、品德、儀表、動機、理想在在都要成爲光和鹽，都要與衆不同。這樣他們就能先拯救罪人，後改革社會。

早期的基督徒多數分散在各城市的各角落。他們與異教徒和睦相處，經商來往。生兒養女，生於斯、長於斯。他們不爭競、不喧嚷，但他們的喜樂平安正如明光四射。鄰居感覺到基督徒存在好處。他們的鹹味芬香，酵力騰發。他們就是這樣默然無聲地滲透當代的社會。主後二百年，基督徒的影響無孔不入，無遠弗屆。特士良在其「護教學」卅七面寫道：「我們雖是新興的一小羣，但已滲透羅馬帝國的各城各鄉，各海島各市場。即使是兵營、部落、王宮、議會，都有我們的踪跡。除了宇宙之外，沒有一個地方還未到達。」基督徒不是「遠離羣衆，獨善其身」。特士良在其「護教學」第四十二面又寫道：「我們不是婆羅門教徒，

隱居深山與世隔絕。我們與你們同住一個世界，在同一市場經商，在同一浴室交際，在同一禮堂聚首。我們與你們是同舟共濟，直到你們領受福音的滋潤。」

是的，基督徒在身份與見證方面與人有別。正如彼得所說的，「是蒙揀選的族類、君尊的祭司、聖潔的國度、屬上帝的子民」。（彼前二9）。但他們從未忘記神聖的呼召，和屬天的使命。在世是寄居的旅客，在天是忠心的愛國者。當時羅馬人是頭等公民、猶太人是次等公民，而基督徒是第三等公民。所以他們切慕公義的君主基督早日再來，在國度中以公平執掌王權。

基督徒對政治的態度是狹窄消極的。他們認爲世界的政體是以撒但爲神。（林後四4）爲王（弗二2），與神所賜的生命隔絕。（弗四18），與神爲仇。（羅八7），等候神的審判。（帖後一78），所以他們「入」世而不「屬」世。他們堅持「要從他們中間分別出來與他們分別」（林後六17）的呼召。

然而基督徒對政府却有正面積極的態度。他們遵守保羅在羅馬書十三章的教導。成爲奉公守法的公民，相信政府是神所設立治理百姓的機構。因此盡力效忠，樂意納稅。正如主耶穌的教訓：「該撒的物，當歸給該撒」。（太廿二21）。

另外一方面，對中央與地方政府的衙門並不滿意，因爲那是屬世的一部分，有邪惡貪污的罪行，有專制極權的敗壞。但比無政府更好。



普世的基督徒都認為敬拜君王與拜偶像同罪，所以至死抗拒。但他們否認不拜君王是叛國之罪。為澄清表白基督徒敬君愛國的立場，他們常舉行公開禱告會，為君王求康泰，為國祚求繁昌。

頭二世紀的基督徒拒絕參與任何民政與軍事的服役。這種屈強的態度後來逐漸改變。他們接納在政府機關服役的人員為信徒。到第三世紀末葉，不少信徒任職宮庭和政府機關，也從命服兵役了。

由於基督徒家庭充滿相親相愛彼此照顧的生活，在政府機構的服務忠實勤勞，對鄰舍處處表現友善好施。因此他們對社會的穩定提供了不可估計的貢獻。第二世紀小亞西亞的主教墨利托 (Melito) 在他致給馬可奧熱流 (Marcus Aurelius 121-180 A. D.) 的護教書中說：「基督徒協助國家穩定，使國家在基督教的支援之下繼續繁昌。」

早期的基督徒不大重視今世的知識。耶穌的十二個使徒中，沒有一位是學者。祂說：「這福音的奧秘向聰明通達的人就藏起來，向嬰孩就顯出來。」(太十一25)。保羅感嘆「世人憑自己的智慧不認識神」。(林前一21)。他承認在哥林多教會有智慧的不多。(林前一26)。雖然保羅本身是見多識廣的學者，但在傳福音的事上也不用高言大智。(林前一1)。他警告信徒要謹慎哲學的危險。(西二8)。

難怪初期的基督教只有基本的救恩要道，而沒有系統神學。他們只簡明強調耶穌基督並難怪初期的基督教只有基本的救恩要道，而沒有系統神學。他們只簡明強調耶穌基督並祂釘十字架。直到第二世紀才有一班的雄辯家、哲學家加入教會。他們認為有責任與希臘的哲學角力對抗，這時教會才得到羅馬帝國中的才俊支持。安提阿主教伊格那丟 (Ignatius) 開始建立自使徒時代以來最有力的基督教的思想體系，提供哲學思想，以雄辯勝過教會的仇敵。

殉道者游斯丁承認哲學是美好的，當與敬虔等量齊觀。亞力山大的革利免宣稱：哲學是神給希臘人的恩賜，以薰陶敬虔和學術性的希臘文化，呈獻給基督。另有人說：蘇格拉底是真理的先鋒。辛尼加 (Seneca 4 B. C.-65 A. D.) 同樣有為真理開路的精神。事實上，基督教如要在辯論界站得住腳，必須先得着高級知識份子。基督教的護教者必須用哲學的詞彙，來說明基督教的真理。

時機與危機相等。第一世紀的護教士他提安 (Tatian 160-?) 和特士良 (Tertulian 160-220) 批評哲學的好處與壞處同為一丘之貉。他提安對社會充塞不義感到無限憂傷。特士良主張福音當證諸信心，而不證諸理性。因為基督教是正確可信的，所以被無知者視為荒謬的。這二位護教者擔心單純簡明的福音，會被理性的修飾而面目全非，弄巧反拙。他們的眼光並非完全錯誤，因為知識是敬虔之父，也是異端之母。

當代的教師都認為基督教本身就是哲學。所以自然，神與人的存在不成問題。世界的來源，生命的意義和人類的命運不需要過問。信徒對正確真理的教義相當滿意，這就是哲學。



他們認為神的智慧，就是最高的哲學形式。在任何地方所發現的真理，都是從神而來的，這真理就是基督教。甚至有人說：希臘中最好的哲學也是從基督教學來的。

傑出的俄利根是當代最有影響力的護教士。他十八歲就繼承革利免為亞力山大聖道學院院長之職。他的著作共有六千部。其護教學名著「闢克理索書」(Contra Celsum)於二四八年問世。都柔特在其「該撒與基督」一書六一五面中說：「俄利根的護教學是空前的。他是反駁異教最有力的思想家。藉着他的辯護，基督教成為老少咸宜的信仰。他的基督教哲學翔翔羽生。充滿聖經真理，令理性份子心服神怡。」

基督教與異教哲學的真正衝突，不是在於辯論，乃是在於爭權。包括蘇格拉底在內的異教哲學家也是問題多於答案。基督教沒有一切的答案。但有更多更好的答案。基督教回答人生最主要的問題：如何使人類成為又良善，又有見識的人。異教的哲學家窮盡一生，只在解釋世界，但基督教的哲學家却靜悄悄地進行潛移默化，改革世界的使命。

如果「奴隸問題」是早期教會的困難，這是不正確的。主耶穌與使徒們都認為奴隸制度是當代經濟與政治體系的一部分。保羅教導奴隸說：「各人蒙召的時候是什麼身份，仍要守住這身份。你是作奴隸蒙召的麼？不要因此憂慮。」(林前七20-21)早期教會，奴隸本身從未有過因奴隸問題而發生事變，乃是以基督的愛心去改良奴隸的生活。保羅教導作主人的說：「你們作主人的待僕人，也是一理，不要威嚇他們。因為知道他們和你們，同有一位主在

天上，祂並不偏待人。」(弗六9)。作僕人的，要順服自己的主人，凡事要討主人的喜悅。忠心誠實。(多二9-10)所以不要彼此頂撞，因為在主裏都是弟兄。

如果奴隸得到自由的機會，就當自由。不然，他仍可在基督裏享受屬靈的自由。(林前七21-22)。教會勸主人讓他們奴隸得享自由。為爭取奴隸的自由而籌募基金。在某些地區，教會還舉行釋放奴隸的儀式。教會是以福音的能力去感化社會。藉着尊重人權，承認個人價值，使朋友鄰舍和睦相處，去取代以反抗鬥爭對待在上有權位的人。

## 五、早期教會的品德

早期教會有二種特出的品德。就是：調濟與貞潔。這二種品德是根據雅各對高尚宗教的定義而來的：「在上帝我們的父面前，那清潔沒有玷污的虔誠(宗教)，就是看顧在患難中的孤兒寡婦，並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各一27)。

早期的信徒，在他們彼此相愛之前，要認識一些共同的記號：

- 一、主所立完全的模範。(約十三34-35)。
- 二、主在四福音中所施的教訓。(太五43-48)。
- 三、聖靈在內心所作的感動。(羅五5)。

教會能高度施行慈善事工，主要的原因是受馬太福音廿五章卅一至四十六節，山羊與綿



羊比喻的感化。

使徒行傳初期，門徒實行共有共享生活。（徒二44；四32）。安提阿教會寄送救濟金給耶路撒冷貧窮的信徒。（徒十一27—30）。後來馬其頓與亞該亞的外邦教會也寄救濟金給耶路撒冷的信徒。（林後九章）。明顯的，保羅教導富有的信徒要關懷社會的需要，紀念貧窮的信徒。（林後八14）。強壯的，要扶持軟弱的。（羅十五1）各人的重擔要彼此擔當，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加六2）。所以若有機會，就當向衆人行善；向信徒一家的人，更當這樣。（加六10）。約翰的教訓說：「神聖的愛心，是表現在憐恤貧窮人的行爲上。（約壹三17-18）。雅各說：信心也當有行爲。（各二14—16）。信心與愛心，二者都要在慈善的行動上表現出來。」

基督教自從耶穌教導門徒要彼此相愛開始，門徒就效法祂的榜樣，相愛不是在言語上說而已，乃是在實際的行動上表達出來。哈那克列出早期教會十種與衆不同的愛心哲學；1. 一般性的調濟。2. 支助教師與同工。3. 支助孤兒寡婦。4. 支援病人與軟弱的。5. 眷顧囚犯，收容被定罪的。6. 辦理埋葬窮人事宜。7. 關懷奴隸。8. 救濟災民。9. 提供雇工福利。10. 招待遠客。

基督徒所實行的社交生活與異教徒所實行的完全相反。柏拉圖主張：讓窮人早死，以減少他們的窮困。西色柔主張，只救濟那些善用救濟金的人。羅馬的社會不照顧孤兒，容許妓院存在，隨意販賣奴隸。基督教的社會是大公無私，對各階層人士一視同仁。在馬克西米帝執政時（Maximinus 308-313）羅馬有一次大瘟疫，優西比烏（Eusebius）報導基督徒的表現說：「基督徒對那遭瘟疫的異教徒所表明的愛心是光明磊落的。他們伸出大公無私，真誠關懷的手去援助那些可怕的病人。他們每日放下自己繁忙的工作，去埋葬病瘟而死的人。他們聚合城中饑民，供應食物。」（見優氏著「教會歷史」第九冊第八面（Ecclesiastical History）。

當時基督徒爲數不多，處境並不優裕，但仍從自己有限的資源中，盡力克己助人。其改善人類痛苦的貢獻遠勝後代養尊處優的基督徒。溫丁（Walter Oetting）在其「墓窟中的教會」一書第八十面寫道：「基督徒在羅馬帝國所完成的慈善事工，一直是教會冠冕中的一粒明珠。外邦人都承認這事實。希臘的諷刺詩人路其安奴（Lucianus 115-190）說：「基督徒深受基督『信徒皆弟兄』教導的影響，故克己助人的善行是無可比擬的。」

基督徒的第二種美德是：純潔。這是主耶穌的模樣和教導。祂完全純潔無罪的特性是門徒的良範。祂生下來沒有罪，祂長大也不犯罪。只有一次祂知道罪，那就是當祂被掛在十字架上，親身擔當我們的罪。（彼前二24）。祂與稅吏罪人結爲密友，是要使他們得到純潔的生命。當祂赦免人的罪時，叮嚀說：「去罷！從今以後不要再犯罪」。祂常警告靈性的罪與肉體的罪有同樣可怕的惡果。祂自己過着聖潔的生活，祂也諄諄教誨門徒要同樣過聖潔的生



活。祂特別宣告說，「清心的人有福了」。當祂結束倫理生活的教訓時說：「你們要完全，像你們的天父完全一樣」。(太五48)

早期的基督徒是在四週污泥的環境中，建立聖潔的生活。當時羅馬有三大罪惡：拜偶像與淫亂。羅馬人以拜偶像為宗教生活的首位；以淫亂為社交生活的首位。信徒要在這種的社會中保持自己的聖潔，實在談何容易。

拜偶像是最嚴重的問題。全新約充滿使徒遠離拜偶像的教訓：「你們是怎樣離棄偶像歸向上帝，要服事那又真又活的上帝，等候祂兒子降臨，那位救我們脫離將來忿怒的耶穌」。(帖前一9 10) 「我們傳福音給你們，是要叫你們離棄這些虛妄(偶像)歸向那創造天地海和其中萬物，又真又活的父上帝，和主耶穌基督」。(徒十四15)。「我們生活、動作、存留都在乎祂」。(徒十七28)，「認識獨一的真神，並祂所差來的耶穌基督，就是永生」。(約十七3) 主耶穌從天降臨，就是要趕逐撒但。(太十二29) 消滅牠的作為。(約壹三8) 拯救世人脫離牠的權勢。(來二14) 祂拯救信徒脫離黑暗的權勢，遷到愛子的國度。(西一13)。因此，光明與黑暗沒有什麼相通，基督和彼列沒有什麼相和，神的殿與偶像也沒有什麼相同。(林後六14—16)。

哈那克在其「基督教的擴展與宣教」一書第二〇二面中說：「基督徒遠離敬拜多神的污穢是最重要的事。敬拜偶像的罪，在基督徒的眼光中是最嚴重的罪」。

在第二、三世紀基督教的護教士其爭論的重點是：反對異邦的偶像。他們攻擊偶像的方  
法有二：一、指出異教偶像的虛妄；二、喚醒人民憎惡偶像和諸神明。但他們小心從事，不願成為破除迷信主義者。如果基督徒因攻擊偶像而被殺，不算為殉道者。他們視製造偶像為不正當的事業。即使沒有生計，也不製造偶像。教會也反對算命占卜。

敬拜君王的事比拜偶像更嚴重，因為不拜君王就是叛國。有的只要在祭壇上點一枝香就可算為滿足帝王的諭令，但這行動基督徒認為就是拜偶像，所以加以拒絕。對基督徒來說，這是極大的壓力。不過基督徒的奉公守法，為君王禱告，仍然表明他們是忠君愛國的國民。吉朋在其「基督在羅馬帝國的得勝」一書八十面中寫道：「福音的信仰認為：任何國家中的風俗，教育和宗教機構，或是其祖宗所遺傳的信仰，或是被視為神聖的事物，若是有侵犯基督福音的，都是罪惡。基督徒必須全身、全心、全力抗拒羅馬的神明、帝國、異端和偶像」。

這種的行爲自然會引起羅馬人的猜疑和敵對。希臘的諷刺詩人路其安奴說：「基督徒是狂熱到顛狂」。羅馬的史家塔西圖 (Tacitus 56-120) 說：「基督徒是衆人所憎惡的」。敘利亞的哲學家坡非留 (Perphyry 232-303) 稱「基督徒是野蠻人」。多數的作家和思想家認為基督徒是最可憎惡的，只有少數的人稱讚他們的品德。

基督教的敬拜方式是最令人困惑不解的。哲學家認為他們是修道主義份子。憎厭他們秘



密恐怖的敬拜。羅馬喜劇詩人開其流（Caelius 168卒）說：「基督徒是一羣在日光之下的穩行者和鄙夫。在公開場合靜默不語，但在山洞角落却喋喋不休」。所以他問道：「爲什麼基督徒沒有祭壇、廟宇，和共同敬拜的形像？是否他們所敬拜的是侷促可耻的？猶太人雖然孤單，但他們公開敬拜獨一的眞神，他們有祭壇、殿宇、祭物、儀式等。但基督徒什麼都沒有。這真是奇異的怪物」。〔見氏著 *Minut Felix* 八卷十面〕。

羅馬帝國的城市充塞各種不道德的行爲。尤其基督徒所集居的城市，如以弗所，哥林多和羅馬等城市，都是罪惡的淵藪。根據塔西圖說：「罪惡對各階層的男人都是迷人的。基督徒就是在這樣惡濁的社會中經商、社交，盡公民的職責，處理日常事務，來表彰基督的生命」。

第二世紀基督徒哲學家雅里斯底德（Aristides ST.）爲基督徒面對不道德的行爲辯護說：「王阿！基督徒沒有淫亂、姦淫、不作假見證、不盜用公款、不得非分之財。基督徒婦女是純良貞潔的。女兒是節操知耻的。男人則遠離一切不法和不潔淨的團體」。〔見氏著護教學十五面〕。

教會教導初悔改者的私生活當：「除去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慾，在今世自守、公義、敬虔度日」。〔多二12〕。社交的生活當：「務要尊敬衆人，親愛教中的弟兄，敬畏上帝、尊敬君王」。〔彼前二17〕基督徒不但拒絕肉身淫亂的罪行，就是眼目的情慾，污穢的思

想，暴躁的態度，尖刻的，閒散的話語，都要避免。那些屬於舊生命的惱恨、忿怒、惡毒、譏謗、嫉妒、和污穢的言語都要棄絕。〔西三8〕

基督徒一經受洗，就要棄絕一切罪行。如果犯罪，就要認罪悔改。如犯嚴重罪行，就要公開受審判，當衆認罪。固執不悔改的，就停止與之交通。

基督徒從世界中分別爲聖的社交原則。叫他們謹慎地參與各娛樂活動。教會禁止信徒進入比武場、馬戲團、劇院。也不准許信徒爲演員、伶人、角鬪者、導演。甚至公共遊戲也不許參加。對世俗流行的娛樂，基督徒都要自律自制。教會攆斥劇院的原因是：那裏有假神、淫亂和男人裸體的畫像。教會不贊同角鬪的表演。因爲：一、角鬪者要先獻身給假神，有敬拜偶像的行爲。二、信徒參觀一個人被鬪至死，等於在處死那個人的事上有份。

禁止角鬪的事，基督徒當然無能爲力。但他們的抗議，却引起社會的重視。到康士坦丁執政時，公衆的言論發展到可以左右國家的決策。

基督徒認定婚姻是神聖的事。守獨身是理想的事。可是教會只准許信徒在自己的圈子中選揀配偶。當時羅馬的社會對離婚認爲是件平常的事。所以教會許可那不信的配偶離婚。但對寡婦或鰥夫再婚，却認爲是可耻的。同性戀自古就被定罪。兒女是神所賜的產業，故當存敬畏神的心去養育他們。教會看墜胎與棄嬰都是謀殺罪。所以禁止信徒有這種行爲。婦女因福音的大能得到釋放，但在公共敬拜場合却要謙卑莊重。她們不以妝飾，鑽石等爲榮耀，乃



要裏面存着長久溫柔安靜的心爲妝飾。(彼前三4)。一個貞潔敬虔的婦女，不以外面的辮頭髮，穿美衣爲妝飾。

由於標準崇高，所以容易顯出虧欠。沒有一間的教會是完全的。如哥林多教會，在道德上，神學上都有許多不合格的地方。但從基督徒整體來說，這個不完整的品德却在異邦世界代表一個新造的人生。羅馬的辯護士皮里紐 (Pliny The Younger 61-113A.D.) 報導說：「基督徒領導一個充滿和平和典範的生活」。羅馬著名的醫學家迦倫 (Galen 130-201) 注意到基督徒的高度自律說：「基督徒有那崇高優越的德行，無須在哲學家面前自形見絀。」任何機構在時間中都會衰退的，基督教在世上也是一個機構，自然也不例外。第三世紀開始，教會逐漸退步，尤其在四十年太平的日子 (二六〇至三百年) 衰退最爲顯著。太平帶來繁榮，但繁榮比逼迫帶來更多的災難。新的財富可以建置產業，增進建設，但龐大的閒雜人士湧入教會，却是教會的災難。

都柔特在其「該撒與基督」一書中第六五七面寫道：「在德丟 (Decius 201-251) 和戴克里先 (Diocletian 245-313) 的逼迫期間，教會在羅馬帝國中開始成爲最富有的宗教組織。他們的財富急速增加。居普良 (Cyprian 200-258) 責備教會中瘋狂金錢的人，和油頭粉面的婦女。他指控主教利用政府機關的福利金、放債取利。認爲這是教會信仰危機的信號。優西比烏爲教牧們爭取陞遷甚至動武而憂傷。基督教改革世界，但世界也腐化教會。」

## 六、教會大遭逼迫。

耶穌曾正告祂的門徒：「在世上你們有苦難，你們要爲我的緣故被恨惡。他們怎樣逼迫我，也要怎樣逼迫你們。」祂更進一步地警告說，「凡殺你們的，就以爲是事奉神。」教會早期的歷史證實了這些話。司提反被石頭打死，雅各被斬首。彼得的性命危在旦夕，幸好天使及時救助。保羅自己見證說：他是天天冒死的。他教導初信者說：進入神的國必須經過許多困難。(徒十四22)。他提醒提摩太說：「凡立志在基督裏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提後三12) 彼得也警告基督徒說：「有火的試煉臨到你們，不要以爲奇怪」。(彼前四12)。

第一代的基督徒是受猶太會堂的逼迫。路加在使徒行傳中指出：羅馬政府不但相當寬待這新的團契，且常保護教會的領袖。保羅自己常得羅馬官長的保護。

爲什麼羅馬人擴大逼迫初期教會，實際原因，由於缺少詳實的資料作爲參考，很難下定論。但從僅存的歷史文獻可知道：當時的護教士曾爲基督徒的道德辯護，而教會的仇敵却是多方歪曲事實，肆意攻擊。

當基督教仍然被看作是猶太教的一部分時，他們依舊可以享受個人宗教的特權。可是時過境遷，基督教與猶太教的裂痕逐漸擴大。主後五十年，基督徒已有了自己的面貌，因而被



稱爲基督徒。(徒十一26)。主後六十四年尼羅王焚燒羅馬城時，基督徒雖然清白無辜，却仍成爲攻擊的主要目標，替罪的羊羔。因而對基督徒施以最慘酷兇猛的催殘。塔西圖描述逼迫的情形說：「處死基督徒的方法乖戾惡毒，慘無人道。尼羅常親臨刑場嘲笑戲弄。有些基督徒用獸皮包裹，然後丟給兇狗撕裂狼吞。有些被釘死十字架，有些在晚上被淋以燃油當作火把焚燒。」

特別在基督徒堅決抗拒敬拜君王時，會激起不可遏止的忿怒。哈拿克在其「基督教的擴展與宣教」一書二九六面中寫道：「拒絕敬拜君王是件極嚴重的刑事案。他與褻瀆叛君之罪同等。政府以此罪行來評價基督徒，並決定逼迫的方法與程度。」

敬拜君王的法令，不是全國一致施行，視各省長官之態度而決定。有些嚴厲，有些妥協，有些根本就不理睬。而皇帝本身，各人對這敬拜的事也持不一的看法。如哈德良帝 (Hadian 76-138 A. D) 下令官員對基督徒要存猜疑的態度。但他努雅 (Trajan 53-117 A. D) 則禁止皮里紐 (Pliny 61-113) 在庇推尼省去搜查去難爲基督徒。他說，除非有正當的罪名，否則不要隨意攻擊基督徒。

多米田 (Domitian 81-96) 執政期間，基督徒受到第二期的大逼迫。首先他放逐使徒約翰在拔摩海島，接着安提阿的主教伊格那修，士每拿主教披旅甲先後殉道。當奧熱流 (Markus Aurelius 121-180) 執政時 (161-180) 羅馬帝國遭到空前天災，基督徒又成爲攻

擊的對象。在維也納與里昂，忿怒的羣衆將基督徒抓到街市中心，以亂石打死他們。在羅馬 (Commodus 180-192) 逼迫情形稍爲和緩。但在瑟皮提母 (Septimus Severus 192-211) 執政末期，逼迫情形又惡化，受洗是犯罪。主後二〇三年，迦太基的許多信徒殉道。

有一事實值得一提的，直到第三世紀末葉，沒有一次的逼迫是全國性，或全面性的。尼爾 (Stephen Neill) 在其「基督教宣教史」中第四十三面寫道：「教會從來沒有長期成爲逼迫的目標。殉道者的實際數目比後來敬虔派人士所想像的更少」。基督教在羅馬成爲強大的宗教之前，有人因信基督而被殺，都被視爲殉道者或見證人。在第三世紀，爲了要激動羣衆搗毀禮拜堂，才用酷刑逼迫信徒放棄信仰，那些拒絕放棄信仰者，都被譽爲信仰的堅信者，或信心的勇士。

頭二世紀的逼迫，都是地區性與間歇性的。各時期各地區逼迫的程度完全在於當地人民的忿怒情緒，與政府官員對皇帝效忠的態度而決定。有些政府官員受羣衆的聳動而敵視基督徒，有些因自己的迷信而逼迫基督徒，有些因基督徒的德行而緩和減輕逼迫。

一般來說：基督徒在那裏總是受輕視，因爲沒有拜偶像而被指責爲無神論者；因爲不與異教徒同流合污而被稱爲不道德者；因不參加政治活動，而被判爲不是愛國份子；因爲在密室敬虔守聖餐，而被猜疑是秘密吃人肉喝人血的。信徒被猜疑敵視常與時勢有關係。如果國祚昌隆，信徒就較幸運，如果天災頻頻，信徒就更遭殃。



所有的逼迫對信徒均有造就。吉朋在其「基督教在羅馬帝國的勝利」一書一一五面中寫道：「逼迫導致信徒恢復信仰的熱心，規律的重振。在那非常嚴酷惡劣的時刻，反而得到意外的寧靜與平安。有些地方官相當寬待基督徒，讓他們享受半公開的聚會。」

第三世紀前半葉，在羅馬皇帝瑟佛留 (Severius) 馬克亞米努 (Maximinus) 和德丟 (Decius) 執政期間，逼迫基督徒的事件多是局部地區性的。自二六一年起，迦烈努 (Gallienus 260-268) 宣佈妥協政策，基督徒享受四十年太平的日子。但到了三〇三年，戴克里先帝批准逼迫的法令，頒佈全國施行。通告宣稱要毀壞全國的教會，解散教會組織，焚燒基督教書籍，禁止基督徒擔任公職，凡秘密舉行聚會的，一律判處死刑。這是教會史上最慘重，也是最廣泛的逼迫。逼迫是由焚燒尼哥美地亞的座堂 (The Cathedral in Nicomedia) 開始的。在意大利和東羅馬逼迫的命令是由軍隊執行。在英國與高盧情形較輕，只有幾間禮拜堂被焚燒。全羅馬有一萬五千殉道士。基督徒的產業被搶劫奪取的不計其數。數以千計的基督徒與主教因受不起逼迫而放棄信仰。逼迫延續十年之久，教會在物質上大受損失，但靈性上却得極大的祝福，因此有三一三年的大轉機。

基督徒持堅忍的耐心面對一切的逼迫，存為道殉難的意志戰勝死亡的威脅。他們聽從基督的教訓：「要愛你們的仇敵，為那逼迫你們的禱告」。(太五44)。最後在三一三年，康士坦丁帝悔改歸主。在米蘭頒佈諭令，宣告宗教信仰自由，並發還十年來被佔據的教會產業。

在頭二世紀，政府曾用各種酷刑逼基督徒承認「該撒是主」，但效果甚微。信徒甘願坐牢，進勞動營，受放逐，而不肯貪生怕死。雖然有時面對野獸吞噬，也從容就義。當局用盡逼迫方法，但叛教的信徒不多。殉道者游斯丁在逼迫時，曾呼籲敵友雙方都不要插手干預。特士良勸勉信徒當為被判死刑而感謝神。有些信徒在受逼迫時，要求處死刑，而惹安多尼努 (Antoninus 138-161) 的忿怒和憎恨。他對求死刑的基督徒大聲喧嚷說：「不幸的人阿！不幸的人呀！你是否憂慮自己的生命？你是否難找到繩子和懸崖自殺呢？」

教會受逼迫，實在是使他更堅強。殉道者的血實在已成為教會的種子。每個殉道者的死，都使信徒更遠離偶像，而更親近主耶穌。

都柔特在其「該撒與基督」一書六五二面中寫道：「一小羣的基督徒在人類歷史的記錄中，實在是一部動人的戲劇。他們以堅柔的態度，忍受一個又一個君王的擄掠、欺壓，以及慘酷的審判。他們以寧靜剛毅的笑容迎接一代又一代敵人的暴亂和摧殘。他們以神的聖道對抗人類的刀劍。以永生的盼望迎接敵人獸性的兇暴。最後，世界上最強大的帝國被擊敗了，該撒與基督在比武場上角鬪，基督榮獲全勝。」

## 七、康士坦丁悔改信主。

戴克里先逼迫教會，從程度來說是最嚴重的，但從教會的勝利來說却是最壯大的。三一



二年康士坦丁與馬克森狄 (Maxentius 306-312) 爲爭奪王位而血戰時，優西比烏報導說：「當時康士坦丁看見天空出現火燒着的十字架，上面寫着：『靠此得勝。』」康士坦丁藉着十字架的標誌打敗馬克森狄而進軍羅馬城，統治西羅馬。因之他悔改歸主。教會進入空前的平安日子。」

三一三年，康士坦丁宣布米蘭諭令，通告全國有宗教信仰的絕對自由。歸還並重修被戴克里先所毀壞或奪取的教會產業。十年後康士坦丁又打敗了東羅馬的理吉紐 (Licinius 308-325) 而成爲羅馬一統的皇帝。他公開承認自己是基督徒，並邀請全國人民效法他歸信基督。

康氏在位時對教會作了二件極有價值的事：一是於三二五年，他自己所主持的尼西亞會議；二是於同年出版了由優西比烏所編寫的教會歷史。

優西比烏是當代教牧團中最博學之士，也是康士坦丁王最寵信的幕僚。在他編寫從五旬節到尼西亞會議之間的教會歷史時，他高舉教會的地位過於一切。優氏搜集史料精細，評語確切中肯，是許多史家所不及的。他的教會歷史是頭三世紀教會歷史最完備、最具權威的著作。

康士坦丁召開尼西亞會議的政治與宗教的動機不相上下。當時教會已呈分裂，他希望藉着團結作爲統一帝國的力量。參加第一次教會合一會議的主教有三一八位，及一些較低級的着團結作爲統一帝國的力量。參加第一次教會合一會議的主教有三一八位，及一些較低級的

「一體。」

由於康士坦丁信主，基督教突然風行一時。龐大的羣衆投歸基督旌旗之下。新穎美觀的禮拜堂如雨後春筍到處興建。建築費來自國家公款，也有來自充公異教廟宇。政教聯盟從產業與社會上的威信來說，相當可觀。但從教會的屬靈本質與信仰的見證來說，却是膚淺暗淡。因爲成千上萬的人羣湧進教會，所以不需要向外宣教。教會不再注重個人悔改與獻身。當這班異教徒匆忙湧進教會時，也帶來了他們祖宗所遺傳的異教觀念與習慣。自從康士坦丁到近代的西方教會，不論羅馬天主教或更正教，都得到政府相當的支持與承認。教會的力量滲透入政治的權力中，而損失屬靈的分量；政治的權力滲透到教會裏，而叫教會受到政治的牽制。

康士坦丁真誠悔改歸主麼？他與基督教結盟有沒有政治的動機？基督教征服整個羅馬帝國非仗賴他的能力不可麼？這些問題很難得到最有權威的答案。當然我們要求一個異邦的統治者在歸信基督時，有真誠的宗教表現，與完全純正的動機不大合理，因爲政治的生活需要妥協委婉，社交生活常常要委曲求全。所以一位基督徒成爲政治領袖有許多不便之處。康氏擴展基督教當然有不少原因。對個人來說，他對基督教並不陌生。其母親赫琳娜 (Helena



248-328) 是位敬虔的基督徒。無疑的，她會將這新的信仰告訴她的兒子。對政治來說，十次的逼迫不能毀滅教會，可見教會力量的強大。且他的部隊在十架的旌旗之下大獲全勝。他與馬克森狄和理吉紐多次的戰爭，都是得到教會的支持。基督徒是一羣奉公守法，勤勞效忠的好國民。是盡忠勇敢的好士兵，是穩定社會的大力量。他們本着聖經的教訓敬畏上帝，尊重隣舍，愛護弟兄，效忠國王。若有人想要鞏固他的政權，就非借重基督徒的力量不可了。

另一方面，基督徒的數目在當時尚未超過全國人口百分之十。而康士坦丁王與基督徒最親熱時，他仍沒有與異教完全斷絕關係。他一面建造禮拜堂；一面也復修廟宇。當他奉獻康士坦丁堡城時，基督教的儀式與異教的儀式兩者並用。他仍然使用符咒邪術保護他的部隊，醫治士兵的疾病。可是直到他臨終時，仍保持自己為教會最高的主教。為了鞏固政權，他持守基督教的信仰，在錢幣上不再鑄異教偶像的圖像。主教享有教會與司法的權力。基督教的產業免稅，宣告星期日為教會崇拜聖日。國家撥出大量金錢支助建築禮拜堂與慈善事業。直到在臨終的病床上，他才接受洗禮。所以基督徒處在這樣的一位君王手下，不得不謹慎行事。

都柔特對康士坦丁的評論說：「他是一位偉大的帝王，卓越的行政長官，傑出的國家領袖。」可是他也是一位窮極奢侈、反覆無常、殘忍成性，肆無顧忌的人。他是野心勃勃的英雄，也是疑心重重的奸徒。身為極權的君王，雖沒有濫用權力。但他却殺害自己的妻子，兒子和侄兒。

## 第二章 歐洲基督化

五〇〇年至一二〇〇年

### 一、前言

愛爾蘭在歐洲黑暗時代是一盞明燈。在六至八世紀之間，由於沒有受到野蠻人的侵犯干擾，所以成為西歐最文明進步的國家。愛爾蘭的修道院收納從英國及歐洲大陸來的青年學子，施予最優良的教育，為歐陸訓練人才。

愛爾蘭教會的另一特性就是宣教精神。自從聖帕提克 (Patrik 389-461) 開始，不但教會福音化，且教會也全力傳福音。第六、七世紀，他們是最大的差傳教會。許多宣教士根據廣博的聖經知識，個人得救的經驗，以及聖靈的大能獻身於撲滅那要吞吃基督教的異教之戰。他們以純潔的愛心與熱忱傳福音給外邦。其中包括：蘇格蘭兇猛的匹克特人 (Picks)，英格蘭野蠻的盎格羅薩克遜民族，和荷蘭東北部的佛里斯蘭人 (Frisians)。他們以殉道的精神向強烈反對福音的日耳曼人，瑞士人和意大利北部的居民進軍。他們所到之處，都興建修道院，一面訓練人才，差派大量的宣教士；一面研究聖經，編寫屬靈書籍。所以修道院成



爲當代宣教與文化的中心和根據地。

腓力 (W. A. Philip) 在其「愛爾蘭教會史」第四九面中寫道：「克勒特族人 (Celtic) 對世界的貢獻是什麼呢？其答案是：他們發動世界空前的宣教運動。當歐洲還在野蠻部落統治的時代，英勇的愛爾蘭基督徒已向歐洲原始宗教的心臟地帶傳福音，建立宣教基地。然後向從北海到意大利北部的倫巴底平原，從萊茵河東岸到法國西北部的布勒塔尼的黑暗大陸點燃福音的火把。他們將野蠻的歐洲民族福音化，文明化，直到查理曼大帝的朝代。」

## 二、不列顛福音化

福音在什麼時候，由什麼人傳到不列顛不大清楚。但在第三世紀已有相當健全的教會。康士坦丁王於三一四年，爲了解決教會與多納徒派 (Donatism) 之間的爭端，而在法國南部的亞勒爾召開會議。當時倫敦，約克，和林肯城派出三位主教出席會議。但在第五世紀野蠻的盎格羅族與薩克遜族侵犯不列顛時，却將基督徒摧毀無遺。只有在不列顛西部留下一小部份與外界隔絕的基督教餘民。五六三年，來自北方的愛爾蘭信徒，五九六年由南方來的羅馬信徒，在艱苦的奮鬥下，才在不列顛再建立福音基地。

與此同時，蘇格蘭的使徒，愛爾蘭著名的宣教士科倫巴來蘇格蘭傳福音。他出身王族，博學多才。前半生在其家鄉傳福音，開辦不少教會與修道院。其中以第里 (Derry) 與達路

(Darrow) 一間最負盛名。他傳記的作者描述說：「他有天使的儀表，恩慈的話語，純潔的工作，傑出的天才和卓越的睿智」。四十二歲時，他帶着十二位同工橫渡愛爾蘭海峽，在蘇格蘭西岸的愛奧那島 (Iona) 建立修道院。這座盛名的修道院，多年成爲宣教活動中心。他將修道士分爲三類：一、資深的修道士，負責靈性生活和抄寫聖經。二、工作的弟兄，處理日常事務與操作工藝。三、新來的修道士，接受指導，學習聖經真理與工作。

艾德門雷蒙在其「黑暗時代的明光」一書一四九面中寫道：「所有修道士都戴僧帽，着潔白緊身衣。穿皮拖鞋。或在田裏耕作，或在廚房燒飯，或在課堂學習，或在禮拜堂敬拜，都是一樣重要。其目的是要把福音傳給未曾聽見基督尊名的人。」

科倫巴以愛奧那島爲宣教中心基地，然後向蘇格蘭及離岸各小島的農民漁夫遍傳福音。勸導他們悔改信主，建立教會，然後開辦修道院訓練他們。他熱心敬虔的福音腳踪遍及愛奧那島及蘇格蘭的每個角落。科氏死於五九六年，但其修道院維持二百年之久，並差派大量的宣教士到英倫三島及歐洲各地去傳福音。

愛爾蘭宣教士在向野蠻的諾森伯比亞族 (Northumbria) 與盎格羅和薩克遜民族傳福音的事上，付上極大犧牲的代價。這些民族殘忍成性，叫不列顛民族又憎恨又懼怕。科倫巴的高足聖愛丹 (St. Aden 死於六五一年)。在英國東部離島的林地斯法 (Lindisfarne) 創辦修道院。十七年之久，在許多修道士的同工協助之下，在諾森伯利亞向野蠻的盎格羅和薩



克遜民族傳遞和平的福音，收效良好。由於諾森伯利亞酋長奧茲華（Oswald 六四年卒）在一次劇戰中悔改信從基督，而大力支持修道院及宣教事工。因之羣衆大批湧入教會，禮拜堂到處林立。科倫巴的另一高足得伯特（Duthbert 635-687）以敬虔的生活，克苦耐勞的精神，完成向盎格羅薩克遜民族傳福音的使命。

約在同時，羅馬大貴鈞利教宗派奧古斯丁（Augustine 是坎特布里第一任大主教，死於六〇四年）帶領四十位本篤修道會的修道士前往英國傳福音。當他們聽見盎格羅民族的兇蠻恐怖，就嚇得逃到高盧去。可是教宗下令他必須回到英國去完成使命。這次他帶七位同工，在英國東南隅的根德郡登岸，受到艾特爾王的熱烈歡迎，艾王從其法籍的基督徒妻子貝德（Betha）聽見基督的福音，所以他歡喜再聽奧古斯丁講道。但他仍要自由自在不受福音束縛的生活。他准許奧古斯丁及其同工自由傳道，並供應坎特斯里所有修道士的膳宿。其妻貝德善於勸導，一年之後，艾王與基督教親切合作，且按當地習慣由議會通過接受新信仰。一天中有一萬人受洗。於是興建坎特布里主教座堂。奧古斯丁被委爲第一任大主教，奠定坎特布里主教區的體系。

羅馬教會的禮儀格式與中西歐及英倫三島克勒特教會的禮儀格式，由於文化關係曾有一度的衝突。約克的大主教威弗烈（Wilfrid 634-709）主張接受羅馬教會的禮儀格式；但坎特布里的大主教狄奧多若（Theodore 602-690）却堅持要克勒特式的禮儀格式。並以坎特布里爲統管全國的權威座堂。威弗烈向瑟協克斯（Sessex）的薩克遜民族傳福音，直到第七世紀末了。福音化不列顛的工作，到此可說大功告成。

英國人從愛爾蘭人接受了福音，也繼承他們宣教的精神。在以後的二世紀中，差派不少傑出的宣教士，將福音傳遍歐洲異教地帶。

### 三、高盧福音化。

雖然基督徒多次來高盧傳福音，但均被異教勢力所淹沒。第六世紀科倫巴以他高度的敬虔，豐富的聖經知識，重新開始宣教事工。他在萬果（Bangor）最著名的修道院康嘉爾（Congall）門下受教。年四十歲時與十二位同工前往德國，最後在貝甘地（Burgandy）定居，開辦修道院於呂色偉鎮（Luxeuil）經過廿年的滲淡經營，稍有建樹。但因他極力攻擊罪惡，結果像施洗約翰一樣被帶上法庭受審。被判必須離開呂色偉鎮。他又同克勒特的修道士渡過萊茵河，到今日瑞士人的祖先中去傳福音。他與馬丁（Martin of Tours）一樣熱心反對異教信仰，掃除偶像，焚燒廟宇。結果又有第一次被趕逐。但他宣教的熱心毫不受影響，仍在意大利北部波比阿（Bobbio）開辦修道院、傳福音。後人對科倫巴的評論：「一面學習，一面教導；一面漂泊，一面傳道。」



#### 四、荷蘭福音化。

威弗烈 (Wilfrid) 是英國第一位到荷蘭東北部弗里斯蘭平原傳福音的宣教士。在他多次來往羅馬的旅途中，曾短暫停留，傳講福音。其信息充滿能力，數以千計的人受洗。其中有不少是社會領袖。

六九二年，威弗烈的一位學生衛利勃羅 (Willbroad 658-739) 帶十一位同工渡過北海，成爲第一批到達弗里西亞羣島 (Frisians) 的宣教士。雖然宮庭侍衛長比平特別關顧，但因拉莫酋長頑固猜疑，變幻無常，衛氏辛勞了四十年，才得在預特勒，盜幾爾斯，厄特納和索思得蘭等地建立修道院。由於政治因素，當地人民輕視宣教士與那貪權的侍衛長比平。所以宣教事工困難重重。但從效果來說，他在弗里斯蘭人建立了堅強的教會，宣教事業是成功的。

#### 五、德國福音化。

德國人領受福音，是拜愛爾蘭與英國修道士之賜。在黑暗時代，英國著名的本篤會修士波尼法修 (Boniface 675-754) 於他中壯之年來到德國。其工作的轉捩點是在於一次他與拜偶像者戲劇性的衝突的事件。波氏在黑森林的該馬爾村數以千計的羣衆面前，用斧砍伐北歐象徵雷神陀爾 (Tore) 的橡樹。當這棵被視爲神聖的大橡樹仆倒在地，而羣衆看見波氏

毫無受傷，而知道陀爾是假神，耶和華是又真又活的神，是大能超乎一切的眞神。當天他們就受洗歸主。七二二年，教宗貴鈞利二世封他爲不穩定的德國教區主教。他四十年輝煌的宣教事工，贏得德國使徒的榮銜。波氏是一位傑出的學者，熱心的宣教士，偉大的組織家。他興建幾所修道院。如七二四年所建的賴赫瑙修道院，七四四年建的弗所勒大修道院，七六三年所建的勒士爾修道院。六四一年他去法蘭克教會，重修那在黑暗時代被醉漢、嫖客和兇手所搗毀的禮拜堂。當年他被封爲買音慈 (Mainz) 的大主教。七五一年當比平登基爲法國皇帝時，他担任加冕大典的主席。

晚年時，他仍重振其開荒精神。回到荷蘭東北部的弗里斯蘭的異教徒中傳福音，信息大有能力。多人悔改歸主。但忽然有一般暴徒起來刁難，引起暴動。七五五年六月五日，他和五十名同工爲福音被殺。

#### 六、薩克遜民族歸主。

當查里曼大帝 (771-814) 執政時，薩克遜民族歸信基督。主後八百年，政教結盟，建立神聖羅馬帝國，軍事的力量大過道德與宗教的力量。在薩克遜民族中，以爲物質上的成就是達到屬靈的目的。其實，政教結盟的政策大大損壞宣教事工。所以在宣教事工上，當將之拋棄。



神聖羅馬帝國的第一位統治者，查里曼的政教聯合體系延綿千年之久。可說是歷史上最久的大帝國。他繞勇好戰，善用宗教之恩言去安撫野蠻的民族，正如資本家以福利的制度去安撫文明的社會。尼爾(Stephen Neill)在其「基督教宣教史」七九面寫道：「查里曼征服德國的部落是以清廉的政府和武力的統治，使部落享受平安康泰。但對拒絕基督教和文明的薩克遜野蠻部落只有用武力和強暴的方法，才能使他們屈服。有一次，查里曼爲了使異教部落接受基督教和文明，他下令殺死四千五百人薩克遜男女老幼，用火焚燬整個村莊，破壞所有的農作物。可是強悍的薩克遜民族也不甘示弱，施予殘忍的報復手段，殺死不少宣教士。宣教士乃以忍受慘痛恆切禱告和前仆後繼的精神，終於把福音傳開。八一四年查里曼去世後，福音化薩克遜民族的大工才告完成。」

### 七、斯干的那維亞民族歸主。

第九世紀，斯干的那維亞的海盜成爲英國和歐洲大陸的災難。他們常常搶劫蹂躪修道院與教會。曾有一度成爲英國教會向外宣教的極大威脅。到八七八年，亞爾佛烈大帝(Alfred The Great 844-899)強迫三十位海盜魁首接受基督時，此情勢才完全改觀。

與此同時，不少英勇的宣教士負起向丹麥，挪威和瑞典傳福音的使命，斯干的那維亞民族素歡喜自己的生活方式與異教的神明，故宣教的收效甚微。要改變一個民族的信仰生活，

當然不能一旦一夕可成。乃要耐心以潛移默化，才能影響全民。大體說來，這三個國家歸向基督，多以和平方式。只有挪威曾稍動過武力。路易比烏王有負擔將福音傳給北方的地區。八二三年他差派理姆斯(Rheims)的大主教伊保(Ebo)前往丹麥傳道。由於沒有軍事力量爲後盾，短期內收效甚微。不久丹麥王哈拉得一世悔改信主，他派遣在科爾比修道院受訓的法籍修道士安斯加(Amsgkar 801-865)負責丹麥的宣教事工。於是傳福音事工再爲中興。但人民對基督教的敵意未消，收效不大。不久，路易王又二次派安斯加前往瑞典宣教。一次挪威王阿拉弗(Olaf)邀請安氏前往挪威傳福音，但在航程中遭海盜搶劫一空。安氏到達挪威受到宮廷禮待，十八個月之久，帶領不少貴族王室歸主。並建造第一間禮拜堂。

安氏回到德國時，路易王與貴鈞利四世教宗委任他爲教廷駐北歐的瑞典，挪威與丹麥的大使。八三二年又委他爲漢堡大主教。這其間，他擴大宣教士的工作網，邀請科爾比修道院的修道士來訓練宣教士，後差派他們到斯干的那維亞各地去作宣教的工作。由於他的堅忍和機智。得到本來敵對基督教的丹麥王和立克(Horic)的信任。許可他在丹麥建造二間教堂。安氏一生常遇匪徒搶劫，致人的怨恨和攻擊，但百折不屈的精神，終爲斯干的那維亞人民鋪好信主的道路。今日教會都承認他是北歐的使徒！

### 八、丹麥民族歸主。



丹麥是斯干的那維亞第一個接受福音的國家。福音由德國邊界的漢堡河基督徒傳給他們。安斯加的學生林伯特 (Rimbert) 領導丹麥與瑞典傳福音的工作。當時政治動盪，教會較弱，故宣教事工困難重重。第十世紀初葉，丹麥王哥摩 (King Gorm) 強烈敵對教會，焚燬禮拜堂，殺害教牧，企圖將教會從丹麥國土上消滅掉。到了九三四年，德王亨利下令強迫丹麥人及其一位領袖信主，這才使宣教事工有了轉機。漢堡大主教安尼 (Anni) 見這是千載難逢的機會，故重振七十年前安斯加所已奠定的宣教事工。丹麥的基督教在哥摩王的承繼人哈拉得當政時最爲蓬勃，但到其子瑞英朝代，又告萎靡不振。在基督徒克努特 (Canute 1018-1035) 爲丹麥兼英國皇帝時，他邀請十二位英國修道士前往丹麥興建修道院，基督化丹麥的工作才告達成。一一〇四年丹麥成立大主教區。

### 九、挪威基督化。

福音傳到挪威是由於一次的暴動而由英國傳來的。哈克光王 (Hakon) 在英國受教育時信了主，回國後將福音首次帶回挪威。可是羣衆與首領都強烈反對，他雖謹慎從事宣教工作，但仍難免暴動。到了九六一年他去世時，仍未達成挪威福音化的使命。

到阿拉弗執政時，他大力支持宣教事工，教會才得在挪威紮根。他與哈克光王一樣，在英國受教育並接受基督。哈克光王被海盜擊敗時，他繼承王位。並建立一個繁榮、有法規、前途光明的國家。他運用恩威並施的手法使挪威人民接受基督教。到十一世紀，基督教正式成爲挪威國教。

### 十、瑞典基督化。

八五三年，當安斯加第二次參加瑞典哥士蘭會議時，知道那裏有人歡喜福音，但有這異象的宣教士不多。故宣教工作沒有多大的進展。到了第十世紀，才有較多的宣教士來瑞典傳道。阿拉弗司考昆 (Olaf-Scotkonung 993-1024) 是第一位信主又努力促進福音的君主。他用武力強迫國民悔改歸信基督。到他的兒子安努得雅各 (Anund Jacob 1024-1066) 長期的執政期間，基督教才遍傳全瑞典。一一六四年在烏普撒拉 (Uppsala) 成立第一個主教區。從此，瑞典成爲基督教的國家。

### 十一、東歐國家基督化。

當我們討論東歐基督教的歷史時，應注意多世紀以來教會的三大主流：一是東方康士坦丁堡主流；一是西方的羅馬主流。

倫敦會宣傳幹事馬修斯 (Basil Matthew 1879-1951) 在其「向列代進軍」一書第五十面中說：「東歐教會多數是依從康士坦丁堡的體系。敬拜所用的語文是聖經的原文希臘話，



而不是用拉丁語。他們更歡喜抽象的神學理論，過於西方的實用神學。東方教會的首領稱爲宗主教 (Patriarch)，受康士坦丁堡所控制。皇帝是東方教會的元首，正如教宗是西方教會的元首。拜占庭是康士坦丁堡的舊名，它的文化促進東方教會的文明。

回教自六三二年興起至一四五三年康士坦丁堡失陷爲止，拜占庭帝國是回教向東歐國家進軍的主要障礙石。拜占庭帝國的衰敗與其他帝國一樣，政權敗落，但其文明的影響力仍然存在。尼爾在「基督教宣教史」第八十三面中說：「拜占庭雖然衰敗，但康士坦丁堡仍然是基督教世界最偉大，最文明的城市。」

### 十二、莫拉維亞基督化。

第十世紀，拜占庭王朝邁向文藝復興的大道。東方教會開始關懷北方非基督教的民族。第一批前往莫拉維亞的宣教士是康士坦丁和麥託丟 (Methodius) 兩弟兄。一個是哲學家，一個是藝術家。他們在莫拉維亞太子拉特斯夫 (Ratislav) 的邀請下前往宣教。太子的邀請雖具有政治因素，但却爲基督教開荒事工鋪條道路。康士坦丁是受過訓練的牧師，他將斯拉夫的口語編成文字，又編譯福音書及教會禮文，爲斯拉夫人民奠定了文化的根基。康士坦丁堡教會鼓勵他們用當地語言敬拜。這是一新的開始，但却爲十九、廿世紀強調以當地方言傳福音和敬拜開下先例。可是西方的羅馬教會却反對這種作法。

羅馬教庭曾多次試用其宗教的特權來進行宣教事工，邀請康、麥二位多次訪問羅馬談判，但無何結果。八六九年康氏死於羅馬，麥氏則隻身北歸。繼續完成將聖經譯爲斯拉夫文的工作。雖然羅馬教宗判定他用當地語言傳福音和敬拜爲罪，但他仍我行我素完成神對他的使命。

羅馬教庭認爲康、麥二位東歐的宣教工作是對西方教區的侵略。雖然後來寬恕他們對立宣教的態度，但仍將麥氏囚在瑞比亞 (Swabia) 的修道院達三年之久。八八五年麥氏死後，莫拉維亞的教會進入陰暗的日子。幸好其弟子將福音傳到環境較佳的保加利亞去，使當地的文化接受基督教的福音。

### 十三、保加利亞基督化。

八六五年保加利亞王保里斯受洗，是促進該國人民悔改歸主最大的動力。不久之後，他開辦修道院，作爲該國基督教文化的中心。他不但送兒子西緬到康士坦丁堡的修道院去念書，又差派著名的宣教士革利免到馬其頓去創辦宣教士訓練學院。九〇七年。西緬王在位時，宣布保加利亞教會自治，自選大主教爲教會的領袖。福音由保國傳到今日的南斯拉夫與蘇聯。雖然當時的教會不存留，但康士坦丁和麥托丟對斯拉夫基督教文化的貢獻，今日仍然存在。來德里說：「他們可列在基督教偉大宣教師之列。」



#### 十四、蘇聯接受福音。

曾有二位宣教師試圖將福音傳給蘇聯，但都失敗。第一位是本都的主教在第九世紀中葉差宣教士到基耶輔 (Kiev) 的宮庭傳道，結果失敗。第二位是俄嘉公主 (Olga)，她在康士坦丁一場偉大的儀式中受洗，回國後很想將福音傳給自己的同胞，但遭皇室頑強的抵抗而失敗。到了她的孫子弗拉地米 (Vladimir 980-1015) 執政時，基督教才在蘇聯紮根。弗氏曾對各宗教都有興趣，最後他娶希臘王妹爲后，而決定接受基督教的福音。因此拜占庭的教會成爲蘇聯正統的教會。

#### 十五、波蘭基督化。

福音什麼時候傳到波蘭沒有確實的史料可考。只知道最早是由斯拉夫與德國的信徒前往傳教。十至十一世紀時，波蘭建立君主政體，教會也在這時開始發展。九六六年，波蘭公爵米斯嘉爲了討好妻子玻希米亞王妹都不拉娃 (Dobrawa)，而在一盛大的場面中受洗歸主。從此開始建立教會。其子布爾斯里 (Bocleslaw 992-1025) 執政時，波蘭成爲東歐最強大的帝國。由於布氏大力支持教會，所以政教前途聯繫在一起。他在位時，教會增長迅速，他去世後，教會的權勢與其政治的權勢一同消失。接着是一段逼迫的日子。禮拜堂與修道院

全受破壞，教牧人員慘遭殺害驅逐。到布里斯羅二世 (1102-1139) 在位時，由於政治修明，波蘭的教會再度中興，大量波蘭人湧進教會，宣教事工重告光明。波蘭成爲基督化的國家。

由於篇幅所限，因此馬扎兒人 (Magyer)、汶德人 (Wend)、普魯士人 (Prussians) 及其他的種族如何歸主之事，就不能一一詳述了。總之，到了主後一二〇〇年，大部分的東歐人民都成爲基督徒了。尼爾 (Stephen Niell) 對基督教如何在這幾世紀中征服歐洲的情形，概括如下：

「各處宣教的記錄大同小異。首任的主教多被野蠻的部落所殺，他們的血成爲教會的種子。當異教徒嚮往福音時，教會就能開始建立。但要教會的根基穩固，必須是統治者真心悔改，還要一二位傑出的主教與統治者合作。起初基督教只是在園地的層面立足，經過長期的澆灌和建造，才能使信仰成爲人民的一部分財產。政教聯盟，多是由婚姻所致。如法王克洛維一世 (Clovis I 466-511) 是受其后之感化而信主。英國的肯特王艾特爾伯特 (Ethelbert 560) 與法蘭克公主成婚，於五九七年接受羅馬宣教師奧古斯丁之施洗歸主。後興建坎特布里座堂。基督徒皇后常帶領全皇族歸主。」



## 第三章 回教的衝突

六〇〇年至一二〇〇年

### 一、前言。

都柔特在其「信仰的時代」一書第一五五面中寫道：「亞拉伯半島能爆發征服半個地中海世界的事件，是中世紀歷史中最特出的現象。基督教從來沒有遭遇像第七世紀突然興起而擴張神速的回教那樣的威脅。具有軍事體系，宗教使命性的回教，今日仍是基督教的勁敵。」

回教的創立者穆罕默德，五七〇年出生於麥加。麥加是當代從埃及到印度駱駝商隊主要貿易的孔道。他是麥加統治部落的古萊人（Quraysh），未上學校，目不識丁。四十歲時見一異象，就起來改變世界的面目，成爲中世紀最奪目的人物。根據傳說：天使迦百列向他顯現，宣告他一生的工作。說：「穆罕默德阿！你是阿拉的使者，我是迦百列。」從此，他就開始向麥加的居民、及凡到那裏的旅客傳教。呼喚他們信靠獨一眞主，過一新道德的生活。因爲受到逼迫，六二二年從麥加逃難到麥地那。這逃亡之年，就成爲回教曆的紀元。



六三二年他去世後，其門徒結合阿拉伯各部落，開始向各部落進攻。時勢所趨，輕易地打了許多勝仗，贏得廣大的羣衆皈依回教。六三五年攻下大馬士革。六三六年攻下安提阿。六三八年攻下耶路撒冷。六四〇年攻下該撒利亞。六四二年攻下亞力山大。六五〇年又攻下波斯國。接着橫掃北非，所向無敵。六九七年基督教最堅強的基地迦太基也淪陷。七一五年，西班牙大部分的領土也落在回教徒之手。跟着越過庇里尼斯山，而侵入法國。七三二年在都爾之役被查理馬特兒 (Charles Martel) 所擊退。同時期，亞拉伯人向東進攻印度，抵達旁遮普，以及中亞。從此停止進攻約五百年之久。早年歸信涅斯多留教的突厥，現在成爲回教在小亞細亞最大的佔領區。這是引起十字軍東征的主要原因。雖然教會收回敘利亞和聖地。但整個的十字軍東征事件是失策的。

十三、四世紀突厥的烏託曼和中亞的蒙古人歸信回教後，又開始第二期的大進攻。由於該民族性的強悍狂熱，所到之處盡行掠奪殺戮。十五世紀他們已佔領希臘和巴爾幹半島。一四五三年攻佔康士坦丁堡。一四九二年攻佔西班牙最堅強的宮堡阿爾布拉 (Alhambra) 才告停止。

爲穩固回教勢力，亞拉伯人在大馬色建立烏馬雅德回教政府 (Umayyad Caliphate 661-750)。請注應，這時期歐洲大陸是黑暗時代，而亞拉伯的文化却大放光彩。爲何基督教在歐洲的光茫盡行消失？都柔特引用大馬色的格言說：「如果一個人在一處逗留一百年，

若深思每日的見聞，必會有所領悟。」當時巴格達有廿六間公共圖書館，無數的私人圖書館。都柔特在其「信仰的時代」一書二三七面寫道：「沙益，賽·阿巴斯王在第十世紀所擁有的圖書，遠超過歐洲所有的圖書館藏書。」歐洲基督教當日沒有什麼圖書，人民也不思想，故無文化光芒！

在傳統上說：回教征服各地是「一手可蘭經，一手寶劍」。其實這種說法不對。回教徒一向認爲基督徒與猶太教徒是讀書識禮的人民（此成語源自：猶太人學習摩西五經，基督徒學習聖經。）被認爲是應受保護的特殊階級人民。回教徒在某種限度下是許可基督徒和猶太教徒履行他們的宗教生活。基督教的禮拜堂，修道院和學校仍在基督教的社會存在。不過他們都要向回教政府納稅。

在埃及與敘利亞拜占庭的基督徒因爲不必履行西方天主教的宗教儀式，所以較容易被回教徒所接受。好像在波斯的涅斯多留派比祇教的信徒，更容易被亞拉伯的統治者所歡迎。亞拉伯的征服者承認基督徒有優越的行政經驗，所以聘用他們擔任行政官員。基督徒將希臘古典文學譯爲亞拉伯文，將希臘的文明介紹給這新的統治者。

基督徒所受的虐待形形色色。如被看爲次等公民。衣服必須貼上某一顏色的布，作爲卑賤的記號，如德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納粹對待猶太人一樣。法律不保護與回教徒通婚的基督徒，政治生活只限制於某一程度。當局准許在某一限度中履行宗教生活，教會不能蓋造



新禮拜堂，不能敲禮拜的鐘，不許在公共場所傳教，只可在自己的家中安靜敬拜。改信宗教是單方向的，猶太教徒與基督徒改信回教是可以的，但回教徒改信基督教那是叛教行爲，是被禁止的。亞拉伯人一定要作回教徒。只有生在基督徒家中的才可以作基督徒。回教對叛教者的條例是用武力處死，雖然這條例不一定執行，但這條例却攔阻回教徒改信其他宗教。回教徒如受洗歸信基督教，必會引起羣衆暴動。伊朗的回教是屬於十葉派 (Shi-Itis) 比遜尼派 (Sunni) 更溫和。印尼政府主張宗教自由，所以有大批回教徒歸信基督教。過去十多年有羣衆歸主運動，數百萬人歸信基督，其中不少是回教徒。

回教比基督教更晚創立，但由於他們熱心負起向全世界傳教的使命，今已成爲世界第二大宗教。在非洲某些地區，歸信回教的人比歸信基督教的人更多更快。

在第七世紀之前，北非教會不但有爲數龐大的信徒，也產生三位傑出的神學家：第二世紀偉大的護教士特士良，第三世紀精力充沛的教會建造者居普良，和第四世紀光芒四射的神學家奧古士丁。北非教會除了這些理性與靈性的偉人，還有五百多個主教區，佔當時全教會的四分之一。雖然當時教會有這麼多受過良好教育的教牧人才，和強大的教會勢力，可是在回教的衝擊之下，竟蕩然無存，其損失慘重無比。

教會在形式上損失慘重，但他們對國家與社會有不少的貢獻。有些不願與統治者妥協的基督徒，就移民到歐洲去，這行動就剝弱了教會的力量。那些留下的基督徒也有各不相同的看法：有的決定勇敢守住信仰，但要謹慎選舉新的領袖，支持統治者。有的認爲回教軍事迅速的確是神管教的手，故決定不加反抗。有的認爲回教是神最後最好的啓示，故欣然改信回教。有的爲了保守自己的地位與陞擢的機會，就向最高當局獻媚，賣主求榮。

那麼強大的北非教會，爲什麼消失的那麼迅速呢？其真正原因乃是：教會沒有如表面上那麼強大，雖然有可觀的禮拜堂與信徒的數字，但靈命却貧乏不堪。教會從起初就與拉丁文和羅馬的權力密從過切，而沒有本地化。信徒多數與在迦太基城與其周圍講拉丁話的人來往，而根本沒有與當地的巴巴利族 (Berbers) 接觸過。所以信耶穌的迦太基人爲數甚少。教會從來就沒有在當地的土壤上紮根過。第二個失敗的原因，是沒有將聖經譯爲當地的迦太基文字或巴巴利族語言。第三個失敗的原因，是花費太多的時間與精力作神學上的爭論。如第四世紀北非的多納田派 (Donatist) 的爭論，他們認爲要保持教會的純潔，必須由無瑕疵之牧師授聖禮方爲有效。因此從教會分離出來。神學家常把意見相同的結爲一派，而攻擊、敵視意見不同的神學家。他們歡喜辯論福音的純淨過於傳揚福音的大能。結果常常演出兄弟彼此殘殺的醜行。第四個失敗的原因是：失去傳福音的熱心與信念。福音隨着時間的流逝，只剩下教牧所主持的聖禮儀式體系。信徒失去起初的愛心，和傳福音的負擔。有基督徒之名，而無基督徒之實。所以回教橫掃北非時，教會沒有意志，沒有信念，也沒有力量去抵抗了。短短數十年的酷劫，教會在北非就消失無踪。這歷史慘痛的教訓，是我華人教會領袖常常



引爲鑑戒的！

## 二、十字軍東征

十二、三世紀的十字軍東征是基督教與回教的第二次衝突。教會在歷史上有兩大黑頁：一是長期而全面性受到猶太人的逼迫；二是十字軍東征攻擊回教徒。

十字軍東征自一〇九五年至一二七二年，前後共有七次。各次的領導人和組織都不同。其中有隱士彼得，克勒窩的聖伯爾納（Bernard of Clairvaux 1090-1153），有號稱英國獅子之王的李察一世（Richard 1189-1199）。他們都是由羅馬天主教全力支持。

十字軍東征的分子非常複雜，動機也不純一。有的是爲了財利，爲的是爲了政治，有的是爲了地位，但也有爲了宗教。茲分析如下：

首先：多數西方教會都願爲了奪回聖地巴勒斯坦，聖城耶路撒冷而與突厥人一戰。因爲自第七世紀亞拉伯人佔領巴勒斯坦開始，回教徒不但侮辱教會，也諸多難爲信徒前往聖地朝聖。

其次，以康士坦丁堡爲中心的拜占庭王朝希望羅馬天主教的幫助，來對抗突厥人的侵犯與劫掠。拜占庭王朝於一〇二五年巴西流二世（Basilic II）開始沒落，到一〇五六年馬其頓王朝卽告終亡。突厥人歸信回教之後，於十一世紀建立回教的突厥王朝，其疆土包括波斯、米所波大米亞、敘利亞、埃及與巴勒斯坦。他們再揮軍西征，進攻小亞細亞。一〇七一年拜占

庭軍隊在亞爾美尼亞的范湖遭到突厥人重大創傷，該國內憂外患，威脅國祚存亡。故希望西方的基督徒弟兄，伸出援手救助一臂之力。當時羅馬教宗見情危急，也樂意相助，因而出兵東征。

其三，當時地中海沿岸的教會渴望東西雙方教會恢復交通，重新建立教會的合一。在一〇五四年康士坦丁堡的主教與羅馬教宗利奧九世斷絕交通後，十字軍東征是治療這創傷最好的機會。

整個東征的失敗是付出那麼多的鮮血與金錢，只使聖地回到基督教手中一百五十年之久。過後，不但東征部隊全軍覆沒，且聖地完全由回教徒突厥人所控制。十四、五世紀烏託曼率領大軍長驅直搗巴爾幹半島。十六世紀到達維也納的大門。

十字軍幫助拜占庭王朝抗拒回教的猛攻，不但沒有使拜占庭王朝強大，反而使她更形衰弱。十字軍破壞搶劫康士坦丁堡的情形，遠甚於一四五三年突厥人攻佔該城時的嚴重。所以，十字軍東征，不但沒有幫助東西教會恢復交通，反而擴大教派之裂痕。

雖然如此，十字軍東征却帶給西方的教會與國家不少好處。當時以巴格達爲基地的亞拉伯文明，光芒遍佈整個中東，而歐洲正處在晦暗不明的黑暗時代。十字軍東征時發現亞拉伯的藝術，教育和軍事等文明，比西方的基督教文明更爲優越，所以將這東方的文明介紹到歐洲去。這就是今日歐洲語言中不少的詞彙是從亞拉伯來的原因。東方的印刷術、火藥及指南針驚醒十字軍的隊伍。十字軍也介紹了希臘與薩拉森人（Saracens）十字軍時通稱回教徒的名



字)的藝術與科學給歐洲。

十字軍的征程也促進了海陸的旅遊事業，擴大航海貿易。東征軍的武士團雖然喪失了聖地，但歐洲的商人却贏得地中海的控制權。當時不少歐洲商人來此採購香料、糖、棉布、菓子、香水、寶石等奢侈品，因此使地中海沿岸的都市與商業均告繁榮。都柔特在其「信仰的時代」一書六一三中寫道：「十字軍的隊伍帶着日耳曼原始封建的農村制度與宗教的情操到東方去，但却帶回了工商業的革命與文藝的復興到歐洲去。」

### 三、十字軍東征對基督教的影響

十字軍東征最不幸的後果是基督教在同教世界中的優勢轉為敗局。東征的行動是要借軍事力量奪回巴勒斯坦聖地，這行動是違背基督的教訓。基督教本來是同教侵略的犧牲者；但由於東征，教會却成爲侵略回教的暴行者。

一〇九九年，十字軍以基督的尊名攻毀耶路撒冷時，約有一百名的暴徒殺死七千名回教徒，這種暴行不但違背教會的信仰，也在回教徒的記憶中，留下永不能磨滅的傷痕。他們雖然在耶穌的墓園修建禮拜堂，舉行勝利的感恩禮拜，可是他們的行爲却在中東宣教事工上，留下一塊大的絆脚石。今日中東的亞拉伯人仍稱基督徒爲東征暴徒，東征鑄下基、回兩教之間的仇恨延綿九百年之久，良可惋惜。

## 第四章 羅馬天主教的宣教事業

一三〇〇年至一七〇〇年

### 一、前言。

羅馬天主教是世界上最古、最大和最有影響力的宗教組織。目前擁有全球六億七千萬信徒。在久遠的歷史中，有其興盛期，也有其衰退期。神聖羅馬帝國時代，權力頂盛，幾乎統治整個歐洲的政治、文化、經濟和宗教的生活。在抗羅宗改教時，歐洲大陸教會多數脫離羅馬天主教會。這是她最沒落的日子。羅馬天主教在失掉歐洲時，其宣教士却進行爲期數百年在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宣教事業。更正教奪取歐洲天主教的地盤，羅馬天主教却進行征服全世界非基督教地區。

羅馬天主教發展宣教事業與葡萄牙、西班牙的兩國海外擴張有密切的關係。如方濟會的宣教士與葡萄牙政府於一四二〇年一同征服印度的馬得拉(Madeira)。一四三一年一同征服亞速爾羣島(Azores)。一四五一年一同征服威德角羣島(Cape Verde Island)。聖三一會(Trinitarians)創於一一九八年，強調三位一體的真理，從不信者中贖買基督徒，並



看護教導信徒)與伐斯戈特加馬(Vasco de Gama)於一四九八年一同到達印度。方濟會與加伯拉(Cabral)於一五〇〇年抵達巴西。伊伯利安王熱心引人歸主不亞於羅馬教宗。一五三七年，教宗保祿三世下令要帶領美洲的印第安族歸向基督。其原則是：「以美好生活的見證，傳講神聖之道。」西班牙王斐迪南(Ferdinand 1479-1516)與其后伊薩伯拉(Isabella 1451-1504)曾公布一項諭令：「我們最重要的使命是：出版並詳述福音真理，帶領印第安人民歸信基督。」

一四五四年，教宗尼哥拉五世批准西班牙有權保護非洲和東印度羣島。但自葡萄牙侵入美洲之後，西班牙獨霸世界海權時代就告結束。一四九三年，教宗亞力山大四世爲了解決二個卑里亞人(Iberian即西班牙人與葡萄牙人)爭霸海權，劃分二國的勢力範圍。葡萄牙保留原來在非洲及東印度羣島的權益，西班牙却享有美洲的海權。可是自葡萄牙人加伯拉發現巴西以後，巴西也歸爲葡萄牙的勢力範圍。葡、西二國在擴張各自的權益時，也負有將基督教傳給當地異教信徒的責任。政府委任教收人員，負責教會一切費用。這種制度稱爲教牧舉薦權(Patronage)。宣教士與商人在擴張權益的地位上同等重要。

當羅馬天主教繼續在世界各地擴張教區時，發現教牧舉薦權制度並不十分妥當。爲了糾正這個弱點，一六二二年，教宗貴鈞利十五世成立了天主教宣教事業的最高機構傳信部。(Congregation of Propagation)。傳信部可以全權處理，照顧海外異族人民歸信事宜。一六二八年，設在羅馬的傳信部開辦神學院，訓練來自全世界的本地教牧人才。

葡、西兩國政府負起基督教傳教的責任。史密林(Joseph Schmidlin)在其「天主教宣教史」二六四面中寫道：「自從哥倫布與代斯戈特加馬環遊世界以來，葡、西兩國的擴張者認爲，遠征軍與宣教士的征程一樣重要。其目的是尋找基督徒，並鎮壓拒絕宣教士所傳聖道的人。」

羅馬天主教對獻身的信徒有良好訓練的制度。就是要他們作好準備，服侍一切羣衆。每個獻身者都要發誓順服與守獨身。嚴肅的生活與清廣的品德，是開荒宣教事工二件最佳的品質。所以當教會決定要往普天下去傳福音，不必呼召志願軍參加。只要教宗或國王下令，他們就毫無困難地前往全球去，向有人居住的地區傳福音。

羅馬天主教有四個差會負起這神聖的宣教使命：方濟會，由亞細亞的聖佛蘭西斯(Francis of Assisi 1182-1226)創立的。道明會，由西班牙的神甫聖道明(St. Dominic 1170-1221)創立的。奧古斯丁會(Augustinians)於一二五六年由教宗亞力山大四世組織的。耶穌會，於一五四〇年由西班牙的貴族羅約拉的伊格那丟(Ignatius of Loyala 1491-1556)所創立的。

十八、九世紀另有一些新的差會成立，如一七二〇年成立的苦難會士(Passionists)由十架保羅(Paul of The Cross 1694-1775)所創辦，着重於默想尊崇基督的受苦。贖主



會士 (Redemptorists) 於一七三二年由亞豐索 (Alphonsus Ligabri) 所創立。特別服侍貧窮者。聖靈父會 (Holy Ghost Fathers) 創於一八四一年。白色神甫會 (White Fathers) 成立於一八六六年。神道神甫會 (Divine Word Fathers) 成立於一八七五年。以及美國著名的天主教差會、瑪利諾神甫會，成立於一九一一年。該會於一九一八年差派第一位宣教士到華南去，並開辦數所神學院。

關於宣教士的來源方面：當葡、西兩國為最大殖民國家時，他們供應大量的宣教士。後來意大利、法國、德國和愛爾蘭也差派相當數量的宣教士。美國的天主教最近才有差派宣教士出去，但為數不多。

在羅馬天主教長期的宣教史中，也遭遇不少的反抗與逼迫，有時是受到抗羅宗的勢力所排擠。如一六五八年荷蘭人強佔錫蘭時，一七九三年英國人合併加拿大時，一八九八年美國佔據菲律賓時，都結束天主教獨霸的優勢。但沒有多大影響天主教在上述這些國家的宣教計劃。另一方面，那些非基督教的國家領袖因為擔心他們的政體與文化受破壞，也拒絕這新的宗教。如一三六八年，中國明朝發生消滅基督教事件。一六一四年，日本政府批准反對基督教的條例。一八六四年，韓國發生反對基督教的事件等。在南美洲一些國家，天主教的宣教工作受到天主教政府的為難。如一八一、一八一二年一些國家的獨立戰爭，方濟會的宣教工作遭受政府的封閉。

在所有宣教的差會歷史中，只有耶穌會無論在那裏都引起騷動，他們那絕不妥協的態度，即使在天主教的國家中也引起逼迫。十八世紀中葉，他們在南美洲與菲律賓遭受強列的抵擋，幾乎被趕逐出來。一七七三年，教宗革利免十四世下令解散耶穌會。過了四十年才得恢復活動。全世界的宣教團體為數不少，所以羅馬天主教當局認為有系統組織的必要，以減少重複，避免彼此對抗的發生。最後決定，某些差會只可在某些國家工作。如巴黎國外佈道會負責在東方的泰國、西藏和緬甸。道明會負責臺灣的工作。聖心差會負責美拉尼西亞的工作。有些較大的國家，如中國、印度和日本等，就有幾個差會在那裏工作。他們各自劃定工作的地區，不相侵犯。如道明會在中國的福建，聖道神甫會則在山東。

## 二、天主教在中國的宣教事業。

方濟會的修士孟特高維諾於一二九四年到達中國時，羅馬天主教就開始在歐洲以外地區傳教。教宗派遣孟特高維諾到東方偉大的帝國之前，他在波斯已有輝煌的成就。

孟特高維諾在中國的宣教工作不是遭受中國人的逼迫，乃是在唐朝已繁盛二百年的景教逼迫他們。景教的僧侶盼望中國人憎惡天主教，所以散佈惡毒的謠言加以攻擊和逼迫。但孟特高維諾終得中國皇帝的信任，獲准在北京建立教會，蓋造禮拜堂，為數千人施洗，經過十一年的努力，他訓練一五〇位中國修士。一三〇七年，教宗革利免五世封他為北京第一任大



主教。他派人到距北京八百里的福建沿海各城傳教。一三三〇年，他去世時，全中國有十萬天主教徒。這是因為宣教士和信徒受到蒙古統治者的保護。一三八〇年，漢族重建明朝天下時，宣教士又遭驅逐，宣教事工再告停頓。

二百年後，耶穌會的利瑪竇 (Matteo Ricci 1552-1610) 再領導羅馬天主教在華宣教事業。他以葡萄牙的殖民地澳門為跳板，在那裏耐心等待了廿年才到達北京。為要取得中國人的歡心和信任，他學習接受中國的文化。以中國學者的身份出現在中國的上層社會。他知道中國是禮義之邦，禮重於理，所以他贈送歐洲的鐘錶給當地官員，終於獲准北上。在廣州、南昌與南京等地設立宣教站。他又以西方禮品進貢明朝萬曆帝，於一六〇一年才獲准進駐北京。利氏與其同工後來被封為欽天監。他用西學影響不少中國士大夫歸信基督。其中有徐光啓、李之藻等人。由於利瑪竇的勢力，耶穌會的宣教士得以自由在中國各地旅行佈道，設立教會。一六五〇年，全中國有廿五萬人歸信基督。

後來方濟會與多明會的宣教士譴責耶穌會的宣教士與異教的禮儀妥協。如耶穌會的宣教士採用儒家所慣用的「天」來稱呼神，他們認為耶穌會所帶領的信徒是孔教徒，而不是基督徒。後來將這事呈報羅馬教庭，由教宗下令中國的基督徒必須用「天主」稱呼神，而不能用「天」稱呼神。此事引起滿清皇帝的忿怒，於一七〇〇年下令所有外國宣教士必須依照利瑪竇的耶穌會所定的規條佈教，否則必須離開中國。只有四位主教與一些宣教士服從皇帝的命令，其他的則被驅逐離開中國。一七二四，一七三六年，在中國的教會再渡遭受逼迫，宣教事工又告停頓。

### 三、天主教在日本的宣教事業。

天主教耶穌會的宣教工作被公認為最有效的宣教團體，是因為該會的偉大宣教士方濟沙勿略 (Francis Xavier 1506-1552) 一生對宣教事工的貢獻。一五二四年五月六日，他到達葡萄牙在印度西岸屬地果阿 (Goa)。三年的辛勤工作，引導數千人歸主。他又續程前往馬來半島，及其附近島嶼宣教達三年之久。他被天上異象的託付所催迫，和其與生俱來辛勞不息的精神，一五四九年與二位同工和一位日本信徒為翻譯員，到達東瀛之國。當他見到日本人時，他說，「我的心靈受到何等的鼓舞。」在日本二年期間，旅行各處講道、教導，施行聖禮。一五五二年他去世後，其他耶穌會同工繼續其宣教事業。

當時日本政治混亂，神道教衰微，佛教敗落，所以給基督教創造一良好的時機。一五八一年，日本有二百間教會，一萬五千會友。其中有來自佛教的和尚，神道教的僧侶，社會上層的學者，武士和平民。有二位日本皇族歸主，且命令其部屬也要同樣歸信基督，否則要遭驅逐。日本天皇的一位大臣在道義上大力支持基督教，所以在一百年的傳教史中，有五十萬人歸信基督。



當該大臣被暗殺後，天主教宣教事業進入暗潮。日本新的領導人懷疑耶穌會有政治的作用，所以開始反教運動。加上耶穌會與方濟，道明會在傳教的方式上互相爭論攻擊。因此在一六〇六，一六一四年有二次的教難。所有外國宣教士必須離境，日本基督徒必須選擇放棄基督教或受死刑。一六二八年，有三萬七千基督徒以新馬巴拉（Shimabara）的舊堡壘為最後的根據地，英勇堅守四個月之久，最後無法抵抗而全體被殺。這是基督教宣教史上遭受最野蠻逼迫的一次。從此，有二三〇年之久，日本關閉了與外國教會來往的大門。

#### 四、天主教在菲律賓的宣教事業。

菲律賓羣島是麥哲倫（Magellan）於一五二一年，環遊世界探險而意外發現的。一五六四年由黎加斯比神甫（Legaspi）和奧古斯丁會的宣教士有系統開始宣教事業。接着，方濟會於一五七七年，多明會於一五八七年，耶穌會於一五九一年相繼來菲宣教。宣教士以基督教的文明開導半開化的島民，將婦女由奴隸的地位中釋放出來。當日西班牙王腓力二世以傳播福音為統治殖民地主要的目標。因此今日菲律賓有百分之八十五的基督徒，腓力二世之功不少。

另一方面，宣教事業在菲律賓羣島有這麼輝煌的成就，也是由於所有的宣教師，醫生和教師，在教會，醫院和學校三方面的通力合作。一五九三年開辦全菲最早的女子學校。一六

〇一年耶穌會在馬尼拉開辦聖荷西大學，成為全國教育中心。一六一一年，多明會為訓練神甫、主教開辦聖多馬大學。福音傳到菲律賓一百年之間，有二百萬人受洗歸主。本地傳道人由一位增至一千八百位。

當印尼的回教徒由西南部進攻菲律賓羣島時，天主教則南下抵擋，最後回教只佔領岷達佬島。目前在摩洛有一百五十萬回教徒。

羅馬天主教在非宣教的成就，其原因歸納如下：耶穌會建立良好的教育體系。容許悔改的信徒仍保持一些原來的信仰和禮節。西班牙人與當地人民通婚，消除有色人種的娛樂部，製造混合多元文化。最後是：西班牙在政治與經濟上統治這島國達四百年之久，而無間斷。這使宣教事業暢通無阻。發展基督化全國的工作。

#### 五、天主教在印支的宣教事業。

法國籍的耶穌會神甫羅德亞力山大（Alexander de Rhodes 1591-1660）是東南亞宣教事業的拓荒者。他精通安南語文，將基督教福音介紹給知識份子及有影響的社會階層。最初一批歸主的是二百位和尚。其中有一部分進入他的神學院。神學院的科目除了聖經和神學之外，另外也教導醫學護理病人的常識，以接近羣衆。這種方法非常成功，短期之內，有三十萬人歸信基督。一六五八年，他回到法國時，在巴黎創辦國外差會。當法國政府統一印支三



國時，殖民官員大膽聘用法籍神甫與天主教人士爲助手。到一九一一年宣道會獲准進入該殖民地宣教時，羅馬天主教是該地唯一的宣教差會。目前越南有四百萬天主教徒，在亞洲，除菲律賓之外，該地基督徒數目居第二位。

## 六、天主教在印度的宣教事業。

一四九八年，伐斯戈特加馬繞過好望角，發現有海道可達印度時，宣教事業又開始一新的紀元。方濟會的修士與他共同計畫天主教在印度的宣教事業。

蒙古的回教徒，葡萄牙的拓展者與伐斯戈特加馬大約同時抵達印度。可是葡萄牙人只興趣印度西部幾處的殖民地貿易而已，蒙古的回教徒却注重於政治上的征服。因此佔據次大陸大幅版圖，贏得更多居民歸信回教。羅馬天主教的工作進展緩慢的原因是：葡萄牙商人生活淫蕩，引起印度人的反感。印度教深固的階級制度，幾乎不能叫他們接受一新的宗教。葡萄牙人只保護同籍人士的權益態度，叫非葡萄牙籍的宣教士難以工作。

當幾個大宗教在印度出現時，耶穌會的衝力最有勁。一五四〇年代，耶穌會的第一位宣教士方濟沙忽略在印度工作三年之久。一代之後，基督教的福音引起蒙古的統治者亞克巴王(Akbar)的興趣。一五七九年，他邀請宣教士們到他金碧輝煌的孔雀宮殿，垂詢基督教真理，耶穌會的阿奎費華神甫(Rodolf Acquaviva 1550-1583)爲代表團主席。阿氏清高的

儀表，文雅的談吐，簡明的理論大大吸引亞克巴王，但因政治關係，亞克巴王拒絕作基督徒。耶穌會的宣教士失望地回到果阿去。不久，阿奎費華神甫被印度教的暴徒所殺害。亞克巴王聽見其好友阿氏被殺，深表哀悼。故於一五九〇年，邀請耶穌會的宣教士到他的孔雀宮殿，並准許其國民歸信基督教，政府津貼耶穌會一切佈道經費，在拉弗爾(Lahore)建造一座禮拜堂。但信徒不很多。

耶穌會在印度最著名的宣教士是意大利貴族諾俾里(R. De Nobili 1576-1656) 一六〇五年他到達果阿，後續程到南部的馬度拉(Madura)。由於印度人輕蔑歐洲人吃肉喝酒，信主者甚少。諾俾里發現東西文化的差距是傳福音的攔阻，因此他扮裝成羅馬的婆羅門祭司，接受印度的食物、衣着，過印度人的生活方式。學習印度教的經典，儼如一位歐洲的聖人。經四十二年的勞瘁，帶數以千計印度上層社會人士歸主。他逝世後，其同工沿用他所釐定的宣教方法，收效甚大。到十七世紀末年，單在馬度拉地區，就有十五萬信徒。

## 七、天主教在新大陸的宣教事業。

發現新大陸具有政治，經濟與宗教三方面的動機。西班牙斐迪南王與其後依薩伯拉(Ferdinand 1479-1516, Isabella 1451-1504) 雙極力資助哥倫布使各殖民地基督化。科倫布是殖民地的拓荒者，也是基督的見證人。在他第二次拓荒探險的行伍中有神甫、醫生、外



科醫生等。

方濟會與道明會是最早到達美洲的宣教士。一五〇〇年方濟會的宣教士到達巴西。一五〇二年到達海地。一五二三年到達墨西哥。多明會則於一五一〇年到達海地，一五一二年到達古巴，一五三一年到達哥倫比亞，一五三二年到達秘魯，開始他們的宣教事業。奧古斯丁會也參加早期的宣教行列。耶穌會於一五四九年才到達巴西宣教。一五五五年，羅馬天主教各派的宣教士掀起探險開荒的浪潮。他們征服了西印度羣島、墨西哥、中美洲、哥倫比亞、委內瑞拉、厄瓜多、秘魯、智利和巴西等國。

由於西班牙人逼害，西印度羣島的紅印第安人完全失蹤，所以非洲的黑奴被運來取代他們的勞役操作。西班牙多明會的宣教士喇斯迦撒斯 (Las Casas Bartolome de 1474-1566) 曾七度回西班牙，抗議殖民官員殘害印第安人民。

奇怪的是，西班牙歷代的君王從來沒有被非洲與新大陸之間大批販賣黑奴的事件所攪動。在十七世紀，每月約有一千名黑奴在加大吉那登岸，然後分散到西班牙在非洲的殖民地去勞役。大批販賣奴隸的罪惡蔓延三百年之久，單在巴西就有六至八百萬的黑奴為蔗農。

至於航運黑奴的事，更是慘不堪言。約有一半死在海中。耶穌會的宣教士在加大吉那碼頭設站服侍那些殘存的奴隸。洗滌他們的傷口，供應他們的食物，告訴他們基督的愛，為要死的人施洗。其中最特出的是聖克拉弗 (St Peter Claver 1581-1654) 四十四年之久，他教導卅萬人黑奴，並為之施洗。教宗利歐十三世封他為全世界內革羅人 (Negros 黑人) 宣

教事業的保護人。

西班牙人征服新大陸分為三個階段。一、是去監視譴責粗魯士兵，虐待印第安人的隨軍牧師。二、是建立宣教站，克服動亂的階段，以基督教的宗教方式去控制印第安人。控制範圍有數十人至數千人不等。西班牙的王禁止殖民官攔阻宣教士帶領印第安人信主，並接受西班牙文化的努力。從此以後，印第安人如遇到困難逼迫，多向宣教士求助。三、是沿海城市由文明的政府管理，建立井然有序的社會。西班牙人統治拉丁美洲一百年之後，各城市都有了禮拜堂，學校、圖書館、法院、導水管和公路了。利馬大學與墨西哥大學創辦於一五二五年，比哈佛大學早一百年。一五七五年，在墨西哥城已出版十二種印第安語言的書籍。

羅馬天主教在殖民地的宣教事業分為八個區域：

(一) 委內瑞拉東北部的庫瑪拿教區 (Cumana)。一五一四年，多明會與方濟會的宣教士隨拓荒隊，在那裏種植可可、咖啡和甘蔗。也訓練印第安人牧畜。在十八世紀時，地方政權交由民政官員管理時，庫瑪拿教區的多明會與方濟會的工作就開始式微。

(二) 委內瑞拉的加拉加廣大的平原。一六五八至一七五七年之間，嘉布遣修道會 (Capuchins 原是方濟會的分支，創於一五二〇年，專長於佈道，又名尖帽修士。) 在這區建立數以百計的宣教站，他們的工作維持到獨立戰爭為止。

(三) 俄令諾可河流域 (Orinoco River)。一六七〇年，耶穌會在這裏建立宣教站，以



後往北發展到巴西去。因受卡立布印第安人 (Carib Indians) 的攻擊，不能安心進行宣教事工。一七三四年，嘉布遣修道會，方濟會與耶穌會共同進行在俄令諾可河上游的宣教事業。三十年後，耶穌會被驅逐出境，嘉布遣修道會與方濟會就負責那裏宣教工作。

(四) 哥倫比亞東部地區。一六二九年，耶穌會的拓荒者已在這裏開始宣教事業。那些歸信基督的印第安信徒，冒生命的危險，進入森林，希望能帶領野蠻的印第安人信主，但結果失敗。一七六七年，耶穌會的教士被趕逐，宣教工作又告停頓。

(五) 圭亞那 (Guyana Guiana) 地區。一七二四年以前，方濟會與嘉布遣修道會的宣教士曾開始在這裏宣教。一百年之後，因為革命者攻擊宣教士，有十四人困死於監牢裏，廿人被屠殺，宣教事工暫告停頓。

(六) 厄瓜多爾，秘魯與巴西的西部地區。一五六〇年，耶穌會與方濟會的宣教士曾在這地區作開荒工作。成績斐然。單耶穌會的報告說：有五十萬印第安人受洗歸主。該會的宣教士弗烈士 (Samuel Fritz 1654-1724) 最爲特出。他一生四十年之久在亞瑪遜鄉村作探險，適應印第安森林的佈道生活，故被譽爲亞瑪遜印第安人的使徒。可是自耶穌會的教士離開後，宣教工作又告衰退。

(七) 玻利維亞東部察科 (Choco) 的邊境地區。耶穌會與方濟會同時開始在這裏工作。但由於地區荒蕪，人民兇蠻，工作非常困難。不少宣教士殉難，果效甚微。

八、巴拉圭，阿根廷區。一般人公認耶穌會在這裏宣教工作最成功。這裏早晚都有講告會，教會節期則大事慶祝。石頭的禮拜堂建在公共市場的中心。一六六七至一七六七年的百年中，約有一百萬印第安人受洗。以岐視教會著名的伏爾泰 (Voltaire) 承認耶穌會的工作是「人文的勝利」。

羅馬天主教在南美洲的宣教工作先後受到二次的大挫折，一是十八世紀中葉耶穌會的離開；二是十九世紀廿年代的獨立戰爭。

一七五九年葡萄牙人在巴西建立殖民政府，有三百位耶穌會的宣教士被趕逐離開南美洲一些國家。本來其他宗派可以填補其空缺，但因各差會已有自己的工場，需要人才維持而無法兼顧別宗派遺下的工場。又沒有本地受訓練的教牧人才可以補缺，只留下真空。天主教傳信部在拉丁美洲的宣教政策是：教會最高職位必須由西班牙出生的教牧人員擔任。他們輕看西印度羣島生長的克利俄爾人 (Creole) 也不訓練印地安人爲神甫，六七十年後，當耶穌會的教士再回來時，發現以前的工作荒蕪不堪。直到今日，天主教在南美洲工作的最大弱點，仍是缺少訓練當地人才爲教牧，負起教會領導的人才。

十九世紀初葉，各地的獨立戰爭對宣教事業是極大的災難。當時政教幾乎成爲一體，行政官員與教牧人員都由西班牙人擔任。在巴西則清一色是葡萄牙人。羅馬天主教利用這種體系享受傳教的特權。但當革命浪潮風起雲湧之際，革命人士痛恨殖民主義。他們攻擊對象不



但是行政官員，也是宗教人士。西班牙帝國主義在南美洲衰退時，天主教的宣教工作也失去。西班牙政府在經濟與道義上的支持。更慘的是，所有民族革命份子常以暴力對付教牧人士。天主教的宣教士幾乎清一色是西班牙人，他們要向祖國皇上效忠，所以遭此危難。政府無能保護，只有收拾行裝回國。當地遺下的信徒素無自立的訓練，結果只有歸回原來的異教。十八世紀耶穌會在宣教區衰退時，除了少數仍滿意基督化的印第安人之外，其餘信心不堅定的，多在逼迫之下歸向革命份子所成立的新政府統治之下。梵帝崗失去從前殖民時代的教會管理權。現在只有重新個別與新政權簽訂新的條約。有些國家仍然准許信教自由，有些國家仍保持與羅馬天主教的聯絡，有些則完全成爲屬世政權，如烏拉圭。有少數的新政權完全反對宗教，逼迫教牧。

羅馬天主教在南美洲的宣教事工雖告失利，但在十六世紀時他們却早已在美國與加拿大傳教。一五二六年，方濟會的傳教士到達佛羅里達。一五四二年到達墨西哥。一五四四年開始在德薩斯州宣教。十六世紀末期他們也開始在南加州建立宣教事業。一六五五年，西班牙的方濟會與多明會在弗羅里達州與喬治亞州建立卅五個宣教站。但在—一七〇四年，英國人將他們驅逐出境。一七〇四年，耶穌會曾在維基尼亞州和南柯羅利那州作些短期的工作。

一六〇二年，二位耶穌會的教士曾在馬利蘭州建立一個宣教站。一六二六年，方濟會一位資深神甫約瑟曾向紐約州的原住民易洛魁人宣教。(Iroquois是繞勇善戰，居住在紐約州

中部的印第安人)。

一六三二年，懷特安得烈神甫 (Anderw White 1579-1656)，和二位耶穌會的教士乘船到達查沙匹灣 (Chasapeak Bay)，與巴的摩爾勳爵共同尋找信仰自由的地區。懷特神甫爲負起帶領印第安人歸主的責任，學習當地語言，並編寫習道班的課本。一六四二年，維基尼亞的強盜搶劫馬利蘭州耶穌會的宣教站。懷特神甫被捕，解到英國受審，被判死刑，但從來沒有執行。

在加拿大新法蘭斯帶領印第安人歸主的工作，是由早期法國的拓荒者開始的。魁北 (Quebec) 的開山祖張伯倫 (Samuel de Champlain) 宣稱：「拯救一個靈魂，比征服一個國家更有價值。」一五三四年，迦太爾 (Jacques Cartier) 帶領一班神甫首次到達加拿大拓荒。有組織的宣教工作在八年後才進行。一六一一年，張伯倫帶一位方濟會的宣教士在魁北開荒，一位在休倫 (Huron) 傳教，二位耶穌會的教士在蘇格底亞的米克墨印第安人中工作。一六一五年，利科勒特會 (Recollects) 也來傳道。一六三〇年，嘉布遣修道會的宣教士也跟踪抵此工作。一六五八年，成立加拿大各差會的工作區。一六七四年，成立魁北各差會的工作區。在加拿大法籍的宣教士資質才能比在拉丁美洲的西班牙籍的宣教士更高。但宣教工作甚難進展，其原因是：地廣人稀，氣候寒冷。印第安人與易洛魁人生性强悍好戰。耶穌會的宣教士勃來布夫 (Brebeaf 1593-1649) 在休倫人中工作二年之久，他的幾位同工



被摩和克人所殺，他只困守在休倫湖邊等候新力軍的救援。最後易洛魁人毀壞休倫的教堂，殺死勃來布夫神甫和耶穌會一些宣教士。在英法爭奪加拿大政權時，羅馬天主教的宣教事工，完全停頓。

宣教士對靈魂的熱愛，對使命的勇敢冒險，對沉重工作的甘心忍受，對逼迫者以愛饒恕，這些可歌可泣的英勇行動，實在令人可敬可效。

#### 八、天主教在非洲的宣教事業。

一四五四年，教宗尼哥拉首先提議基督化非洲是教會的責任。一四八三年，葡萄牙的拓荒者高戴奧哥 (Diogo Cao) 到達剛果。一四八七年，巴多羅買底亞士 (Bartholomew Diaz) 發現好望角。從此，宣教事業就開始在非洲西岸的剛果與安哥拉，東岸的莫三鼻克，羅底西亞和馬達加薩迦等地展開。

基督教傳入剛果曾費不少代價。戴奧哥向第一批擄到葡萄牙的剛果人傳福音，教導基督的真理，為他們施洗，然後將他們送回剛果。一四九一年當一批五位宣教士到達剛果時，受到國王盛大的歡迎。雖然國王、王后及公子都受洗歸入基督教，但國王之信心不堅固，不久後受到壓力，就放棄信仰，回到原始的宗教。其子却信心堅定，雖受兄弟之逼迫，仍努力支持宣教事工，請求派遣更多的宣教士前來宣教，他又贊助興建禮拜堂。一五〇九年，一五一

二年與一五二二年，新的宣教士源源而來剛果，剛果王室會派代表前往羅馬朝見教宗猶流。又送一批王子前往里斯本接受神甫職之訓練。教宗委王子亨利為首都薩法都的主教。

一五四八年，耶穌會第一批的四位宣教士來剛果時，國王親到薩法都城門迎接。三個月，他們為五千人施洗。並計畫為王室開辦一所特別學院，但因與國王意見相左，被驅逐出境而告吹。

一六五五年，女王辛嘉 (Zinga) 經驗赦罪的救恩之後，就努力促進剛果的宣教事業。在物質與精神上盡力支持傳福音的工作。她在位時，嘉布遣修士會的宣教士來剛果宣教，掃除異教之迷信。剛果的宣教事工常携於國王與女王之態度，如他們熱心支持，就大有進展，否則就衰微不堪。信徒之信心也不堅固，有些熱心份子可成為教會力量，但為數不多。多數是因勢力而來教會的掛名基督徒，一有挫折就回到異教去。有些則帶着異教的習慣來教會，如有不順眼的事，就反對攻擊宣教士。十七世紀中葉，由於缺少宣教士，宣教工作進入冬眠時期。

一五二〇年，葡萄牙人與安哥拉人訂立通商條約，其中有一條款是要國王與人民成為基督徒。第一批到安哥拉的宣教士是剛果的信徒。他們曾成功地帶領國王信主，但可能因為條約的壓力而信，根基不深，不久他又回到原來的異教中去。事後，葡萄牙王從多馬市 (Thome) 派遣一批神甫前往安哥拉，但遇到困難，無法達成使命。一五六〇年，四位耶穌會



的宣教士與葡萄牙的大使同行，他們想要帶領譚比王 (Dambi) 信主，但他對基督教毫無興趣，將大使下監。一直等到新生的王起來，國王及其一千名跟從接受福音，宣教工作才有了轉機。十六世紀結束時，在羅安大 (Loanda) 和馬薩干 (Massagan) 約有二千人歸主。十七世紀中葉，耶穌會的宣教士再到羅安大建立四所修道院。

十四世紀宣教工作已在基尼亞 (Guinea) 的本恩 (Benin) 開始，但果效不大。十七世紀初期，耶穌會的宣教士再到該地時，發現有幾位土王信主，不少人民受洗。十七世紀中葉宣教事工已擴展到岡比亞 (Gambia) 和西拉利奧尼 (Sierra Leone)。天主教在東非的宣教事工不大成功。一五四一年，方濟會的宣教士迦伯列 (Cabrae) 與方濟沙勿略 (Francis Xavier 1506-1552) 在前往印度向回教與異教徒傳教的旅途中，曾停留在東非，但無任何宣教事工的記錄。第一位到莫三鼻克的宣教士是由印度果阿派來的。他曾在東久河 (Tongue River) 上游爲英含便尼 (Inhambane) 的甘巴 (Gamba) 王及其四百位國民施洗。另一拓荒隊的領袖根嘉羅 (Gencalo) 曾到桑比西 (Sambesi) 上境爲當地人民施洗。福音進入摩諾摩達巴王國 (Kingdom of Monomotapa) 是因一位宣教士替國王解夢，而引導他歸主。當國王與宮庭的官員接受洗禮時，基督教在東非的基礎已奠定了。但不幸得很，回教徒造謠說，宣教士與葡萄牙人的政治野心，有密切的關係，因之引起羣衆暴動與謀殺案件。根嘉羅被暗殺，逼迫四起，宣教工作因之停頓。由於根嘉羅之死，葡萄牙政府派軍懲究，但只維持外交上之關係而已。

一五七七年，多明會的宣教士來到莫三鼻克，甚至深入內陸。到處焚燬回教清真寺。稍後，耶穌會的宣教士來到，却帶領不少異教徒歸信基督。一六〇七年，耶穌會宣教士再度來莫三鼻克時，成功地在困難地區建立了宣教站。一六二四年的報告書中說：有廿四位宣教士在那裏工作，十二位在莫三鼻克學院教書。多明會也有廿五位宣教士在十三個宣教站工作。十七世紀初期，奧古斯丁會斯修士曾在蒙巴沙 (Mombasa) 北部工作。引導約瑟王歸主。約瑟王曾應許宣教士許多宣教的便利條件。但由於回教徒的暴行，殺害許多基督徒，一六三〇年起宣教工作又告停頓。

馬達迦薩迦是非洲宣教最難的地區。一六四八年宣信會差派溫辛田派的宣教士前往傳道，有二位宣教士在抵步後幾個月逝世。幾年後，第二批的三位宣教士也遭到同樣的命運。不久第三批的宣教士再接再勵前往佈道。到三位宣教士離世時，仍未見到果效。一六七四年，經過廿五年的努力，宣教事工因無人後繼完全停頓。

到十八世紀中葉，羅馬天主教在非洲的宣教事工完全失敗。在作評論時，有幾件事需要提及：由於缺乏現代醫藥，宣教士抵抗不住當地的氣候，而有驚人的死亡率。宣教士在販賣奴隸的骯髒事上與葡萄牙政府同流合污，而引起當地人民對宣教士有極惡劣的印象。教會在教導訓練有質素的當地教會領袖上完全失敗。非洲各國政治的動盪，引起戰爭謀殺。最慘痛



的是：宣教士只作表面的工作，求龐大的洗禮數字，而沒有作生命深進的扎根工作。因此，風吹，雨淋，水沖就倒塌了！

## 第五章 歐洲更正教宣教的起源

一六〇〇年至一八〇〇年

### 一、前言。

一般人以為：自十六世紀由於改教運動所釋放出來的屬靈力量，使歐洲抗羅宗、更正教在殖民時代已將福音傳遍地極。其實這觀念是不正確的。羅馬天主教在一五〇〇至一七〇〇年之間，在世界各地引導異教徒歸主的數字，比在歐洲喪失在抗羅宗更正教手中的更多。什麼原因叫抗羅宗，更正教在宣教運動上，如此遲疑起步呢？

第一個原因：抗羅宗更正教錯誤的宣教神學思想所導致。他們宣教神學說：「大使命只是給初期的使徒。第一世紀的使徒已將福音傳給當日的世界，完成了大使命。後代的人類如果得不到救恩，這是神對不信者的審判，疚由自取。」他們又認為：「使徒職的呼召，特別的使命，行神蹟的能力，都已過期了。後代的教會沒有差派宣教士到地極傳福音的權利和責任」。

這種觀點，許多人不贊同。哈德良，沙拉斐亞 (Hadrian Saravia) 與猶士丁、安、魏



特士 (1531-1613 Justinian Von Weltg 1664-) 曾發表宣言，呼籲教會要負起往普世傳福音的責任。但這呼喊如「曠野人聲」。多數人沒有反應，拒絕負責。這時荷蘭人文主義學者伊拉斯母神甫 (Erasmus 1466-1536) 向教會大聲疾呼，要教會負起往普世傳福音的使命。可是更正教人士仍充耳不聞。

抗羅宗的正統信義宗主義於一六五一年，由威登堡神學院出版的神學文件，解釋大使命的含意，也是反面的世界佈道觀。預定論的信徒由於過份強調神的主權而輕忽人應有的責任。他們說，如果神要拯救外邦人悔改，不必人爲的工具，自然能得救。如果神不救外邦人，一切人爲的努力，都是浪費徒然的。加爾文寫道：「我們要教導信徒，神的國度不需要人爲的維持與努力。這完全是屬於神的工作。」

另一方面，短視的啓示論，也叫人喪失傳福音的胆量。馬丁路得在其談話錄中說：「再過一百年，一切都要過去了，神的話語要從傳福音者的口中消失。」這種世界就要末日的論調，叫人只顧教會內部事務，而不能兼顧向外傳福音的事工！

第二個原因：十六、十七世紀抗羅宗更正教剛在萌芽時期，在人力與財力上均不能與羅馬天主教相比。羅馬天主教因爲喪失在更正教手中的土地而展開對更正教的鬭爭。德國的教會也發動對羅馬天主教長期而慘酷的戰爭。卅年的戰爭，使德國的經濟與社會都蒙受極大的損壞。更正教爲了存在的問題所困擾，因而失去向普世傳福音的異象和元氣。

另一不幸的事是：路德會信義宗與更正宗之間的爭吵。如果他們聯合力量對付共同敵人，無論對本國或海外宣教事工，都會有更好的表現。可惜的，他們只忙於爭吵教會組織的體系與禮儀。在與羅馬天主教分裂不久之後，又落在相咬相吞的慘局中。自然無心也無力向外傳福音。

英國教會有一句很流行的話說：剛剛對付羅馬天主教的教宗主義，又要對付更正教的加爾文主義」。嚴謹的信義宗信徒否認加爾文派是基督徒，雙方都惡語咒罵相向。一五三〇年，墨蘭頓所草擬的信義宗的奧斯堡信條 (Augsburg Confession) 而引起令人痛心的聖餐禮教義上的爭論。天主教主張變質論 (Transubstantiation) 卽酒餅在祝聖後，就實際變成爲主的血肉。信義宗則主張合質論 (Consubstantiation) 卽酒餅仍爲酒餅，但在領喫時，主的血肉却與酒餅同在。慈運理 (Zwingli) 却主張象徵論 (Symbolization) 聖餐的酒餅只是象徵而已。尼古拉斯 (James H. Nicholas) 在其「基督教歷史」一書第四十三面中說：「這時期非純教義的爭辯，比任何時代都劇烈。他們充滿極端的精神，和文士法利賽人批評的傳統，常在芝麻小事上、爭論不休」。

第三個原因是：歐洲的抗羅宗、更正教與亞洲，非洲與新大陸的宣教地區完全隔絕。信仰羅馬天主教的西班牙與葡萄牙遠在更正教產生前幾百年，就有强大海外擴張與殖民的力量。他們完全控制海權與壟斷世界貿易最少有一百年之久。船隻所到之處，都是同時載來商人



與宣教士。葡萄牙與西班牙的列王都是獻身基督化殖民地的功臣。雖然不久之後，荷蘭與英國也參加海外的拓張行動。但他們最初只顧作生意，而沒有殖民計畫，更無宣教的負擔。一六〇二年成立的荷蘭東印度公司，雖然也想到在海外殖民地建立更正教的信仰，可是從未付諸實行。英國的東印度公司只為僑民預備牧師，却禁止宣教士向本地人民傳教。有時也禁止商船運載宣教士，也不許他們在殖民地居留！

第四個原因是：缺少像天主教有全球佈道的體系。羅馬天主教的歷史學家蘇美林（Joseph Schmidlin）在其「天主教宣教史」第二五九面中，論到天主教全球佈道的計劃說：「宣教士是教宗宣教的代理人，雖然有些與教庭意見相左，但在整個宣教大工上，却仍屬於嚴密的宣教體系。朝遍傳福音的大目標共同邁進。早年創立的老差會如：方濟會，多明會，奧古斯丁會與聖衣會，常常有重振中興宣教運動。新興的宣教團體（除了嘉布遣會之外）如耶穌會等，他們有明確向普世傳福音的目標。軍事化的組織，中央集權的行政體系。和絕對服從上峯命令的規律。每個宣教士的適應性與機動性很強，爲了達成全球性宣教的計畫，人都是完全奉獻，毫無保留的。」

二世紀後，更正教開始宣教事工，最具規模的莫拉維會，他們的宣教士是讀書不多，有熱心而乏知識的技工和農民等。他們要耕地、建屋，供養妻兒。這些更正教的宣教士受家庭責任的羈絆，實在無法與天主教的宣教士相抗衡，更不能與耶穌會的軍事化規律來比較。

## 二、開始在歐洲大陸的宣教事業。

在近代宣教事業進行之前。歐洲曾有幾個「小產型」的宣教活動。一五五五年，加爾文曾差派四位法國預格諾派（Huguenot）的教士前往巴西里約的內盧灣建立一個收容逼迫者的基地」。教導印第安逃難者，可是後繼無人，只曇花一現。不久當地領袖威利加農（Villegagnon）賣友通敵，將該基地呈獻給葡萄牙人。葡萄牙人接手後，就將更正教毀滅掉。幾個殘存者，不久也被耶穌會的信徒所殺害。

一六二二年，荷蘭東印度公司，支持萊登大學開辦神學院，訓練教牧與宣教人才服務東印度公司。可是只維持十二年之久，差派了十二位宣教士在該公司屬下機構服務。但因沒有學好當地言語，五年之後就回到荷蘭去。

一六六一年，喬治弗克斯（George Fox 1629-1691）創立公誼會，差派三位宣教士前往中國，但他們從來沒有達到目的地。當然談不上有何宣教事工。

第一位開始信義宗的宣教事業是奧地利人，猶斯丁，威特士（Baron Justinian Von Wetzl）。一六六四年，他發出通告，呼籲教會要負起宣教的責任。他提出三個宣教的步驟：一、教會必須有宣教的責任感。二、要成立宣教機構，進行宣教事工。三、要開辦訓練機構，訓練宣教士候選人。可是時機尚未成熟。教會只忙於所謂「正統的教義」而爭辯。缺少



靈命的活力和宣教的異象。他的呼籲得不到共鳴，同工只有自己一個人。多人起來譏笑他爲作夢的人，狂熱份子，傳異端者。這班反對宣教的人說，「神的聖物、不應當丟給狗喫」。由於四面楚歌，飽受嘲笑。最後他逃回荷蘭。但政府尊重他，封他「男爵士」的榮銜，教會封他爲「外邦的使徒」。不久他又前往荷屬蘇里南去 (Surinam)。但壯志未酬身先死。宣教事業若沒有長期繼續性的計畫，還是謹慎從事爲宜。

### 三、德國敬虔派的宣教事業。

近代德國的宣教運動，應該追溯於一六四八年，卅年德國結束戰爭的韋斯發里和約 (Peace of Westphalia) 簽字後的敬虔派運動。抗羅宗、更正教是起源於反對羅馬天主教的教義錯誤與道德的敗壞。敬虔派的起源是由於歐洲抗羅宗、更正教成爲國教，而產生死板的正統與形式化主義。敬虔主義之父施本爾 (Philip Spener 1635-1705) 本是信義宗的牧師。他先後在街堡 (Strasbourg) 與佛蘭克福 (Frankfurt) 牧養教會。任職期間，對信徒靈命的長進作有系統的教導。他以小組分區的查經禱告會，補足主日信息不够之處，將聖徒帶進一種前所未有的屬靈氣氛。敬虔神學的綱要如下：如果沒有傳福音的異象，就沒有佈道的熱忱。沒有佈道的熱忱。就沒有個人的敬虔。一個敬虔的人，他必定有悔改得救的經驗。敬虔派認爲，真正的宗教是心靈的事體，而不是頭腦的事體。所以當注重靈性培養。

與以前的改教者一樣，施本爾也惹起教會當局的忿怒。政府與教會當局紛紛譴責他和他的運動。但在反對與逼迫之下，敬虔主義却在信義宗中愈來愈具影響。當薩克索尼大學向敬虔派關門的時候，他們却於一六九四年在哈勒自辦大學。施本爾花十年時間發展該大學。一七〇五年他去世後，最具影響力的領袖爲富朗開 (August Francke 1663-1727)。他因爲追求那改變他生命的更深宗教經歷，而被萊比錫大學免職。於是他全心與施本爾推行敬虔主義。其最大的貢獻是以哈勒大學爲敬虔主義的教育中心，與十八世紀宣教事業的基地。

尼古斯雅各在其「基督教歷史」一書第八十四面中寫道：「該大學的四週設有各種學校與機構：貧民學校，男孩寄宿學校，孤兒院，拉丁文學校。約有六千名敬虔派的傳道人在哈勒神學院受造就的。這是德國當時最大的神學院。波格斯凱 (Bogatzky) 是哈勒靈修作品最有影響力的著者之一。傅林孝申 (Freyling Hausen) 是主要的聖詩作者。甚至在萊茵河下流的改革宗敬虔派人士也經常獻金給哈勒。美國信義宗的拓荒工作，也是由哈勒派人從事的。」

### 四、丹麥哈勒差會。

從哈勒大學產生了第一個更正教差會，名爲丹麥哈勒差會。宣教士與經費多出自哈勒。因爲倡議者是丹麥人，故稱爲丹麥哈勒差會。



一六二〇年，丹麥在東印度的特蘭貴帕 (Tranqueber) 建立了一貿易基地，一開始就派遣牧師照顧殖民官員屬靈的需要。這是比向當地居民展開宣教事工早一百年的事。一七〇五年，丹麥王腓勒德力四世令宮庭牧師洛根 (Franz Lutkens) 選派宣教士前往東印度羣島。因為在丹麥找不到合適人選，所以與德國的施本爾及富朗開討論。希望哈勒敬虔派中心能有志願者前往工作。在富朗開門下受教的二位學生被提名。他們是：雪鎮巴 (Bartholomew Ziegenbalg) 和富慈豪 (Heinrich Plütschau)。

丹麥哈勒差會從開始就遭受歐洲與印度雙方的反對。德國的信義宗不予支持。只有哈勒與一些關心宣教事工的個人，在道義上與物質上大力支持。萬愛克在其「更正教宣教史」第四十四面中說：「如果沒有富朗開，丹麥哈勒差會早就停止活動」。丹麥教會最初反對按立二位堅守敬虔派信仰的宣教士，後來兩位勉強受按立。於一七〇五年十一月廿五日動身前往特蘭貴帕工作。他們起程後，德國的信義宗却掀起反對浪潮。一些領袖，如勒士爾等批評較為溫和，只警告教會不支持該差會。多數的反對者則多作無情抨擊「沒有循規蹈矩，蒙召奉差。」

一七〇六年七月九日他們雖然攜帶腓勒德力四世的國書抵達特蘭貴帕，但丹麥籍的總督却不歡迎他們。東印度公司的牧師不歡喜他們的敬虔主義。認為敬虔派是侵略者，威脅他們日常的生活工作。總督態度反覆無常，時而逼迫、時而保護，雪鎮巴曾一度下監。

富慈豪一隊事奉不到五年。雪鎮巴一隊則工作十五年之久。一七一五年他們回國渡假時，曾旅行歐洲各地，喚醒信徒當負起對特蘭貴帕宣教的責任。他們逗留在哈勒時，遇到青年人親岑多夫，對他影響甚深。親岑多夫後來成為莫拉維派宣教之父。雪鎮巴於一七一九年逝世。但哈勒差會在丹麥、德國、英國及美國得到不少朋友支持。

### 五、莫拉維差會的工作。

莫拉維教會的起源要溯自一四六七年，胡司 (John Huss 1370-1415) 的跟從者受到逼迫。瓦勒度派 (Waldensians) 此派認為聖經是最高屬靈權威。斥責彌撒，教宗制度等不合聖經的事。他們按字面解經，拒絕婚嫁，捨棄私產。與莫拉維派携手合作組織聯合弟兄會。該派受天主教反改教運動所掃蕩，殘留信徒於一七二二年在太衛的領導下投奔親岑多夫。他將靠近笛士登的園莊撥作他們居留之所。稱為「主的守望」園莊。後來成為環球宣教運動的中心與發源地。

親岑多夫 (Nicolaus Ludwig Zinzendorf 1700-1760) 是施本爾的弟子，也是富朗開在哈勒文法學院的學生。他年青時即決志為基督獻上一生的時間與財富。不久被推舉為莫拉維會的領袖，並着手建立該會屬靈生活的規範。一七三七年，他被選為莫拉維會的主教，領導該會全世界的宣教運動達卅年之久。他與富朗開無疑的是十八世紀最偉大的宣教領袖。



這時宣教事工發展到一新的轉機。一七三〇年，親岑多夫訪問哥本哈根，遇到二位從西印度羣島來的黑人，二位從格陵蘭來的愛斯基摩人。他們請求親氏派遣宣教士前往傳教。他深受感動，決定爲這呼籲作些事。當他回到「主的守望」園莊時，向全體會衆挑戰。響應非常熱烈。

一七三二年，他們差派第一批宣教士到處女羣島中的聖多馬島，向黑奴傳福音。一七三三年，又差人到格陵蘭島去傳道。一七三四年，差人去處女羣島中的聖克羅斯島傳福音。到聖克羅斯島的宣教士，第一年就死去十個人。但不久就得到新的宣教士補充。他們又開闢新的工場。一七三五年到蘇里南，一七三七年到黃金海岸和南非。一七四〇年到達北美的印第安人中去。一七五四年到牙買加。一七五六年到安提柯。從一七三二年至一七六〇年，莫拉維差會共差了二二六位宣教士在十個國家傳福音。

羅賓遜在其「宣教史」第五十面中說：「莫拉維會的宣教事工，在廿年中所作的遠勝於英國國教與更正教在過去二百年中所作的。其偉大的成就是基於正確的宣教觀念。其觀念是：向全世界傳福音是教會全體信徒的共同責任，大家當同心到各國去傳福音。到一九三〇年，莫拉維會已差了三千位宣教士出去，宣教士與信徒的比例是一比十二。

他們到處有良好的收穫。其原因是一個人人在宣教工場，三人在後方支持。宣教士受教育不多，更沒有受神學，這與哈勒的博學多才之宣教士完全相反。但他們却如使徒在當代的文  
化中被輕視爲「無學問的小民」。頭二位到格陵蘭的宣教士是作墳墓的工人。頭二位到西印度羣島的宣教士是陶匠與木匠。但他們都是敬虔熱心之士。他們的熱忱補他們知識的不足。當人問蘇任森宣教士，你是否準備妥當前往拉不拉多 (Labrador) 去傳道，他立刻回答說，「明天有一雙鞋子，我即可動身。」他們多是自費的。到達目的地也要準備自供自給。由於携妻帶子前往工場，所以可以生於斯，長於斯，死於斯，葬於斯。多年來，他們以堅柔勤奮的謙卑態度，去應付歐洲高度文明的成見與輕視。

二百四十年後，仍然保持向世界各國宣教的志願。他們有四處總部，分設在西德，英國，丹麥和美國。

丹麥哈勒差會與莫拉維差會的工作，在十八世紀成爲二個主要的差傳中心。一七九七年，荷蘭傳道會才告成立。

十九世紀在歐洲大陸有十五個差會相繼成立。德國領先有五個差會。一八二四年成立柏林差會。一八二八年成立禮賢會。一八三六年，德人哥士內爾 (Gossner J.E. 1773-1858) 他原爲天主教徒，後在柏林加入信義會工作，而創辦差會) 成立哥士內爾差會。一八三六年成立萊比錫宣道會。一八四九年成立赫曼斯堡差會 (Hernansburg)。一八二一年至一八七四年，北歐的斯干得那維亞的幾個國家也組織六個差會。一八二二年在法國成立巴黎福音差會。瑞士的巴色差會最早，成立於一八一五年。



以上各差會一直工作至今。第一次與第二次世界大戰，德國的差會損失最大。目前德國仍有一三〇〇人宣教士在全世界各國宣教。

## 六、福音復興運動。

十八世紀英國衛斯理約翰與懷斐特的福音復興運動，是該國宣教運動的根源。福音的復興與宣教運動兩者不是分道揚鑠的運動，乃是源自十八世紀頭十年的屬靈大能傾倒在整個教會一箭雙鵰的奇功。當時德國的屬靈偉人是敬虔派的施本爾，富朗開和親岑多夫。在英國的是衛斯理約翰與懷斐特，在美國的是愛德華滋。其牽線人乃是衛斯理個人與親岑多夫的接觸，及莫拉維會的人研究富朗開的工作而興起的。

一七三五年至一七三七年，衛斯理約翰在喬治亞州的福音宣傳會作牧養的工作。由於照顧移民的靈性花他全部時間精力，使他無暇兼顧印第安人的宣教事工。他所強調的基督徒弟道標準，教會的行政規律，對當地教會貢獻甚大。當他在喬治亞時認識莫拉維會親岑多夫的同工施勞恩伯 (Spengenber 1704-1792)，及其他莫拉維會的同工。該會所強調單純的信心，個人的敬虔和快樂的心靈，吸引他嚮往追求聖潔的生活。這時他覺得還沒有得救的確據。所以當他在歸程的大西洋中，遇到大風浪時，看見莫拉維的弟兄心靈中充滿了喜樂與平安，更感到自己靈性的貧乏，和心靈需要那意外的平安與喜樂。

回到英國後，衛斯理約翰仍保持與莫拉維會弟兄的聯絡。一七三八年五月廿四日，當他參加愛德徑街 (Aldersgate Street) 的禱告會時。那等候多時的大光照耀他的心靈，使他經驗從未有過的平安。這一簡單的經驗改變了整個英國基督教的面貌。在日記中他寫道：「我深感到有一股巨大的力量充滿了我，使我的心靈得到無限的溫暖。我單單信靠基督，從祂得到赦罪的確據，祂救我脫離罪惡和死亡的律。我得到了救恩。」

衛斯理約翰爲了要進一層明白莫拉維派的教義，前往德國「主的守望」園莊。他與親岑多夫相處多日，清楚救恩之道。從此他就開始單傳救恩的事奉。他每天講道三、四次達四十年之久。在歷史上成爲最偉大的傳道人之一。其工作後來組織成爲衛理公會，在英美兩國先後發展。他的工作不但拯救了英國道德的生活與宗教的危機。也帶進了威廉克里近代的宣教運動。

## 七、英國早期的差會。

一般認爲英國的宣教工作，於一七九二年由宣教之父威廉克里開始的。事實上，這種說法不大準確。因爲在這之前已有三個差會，在北美殖民地進行宣教事工。

第一個差會是一六四九年成立的新英格蘭福音傳道會。顧名思義，可知其組織是在北美印第安人中工作。他們最初投資一萬二千英鎊在地產上，將收入作爲支持北美宣教工作的需



要。第一位宣教士是艾里奧 (John Eliot 1604-1690)，他在北美印第安人中工作五十年之久，一六六三年將聖經譯爲土話。該差會在北美的宣教事工維持到美國獨立戰爭爲止。

聖公會於一六九八年成立一獨立的差會，名叫基督教知識促進會 (Society for Promoting Christian Knowledge)，其主要領導人是布銳 (Thomas Bray 1656-1730)。受倫敦主教封爲馬里蘭教區長。其主要的責任是在移植新大陸的白人中作培靈的工作，而不是作宣教的工作。其方法是出版並流通基督教書刊，強化傳道人的圖書館。該會工作範圍遍及新大陸各地，事實上成爲一個宣教機構。該會後來從事各種宣教活動。但仍以教育與文字事工爲主。在十八世紀丹麥哈勒差會於南印度的工作發生危機，他們大力支持渡過難關。二六〇年來，該會廣爲各差會供應當代優良基督教書刊。一八三五年起，他們自己出版書籍，今日該會書局遍佈全球。

「英國海外福音宣傳會」是英國教會最老的差會之一。她與英行差會 (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 是姐妹差會。該會是一七〇一年由皇家的憲法規定而創立的。屬於高派。有二個主要的目標：培養英國在殖民地的信徒靈性，免得轉向異教。其次向當地人民傳福音。在整個十八世紀中，該會工作很受預算所限制。所以工作區域只限於美洲的殖民地及西印度羣島。當時美洲殖民地亟需要教牧人才與宣教士，該會提供及時需要，其功不可沒。

## 第六章 英美更正教差會的起源

一七五〇年至一八五〇年

### 一、在英國的差會起源

如果說，西方殖民主義是由戴加馬開始的，那麼更正教的宣教事業可說是威廉克里促成的。克里在宣教運動中的地位與馬丁路得在改教中的地位一樣。雖然在克里之前已有宣教事工，但他仍被公認爲「近代宣教之父」。

近代宣教運動是有許多客觀條件促成的。東印度公司開發遠東的財富，建立了全世界的貿易網，不但爲殖民主義開路，也便利了全球的宣教事工。蒸汽輪船的發明，使遠洋航海更快更安全。庫克船長的航海壯舉，大大激勵威廉克里的宣教心志。

教會的復興對宣教事工則扮演更重要的角色。歐洲敬虔派的運動與英美福音信仰的復興，促使教會踏上全球宣教的征途。在克里之前，英國教會已蘊釀着宣教的風氣。一七一九年，華滋寫了一支偉大的宣教詩歌：「太陽所到之處，基督必要掌權。」衛斯理查理也以宣教爲主題，編寫了一些詩歌。一七二三年，蘇格蘭的米拉羅伯寫了一部宣揚基督教勝過異教的



歷史。其主題是論及異教徒悔改歸主的需要與代禱。這個意念迅速傳開。二十年後，宣教的禱告小組遍佈英倫三島。他們專為異教徒悔改事代禱。

一七四六年，波士頓的新英格蘭信徒收到邀請書，要他們參加為宣教事業的「七年禱告運動」。美洲的教會領袖愛德華滋立即響應。次年他再發出呼籲，請所有信徒參加福音遍傳全球的事業禱告。大約四十年後，愛德華滋的小書在諾森湯賽傳道人聯誼會中，由威克里夫介紹給英國的教會。他宣讀小書後，立刻呼籲浸信會的教會與牧師們，固定在每月第一個禮拜一同心為外邦世界歸主事禱告。其呼籲書如下：

「讓我們全心體會救主耶穌的心意，要以福音遍傳為禱告的首要目標。我們謁誠歡迎所有基督教團體宗派與我們合作，同舟共濟。誰能逆料這種聯合禱告，會產生何等大的果效呢？」

在這時候，威廉克里 (William Carey 1761-1834) 登上舞臺。十四歲時，他尚在哥克勒湯當鞋匠。十八歲悔改後離開英國教會，參加「不從國教的團體」(Nebulous Body of Dissenters 此名乃給予一般不遵守英國國教規矩者。一七三〇年成爲一特殊團契)。立刻在附近教會講道。不久他加入浸信會。二十六歲時，由蘇特立夫、銳蘭、和富勒三人按立他為牧師。這些年日中，週日他仍然作鞋的生意及在學校教書。主日他就去講道。可是一有空閒，總是手不釋卷。其讀書的嗜好，無疑的是從當過校長的祖父與父親而來的。他苦心自

學拉丁文，希臘文，希伯來文，意大利文，法文和荷文。他否認自己是天才，只說自己是苦學者。

當他讀到庫克航海遊記。第一次激起他對宣教事工的念頭。他繼續閱讀海外地理、歷史和人文的書籍。如古特立 (Outhrie) 的「地理誌」，與愛德華滋著的布銳納德 (David Brainerd) 的「生日記」。以及有關新英格蘭的艾里奧、丹麥哈勒差會、莫拉維會等的歷史文獻。他將所得到的資料，自繪世界地圖。他的鞋舖堆滿了書籍，他皮的帷裙滿了村莊的圖畫，牆壁上却滿世界地圖。但在窗口却佈置美麗的花朵。

一七九二年，克里出版了一本八十七頁的書。取名為「基督徒對異教徒悔改的責任。」該書被公認是勸勉宣教事工最有力的書，與馬丁路得的九十五款條，在教會歷史上具有同等的影響力。克里不是單唱高調，乃以行動配合。其目標是立刻組織差會，差宣教士到外國去。但事情並不那麼簡單，加爾文派在諾森湯賽傳道人的年會中大加反對。當克里提議討論「大使命」時，銳蘭約翰博士當面指責說：「青年人，坐下。當神要叫外邦人悔改時，祂知道怎樣作，而不用你我操心！」

克里並不喪志，他乃利用每一機會鼓勵本地教會關心非基督徒世界的需要。他並不孤單，有些人開始接受他的異象。其中有蘇特立夫、富勒和皮爾士。雖然他們竭心盡力討論草擬計畫，但這理想畢竟太新奇陌生，故阻礙重重。



一七九二年五月三十日，浸信會傳道人聯會在諾丁漢開會。克里用以賽亞書五十四章二至三節的經文，傳講一篇劃時代的信息。其中有二句話成爲今日家曉戶喻的名言：「期望神行大事，努力爲神作大事」。信息震動會場，他立刻請求採取行動。可是那些懶惰爲神作事的弟兄們，面對這艱鉅的使命都畏縮不前。會議中斷。但克里在未作出會議結論的記錄前，他必須提出另一計劃書，於十月二日在富勒的吉特令禮拜堂報告「關於浸信會在異邦傳福音的事工」。在白天公開的聚會中他沒有機會提出該報告書。克里是被一位寡婦瓦里斯（Wallis）招待在福音客棧。當晚小組聚會中有十二位牧師與一位平信徒領袖。克里再推動這事。許多牧師都說，教會貧乏無力，建立宣教差會是困難的。到這幾乎絕望的地步，克里從口袋中取出莫拉維差會的期刊，聲淚俱下地說：「只要你們念這本期刊，知道他們如何爲基督的緣故，勝過一切攔阻，你們就會憑信心前進了！」這句話扭轉局面。他們立刻採取行動。會議的議案決定，組織專向外邦傳福音的浸信差會。福吉（Reyond Hogg）被委爲財政，富勒任書記。這差會由信徒個人奉獻支持。當場十三人爲基本會員，奉獻了十三鎊二士令六便士。克里向全世界宣教的計畫不再是孤軍獨戰。他現在擁有銳蘭的才能，富勒的影響力、蘇特立夫的口才和皮爾士的熱心。這個陣線成爲克里的信心和鼓勵。

組織差會是一件事，推動差會實際行動又是另一件事。家庭、經濟與工場的困難紛至沓來。克里的父親認爲他是瘋狂了。妻子不要與他同往，但問題終於一一解決。一七九三年元月十三日，克里動身前往印度，同行的有不情願的妻子，四個孩子及二位同工。五個月後，他抵達印度，在那裏忠毅事主四十年！

由於受到克里的書信報導的影響，在英美有許多差會相繼成立。一七九六年，蘇格蘭格拉斯高宣道會成立。一七九七年，荷蘭傳道會成立。一七九九年，英行教會成立。一八〇四年，大英海外聖經公會成立。一八一〇年，美國海外傳道會成立。一八一四年，美國浸信會差會成立。一八一六年，美國聖經公會成立。克里在十九世紀對宣教的影響是難以形容的。難怪他被譽爲「近代宣教之父」，少有人持異議。

## 二、在美國的差會起源。

聖靈在大西洋的另一岸，也興起一般人參與宣教事工。一八〇二年，神呼召在農場耕作的穆爾斯（Samuel J. Mills）去傳福音給萬民聽。四年後，他順服從天上來的異象，進麻州威廉頓學院進修，準備全身事奉。在該院他與同心合意的弟兄如：李察雅各，羅賓法蘭，魯密哈別，哈勒哥頓及來斯路德等，經常在一起禱告討論。有一天，正當他們前往經常禱告之處的路上，忽然雷雨大作，他們躲進一個草棚避雨，並照常舉行禱告會。禱告後，他們很有把握地站起來說：「只要我們肯，我們就能作！」當場決志作美國第一批海外宣教士，並簽下誓約以達成這目的。這就是那後來著名的「草棚小組」。他們在那裏點燃着了向全球佈



道的火把！

他們畢業之後，有幾位進到安多華神學院進修。該院是因有一般老派的加爾文主義者與賀普金斯的門徒，不滿哈佛神學院的自由主義而設立的。這新的學院承繼新英格蘭的敬虔主義和愛德華滋的福音派傳統，而成爲新英格蘭福音主義與海外宣教事工的根據地。後來勃朗大學的耶德遜、哈佛大學的紐維，友聯大學的諾特加進他們的組織，在耶德遜的領導下，組織宣教研究社。

一八一〇年六月廿八日，耶德遜，穆爾斯，諾特與紐維走了六英哩路，到布拉德福市參加麻州公理會傳道人年會。爲了表明作宣教士的心志，願意接受「牧師團」的指導和禱告。這班青年在會中陳述心願。大會將他們的志願交三人小組討論。隔天即得批准，並建議組織海外差會董事會。該建議立得大會通告，指定九人爲「美國海外傳道會」的董事。一八一〇年九月五日，在華明頓舉行第一次董事會。五位董事參加，討論並通過十四條憲章，選立執委，以一個三人小組爲核心。他們發表一封告基督徒公開信，請求支援這新的宣教事業。這就是美國海外宣教運動開始的簡史。今日美國教會提供更正教全球百分七十的宣教士、百分八十的宣教經費。

差會的董事們從開始就國內與國外佈道雙方並重。第二次在麻川烏斯特城的年會中，他們強調說：「董事會不會忽略新大陸的異教徒。」從一八一七年至一八八三年，該會在威洛

奇斯 (Cherokees)、威加掃 (Chikasaws)、卓陶斯 (Choctaws) 與達哥打斯 (Dakotas) 等地的十五個部落中傳福音。

海外宣教有許多難題，執委會與倫敦傳道會的總幹事時有通訊，並派耶德遜前往倫敦向差會當局請教有關工場事務與工作方法。倫敦傳道會議決支持耶德遜及其同工的工作，直到他們能自立爲止。同時也徵求其他差會共同支持。倫敦傳道會提議，美國的董事會保持平等自治的地位。並以緬甸爲第一個宣教工場。美國董事會接受這提議。一八一一年九月在哈特福 (Hartford) 舉行年會時，執委會決定四種工場的方式作爲宣教的行動：一、有古代文明的人民。二、有原始文化的人民。三、有古代基督教信仰的人民。四、有回教信仰的人民。

第二次董事開會時，董事指派耶德遜，諾特，紐維和哈勒四位青年爲宣教士。當時他們才收到一千四百元。作路費都不够，執委會考慮是否讓他們動身。一八一二年正月廿七日投票決定四人先動身，他們的妻子要等到了足够的路費才起程。他們正處在信心與掛慮之間的考驗。可是信徒們知道這四位青年要到遠方去傳福音。奉獻從各方源源而來。三禮拜中，他們收到六千元的奉獻。這筆款項足够他們的行裝旅費，並一年的生活費。

第一批出發的宣教士共有八位：耶德遜、紐維，諾特及他們的太太。哈勒高頓與來斯路德。五位男宣教士都是從安多華神學院畢業的。一八一二年二月六日，他們在撒冷禮拜堂舉



行差派典禮，意義深刻動人。禮堂擠滿人羣，情況猶如「大風吹動樹木。」

二禮拜後，耶德遜與紐維從撒冷搭加拉朋號船動身。其他同工於二月廿四日由費城搭哈莫尼號船動身。四個月後，他們到達印度。展開美國宣教事業的第一步。其他宣教工場也相繼成功。一八一六年在錫蘭。一八二〇年在近東。一八三〇年在中國。一八三四年在馬度拉等地開始宣教事業。

從撒冷到加爾各答的旅途中，耶德遜改變他對洗禮的看法，認為必須浸禮。於是在雪蘭坡時，他請克里的同工活德 (William Ward) 爲他施浸。同時辭去公理會的董事部之職，而轉入美國浸信會。耶德遜的這個行動，美國浸信會於一八一四年五月組織海外差傳部。耶德遜成爲該會第一位且最著名的宣教士。也因為耶氏的這個行動。東印度公司下令耶德遜離開印度。一八一三年七月十三日，耶德遜夫婦以「雖然疲乏，仍然追趕」的身體到達仰光。開始美國在海外第二輪的宣教事工。

其他宣教團契相繼成立。一八一九年，美國監理會成立差會。一八二一年，美國聖公會成立立差會。一八三一年，聖公會成立差會。一八三七年，信義宗也成立福音差會。今日各更正教的宗派大多有他們的海外差傳部。一九七六年出版的宣教手冊發表，全北美有六二〇個海外宣教機構。有三萬四千位宣教士及四億美金爲每年的宣教經費。

## 卷下：全球宣教的實況



## 第七章 十九世紀更正教宣教的擴展

來德里 (Kenneth Scott Latourette) 在其七大卷的基督教擴展史中，用三卷敘述第十九世紀的宣教事業。稱爲「宣教大世紀」。是的，在教會歷史上，從未有這麼有組織，集中一切力量，將福音傳遍地極的壯舉。

十八世紀末葉，英國更正教開始宣教事業。一八一〇年美國成立第一個海外宣教團體。在十九世紀中，更正教的國家一個一個地差派宣道士到異邦世界去傳福音。到該世紀末葉，幾乎所有的更正教國家都參與宣教事業。

### 一、十架與國旗。

在拉丁美洲，一八一〇至一八二四年間，西班牙的殖民勢力逐漸消失。但歐洲的殖民勢力與宣教事業却在亞洲、非洲、南太平洋羣島及中東同時擴展起來。三個主力參與其事：外交官、商人和宣道士。在當地人的眼中，認爲這是帝國主義的三個侵略方式：即政治、經濟與文化的侵略。

從地理上看：十架是隨國旗而到達。最早丹麥哈勒差會的工場，就是當時丹麥在印度東



海岸的殖民地特蘭貴帕。英國的宣教士在十九世紀中，也是隨着英國國旗到達印度和非洲。荷蘭和德國的宣教士則大批隨荷蘭旗進入印尼。北歐的國家因為沒有殖民地，所以宣教士未集中在一個地區。美國的宣教士分佈最廣，在遠東特別多，在拉丁美洲只有一二個小規模的安立甘差會。

從年代上看：則是國旗隨着十架而到達。宣教士早就到南太平洋羣島，然後英法的殖民主義才到那裏。在非洲中部的蠻荒地帶，是宣教士先去探測，為宣教與商業鋪路。宣教士請歐洲的國家去攔阻阿拉伯人在非洲販賣奴隸的惡行。宣教士常越過殖民區，把福音帶到更邊遠的地帶去。

北非是西方差會最遲開荒的地區。一百五十年之久，數以千計的宣教士經過北非到中東，印度和東南亞，但到一八八〇年代，才有第一批更正教的宣教士留下工作。

## 二、四種的差會。

近代宣教事業以各不同的方式進行：

第一種是超宗派的。如倫敦傳道會，美國海外傳道會等。但這二個團體後來變成公理會的差會。德國最早的差會也是超宗派的，後來却歸於各自的宗派。

第二種是宗派差會。由原先超宗派而變化來的。宗派供應差會需要，計畫指揮差會活動

。英國國教最特別，該教派有十一個獨立差會，但沒有一個是該教派正式的差傳機構。

第三種是信心差會。在十九世紀中葉興起的。最早產生於英倫。一八五二年成立的西掌拿醫藥傳道會（今為聖經醫藥傳道會）。一八六〇年成立的英絨差會（今為黎巴嫩傳道會）。一八六五年成立的中國內地會（今為海外基督使團）。其他的也相繼成立。到十九世紀末葉，單在英國就有二十多個信心差會。在美國也成立不少信心差會：一八六〇年成立的婦女聯合宣道會（今為基督徒事工聯合會）。一八八七年成立的宣道會。一八八八年成立中國內地會北美分會。一八九〇年成立的協同會。一八九三年成立的蘇丹內地會，及一八九五年成立的非洲內地會等。

以上三種差會的機構方式和供應制度各不相同，但工作方法大致一樣。他們都作佈道，醫藥和教育的工作。兼顧整個人在身體，思想和心靈上的需要。

第四種是專門性的差會。這種差會常只服事某一種人民。如猶太人，印第安人，愛斯基摩人，聾人，盲人，軍人，孤兒，婦女，孩童，痲瘋病患等等。有的只從事某一事工，如教人識字，文字、廣播、飛行、社會福利、賑濟等等的工作。有些差派宣教士，有些只支持經費。

一九六七出版的近代宣教事工的百科全書，列出以西方為基地的差會共有一四三七單位。一九七六年出版的第十一版「宣教手冊」，列出在北美有六二〇個差派宣教士或支持經



費的差會。這是過去二七〇年宣教運動的成長概況。

### 三、聖經公會。

沒有聖經公會，宣教事業也不能發展的這麼迅速。各更正教的國家都各自組織聖經公會。其中有五十九個今日屬於聯合聖經公會。總部設在倫敦。多年來有四個聖經公會對全球宣教事業作出巨大的貢獻，就是：一八〇四年成立的大英海外聖經公會。一八〇九年成立的蘇格蘭聖經公會，一八一四年成立的荷蘭聖經公會，及一八一六年成立的美國聖經公會。

聖經公會是獨特的。在世界史上，從來沒有單爲了一部經典的翻譯，印刷，分發而成立這麼多的機構。聖經公會不管各差會之教派如何，神學立場怎樣，地理距離多遠都與之密切合作。因爲聖經公會只負責出版事宜。翻譯的工作乃是在聖經公會的語言學者指導下進行的。分發工作除了聖經公會自聘售經佈道員之外，也借重當地的宣教士協助銷售。他們出版聖經不加註脚或評論。這樣才能得到各差會之合作。他們售賣聖經而不贈送，只爲閱讀而不爲其他目的。聖經常以低過成本的價格出售，使所有的人都能買得起。聖經公會與其他差會一樣，需要本國教會奉獻支持。

### 四、宣教士的品質。

十九世紀宣教士的幹才如何呢？從學歷來看，其間差距甚大，從識字無多的技工到大學畢業生都有。德國和蘇格蘭的宣教士受教育較多。美國早期的宣教士多受過高等教育，他們在東岸受大學或神學院的訓練，後來在遠東及中東開辦許多著名的教育機構。英國的宣教士較少受高等教育。從一八一五年至一八九一年，英行教會派出六五〇位宣教士，只有二四〇位受過大學教育。多數是平信徒，而不是經過按立的牧師。一七九六年，倫敦會派第一批卅名宣教士到南太平洋去，其中只有四位是按立的牧師，其他的不過是技工。有一事要提的，當日英國沒有像美國有那麼多的大學和神學院。因此只有少數大學生獻身於宣教事工。

十九世紀下半葉信心差會興起後，學歷較低的宣教士數量大增。信心差會運動之父戴德生特別爲學識較低的宣教士說話。信心差會的宣教士少有受過大學教育的，多數是從那時興起的聖經學校訓練出來的。

他們屬靈的素質如何呢？十九世紀的男女宣教士大多數是信心堅定，愛心洋溢的屬靈偉人。他們深信沒有基督的民族必要滅亡。所以甘冒生命危險，努力及時廣傳福音，搶救靈魂。白珍珠 (Pearl Buck) 爲其宣教士的雙親寫傳記時完全表明對宣教事業的支持。對宣教士她寫道：「早期的宣教士都是英勇的壯士，爲宗教的旌旗而戰。病弱者不能高舉宗教旌旗到海外去。他們是赴湯蹈火、以死爲榮的精兵。他們勇往直前，大聲疾呼，喚醒將亡靈魂，直到他們得到基督的救恩。搶救將亡的靈魂，是十萬火急的事！」



## 五、宣教士的遭受。

宣教士的遭受如何呢？在工作中，他們遭受人民的冷落，猜忌，敵視，逼迫，監禁。他們的家常遭劫掠，房屋被焚燒，教會被污瀆，生命受威脅。數以千計的宣教士帶着崩潰的身體回國。另有千百的宣教士死於熱帶病。數以百計的爲道殉難。但他們毫無後悔地堅持到底。基督的寶訓：「愛你們的仇敵，爲那逼迫你們的禱告」，成爲他們的座右銘。他們不是聖人天使，但他們是不平凡的信徒。他們是地上的鹽，世上的光。

最難堪的，是聽衆對他們所傳的信息的反應。多數是不歡迎，不相信宣教士，當然也拒絕他們所傳的信息。如果說外邦人是瞎眼的，急待宣教士傳遞真理之光，那是全然錯誤。在屬靈上他們雖是瞎眼，但他們並不知道。也不急待眞光照耀。在許多國家，宣教士必須等候多年，才見福音種子萌芽紮根。無限的忍耐，才能看見果實。

一八一三年，美國第一位也是最偉大的宣教士之一耶德遜到達仰光。一開始就受到各種困難與挫折所包圍。但他豐富的靈命。堅忍不移的精神。在萬難中竭力工作。六年之久才得一人歸主。第一位更正教到中國的宣教士馬禮遜，工作七年之久，才引導一人歸主。原始循道會在北羅得西亞工作十三年後，才有第一位非洲人受洗。在泰國的情形更壞。一八三一年美國公誼會開始工作，十八年之久竟沒有一個人受洗歸主。終於一八四九年撤退。美國浸信會有一位泰人悔改歸主。

## 六、艱鉅與耐力。

宣教士的死亡率甚高，尤以非洲爲然。最大的兇手是瘧疾、黃熱病、傷寒、痢疾。宣教士在非洲的歷史是充滿了冒險的英勇、忍耐的毅力、窮困與疾病、軟弱與死亡的故事。開荒的宣教士經歷了危險，勞累，痛苦，深入未知的蠻荒腹地。他們開闢的路徑滴滿了淚、血、汗的痕跡。

馬開 (Alexander Mackay 1849-1890) 在動身往烏干達前，向英行教會致告別辭說：「六個月之內你們可能聽說，我們之中有一位已逝世了。當你們聽見這消息時，請勿喪志，應當趕快派一人前往填補遺缺。」這是何等壯烈的預言。三個月後，八人之中死了一位。一年之後，五個人去世。不滿二年，只剩下馬開一人獨支大廈。面對這可怕的壓力，他仍堅持了十二年，最後也被熱病所吞滅！

西非是著名的「白人墳墓」。一九六〇年代，司提芬生拜訪非洲時，被所看見的宣教士墳墓所嚇呆。他說，「我的天啊！竟有這麼多宣教士死在這裏！」英行教會在獅子山頭工作



廿年中，有五十三位宣教士去世。賴比亞的死亡率更高。一八三二年，美國衛理公會第一位宣教士郭修 (Melville B. Cox) 在到達該地四個月後去世。他最後的壯語是：「寧有千人宣教士倒下，也不放棄非洲！」

有不少宣教士蒙召以血作見證。非洲雖似野蠻地區，但宣教士死於暴行的不多。因為歐洲人的努力，阻止了他們種族之間的戰爭，使他們可過平安的日子。殖民地的治安對宣教士的安全有相當的保證。在印度，除了西波伊 (Sepoy Mutiny) 暴動事件之外，鮮有宣教士殉道。但在中國就不同，差不多每十年就有一次大排外的暴動。外交官和商人可在租界中受保護，但分佈全國的宣教士却成爲羣衆忿怒的對象。一九〇〇年的拳匪之亂，有一八九位宣教士和他們的兒女喪生。有多少中國信徒殉難無人知道。除了回教地區外，中國確是最剛硬頑強的宣教工場。

### 七、傑出的宣教士。

十九世紀被稱爲「宣教大世紀」，因爲產生許多偉大的宣教士。在教會史上，從來沒有一個時代出現這麼多的宣教偉人。一九六五年，紐約宣教研究社出版的「宣教士生平名表」列有二二八六位宣教士的傳記。這裏只提幾個代表性的宣教士，供作勉勵。

近代宣教之父威廉克里，他在印度工作四十年，將聖經譯成卅五種印度及東南亞地區的語文。耶德遜在緬甸工作卅七年，將聖經譯成緬甸文，編著緬英字典。到他晚年時，緬甸教會已有七千信徒，一六三位宣教士。馬禮遜以廿七年的時間，準備將福音傳給這個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國家——中國。他平生最大的貢獻是將聖經譯成中國文理，並出版六大卷的中英字典。克里、耶德遜和馬禮遜，在基督教文字事工上的鉅大貢獻，使歷代宣教士永受其益。

在各國宣教偉人的名單中，中國最多。如威爾爾、李雅各、丁韞良、郭士立、戴德生、古約翰、費大衛、李提摩太等等。

印度偉大的拓荒者如：杜夫、希伯、司久德、杜賓、米勒威廉等等。

在日本，希雅各、凡白克、和白倫撒母耳三位傑出的宣教士奠定了基督教的基礎。凡白克是天才語言專家。其流利準確的日本語，令其同工驚奇，也爲許多日本朋友所稱讚。他是當代的教育家，佈道家，演說家，翻譯家，輝煌的政治家，和基督謙卑的僕人。他以西學爲基礎幫助日本建立近代的教育體系。他協助草擬明治維新憲法。所以贏得最高的榮銜——旭日大勳章。逝世時，日本政府爲他舉行國葬之禮。

一八八五年，長老會的安得活和衛理公會的亞朋塞勒，在復活節主日踏上韓國國土。爲韓國建立了兩個根基穩固的教會。

在南太平洋，有三位傑出的約翰：培頓約翰、巴德遜約翰、吉治約翰，他們都建立了教會。諾門遜在蘇門答臘五十六年之久，親眼看見從前獵人頭的民族，建立教會，現在長成爲



一個有百萬信徒的教會。

在中東，美國公理會藉着教育機構對亞拉伯的民族主義者傳福音，果效卓著。漢林在伊斯坦堡創辦羅柏學院。布立斯在貝魯特創辦敘利亞更正學院，今改名為美國大學。一九二〇年，費沙爾王為該院的貢獻見證說：「布立斯博士是敘利亞之祖父。其子現任該大學校長的哈活是敘利亞之父。沒有該大學的貢獻，獨立運動是永不會實現的。我們亞拉伯人欠下他們的恩情債。」史密斯愛里與范大克共同譯了亞拉伯古文的聖經。

非洲的宣教事業怎樣呢？歷代聞名的李文斯頓大衛，深入非洲腹地，揭發亞拉伯人販賣奴隸的惡行。並為基督教宣教與經商鋪路。其岳父莫法德稱他為「蠻荒的使徒」。他在那裏工作五十七年，主要的工作是將聖經譯成當地語言，並建立本地教會。在非洲還有其他的拓荒英雄，如：高來福、寇賴、史第活、法拉賽、馬開等。

## 八、宣教士的成就。

十九世紀的宣教士確是一羣不平凡的人物。男女宣教士多是獨立奮勇對抗當時社會的罪惡和陋習。如在印度的寡婦殉葬，廟妓，童婚，賤民階級；在中國的婦女纏足，吸鴉片，溺嬰；非洲的多妻，販賣奴隸，殺死雙胞胎。宣教士在世界各地開辦學校，醫院，診所，醫學院，孤兒院，痲瘋院等。他們救助那些被社會所唾棄的可憐者。他們與家人甘冒大險，協助

當地人民應付饑荒、水災、瘟疫。他們率先救援棄嬰，教育婦女，解放婦女。此外，最重要的將基督救人的福音傳給外邦世界。他們感化蠻人為聖徒，以當地人才建立遍及全球的基督教會。十九世紀末，福音實實在在已傳到地極。來德里在其「美澳非的大世紀」一書第四六九面中說：「除了十九世紀以外，在歷史上，不論基督教或其他宗教，從來沒有在同一時期中將其宗教傳到如此廣大的地區」。十字架使者的踪跡遍佈全球：從格陵蘭的冰原到非洲的森林。從土耳其到東京，從開羅到好望角。從蒙特禮到蒙特維都。從太平洋羣島到印尼，到處教會、禮拜堂、醫院、學校林立。當然世界上，還有一些地區尚未有宣教士的駐節。這多是因為當地政府的限制，而不是教會無力或不願意貫徹全球宣教的事業。在這一世紀教會真正有「各族、各方、各民、各國」（啓五一九）的代表。來德里說的對，這是「宣教的大世紀！」



## 第八章 廿世紀更正教宣教的發展

在十九世紀下葉，宣教事業有三項非常重要的運動發軔：就是信心差會運動，聖經學院運動，及基督教大專學生運動。到廿世紀仍然結果纍纍，在北美大放光彩。除了大專學生運動於卅年代式微外，其他二項運動仍興不衰。

### 一、信心差會運動。

信心差會是那些超宗派的宣教機構，一切需要沒有宗派固定支持，所以要憑信心仰望神。宣教士雖有維持生活費的基本指數，但沒有保證。信心差會不勸募，不舉債。他們只將需要公開告訴基督徒，並仰望神感動祂子民的心而按時奉獻。

信心差會從未存心怎樣與大宗派競爭，但大宗派對信心差會却有戒心。每個信心差會都有他們的信仰宣言，每個同工必須簽署諾守，以堅持他們保守派、福音派的立場。信心差會的另一特點，就是持久的素質。有的已超過一百年，有的將近百年，但仍非常強大。

信心差會多數是穩健有力地增長，不少信心差會今日已超過一千位宣教士。威克里夫聖經翻譯社有三千五百位同工，學園傳道會有六千位同工分佈在九十七個國家工作。



信心差會富創造性，廿世紀許多改革性的宣教事業都是由信心差會計劃推介的。如：廣播、航空、聖經函授課程、福音唱片、福音錄音、匣式錄音帶、深度佈道法、延伸制神學教育等。

在過去的年日中，信心差會大多受聖經教會、浸信會與基督徒團契所支持。他們的宣教士多是來自聖經學院。在國外的的工作，他們集中力量於傳福音建立教會。在醫藥方面，維持數十間的醫院，及數百間的診療所。在教育方面，單在非洲，開辦並維持數千間小學，及少數的中學。在神學教育方面，向來只開辦聖經學校，近來才開辦少數的神學院。

### 二、聖經學院運動。

一八八〇年代，在北美的聖經學院超過信心差會運動。一九六二年出版的威孟著，「北美聖經學院歷史」，列出在美國與加拿大共有二四七間聖經學院。今日數目當然更多，單在加拿大就有五十間。最早的是一八八二年成立的奈益聖經學院，其次是一八八六年成立的慕迪聖經學院，一八九四年成立的多倫多聖經學院，一九〇〇年成立的布林頓聖經學院。從開始聖經學院就對國內外宣教，佈道與聖經並重。

近來這些聖經學院都加上文學課程，以便頒發文學士學位。今日有六十九間聖經學院是美國聖經學院學籍聯合會的會員。一九七七年共有三五八九五位學員，學生數比前年增加百

分之六。

信心差會的宣教士候選人多數來自聖經學院。如哥倫比亞聖經學院，奈益聖經學院，慕特拿馬聖經學院，普來里聖經學院，多倫多聖經學院，蘭嘉士哲聖經學院，及其他的聖經學院，每年都供應大量海外宣教士。自一八九〇年開始，慕迪聖經學院共有五千四百位校友參加二四五個差會，在一〇八個國家中宣教。到一九七六年，仍有二〇二二位該校校友在工作。這就是說美國海外宣教士，十八人中就有一位慕迪校友。一九七六年，由於一些國家政治因素，有一一〇位慕迪校友離開工場回國。

歐洲與英國的聖經學院，在數量上不如北美之衆多，但在供應宣教士的事上，也扮演重要角色。今日在歐洲大陸約四十間聖經學院，英國有廿九間聖經學院，共有學生三千名。其中有些是長期供應差會宣教士的聖經學院，如一八五六年在倫敦創辦的司布真學院，一八九二年在格拉斯哥創辦的聖經訓練學院，一八九二年在策士偉的聖經學校等。

### 三、大專學生運動。

聖靈大能的另一運動就是一八八〇年代開始的大專學生運動。這個運動是始於：普林斯頓大學畢業生魏羅伯的宣教異象，十九世紀偉大佈道家慕迪的屬靈能力，及當時在康奈爾大學念書的慕特組織天才。一八八六年夏天，有一百位大學與神學院的學生，在麻州黑門山慕



迪靈修會中，簽下普林斯頓誓約說：「我立志，在神的旨意下，成爲海外宣教士。」一八八八年，他們在紐約成立「大專學生海外宣教志願運動差會」，慕特爲主席，魏羅伯爲巡迴幹事。不久這運動蔓延及美加各大學甚至歐洲的大學去。魏羅伯爲該運動提出一個口號：「在這一代中將福音傳遍地極」。

該運動的另一特點是每四年一次的宣教年會。首次於一八九一年在俄州克利弗蘭舉行。多年來成千上萬的大學生參加這年會，聽從基督的呼召作宣教士，在普林斯頓誓約上簽字。一九二〇年，在德慕因的年會爲最高記錄。以後逐年減退。一九三六年，在印第安波利舉行最後一次年會。五十年來，該運動推動了二萬零五百位宣教士到海外去宣道，多數是美國學生。今日學園傳道會的學生宣教團契繼承大專學生運動的宣教事業。

#### 四、殖民主義的遜位。

聯合國的會員自一九四五年的五十一國，增加到今日的一四九國，多數是宣教士曾在那裏工作的第三世界。廿世紀殖民主義體系在亞非的崩潰是件意義深長的大事。它不但平衡聯合國中的勢力，也大大影響全球宣教事工的趨勢。有三項特別的大改變：基督教形像的改變；本國教會地位的改變；宣教士角色的改變。

基督教在第三世界一向被視爲「外國教」，且與殖民主義相提並論。現在殖民系統不存，這塊絆腳石也除去了。當年宣教士不幸與殖民主義同時進入亞非，幸而今日未與殖民主義者同時撤退。現在亞非基督教多自立更生，與當年歐美帝國少有關聯。宣教士不再被指爲「文化侵略者」，本國基督徒也不再被稱爲「西方帝國主義的走狗！」

本國教會的地位也改變了。絕大多數的本地教會已經獨立，他們不再依靠西方母會。第一次可以依願而行動，本國教會領袖與宣教士已平起平坐。教會領袖可以自己當家，如認爲不需要宣教士，可以拒絕宣教士。他們只順服聖靈的權威，而不必聽從宣教士的指揮了！這也是說，宣教士的角色也改變了。當初他們是主人，後來退居爲同事，現在却是僕人了。不但是主耶穌的僕人，也是本地教會的僕人。這個難堪的角色，因爲時機已到，不得不順服。亞非各國獨立後，東方各大宗教重現活力，從守勢轉爲攻勢，有的要求成爲國教，有的揚言驅逐宣教士，有的訴請政府制定反對改變信仰條例，以攔阻基督教的擴張。有的甚至差派異教宣教士到西方去，以致目前美國有許多人對東方神秘宗教，參禪靜修，瑜珈，和禪宗等大感興趣。

#### 五、共產主義的興起。

自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共產主義已成爲各宗教的災難。他們在亞洲大大得勢，並滲透非洲及拉丁美洲。中國大陸、外蒙古、北朝鮮、越南、老撾、柬埔寨等地的宣教工作均已停頓



。蘇聯與中共都想在非洲不安定的國家中得漁翁之利。拉丁美洲許多國家的赤化近於成熟。共產主義的政權伸展到那裏，那裏的教會與差會就要遭殃。雖然今日的國際共產主義，不像過去是全球一統的超級政體，但若宣告它的衰亡，尚言之過早。

## 六、宣教事工之減退。

戰後西方大宗派對宣教之關心與活動大大減退，且形成趨勢。下面列舉六大宗派的情形可見一斑：

海外宣教的人力	一九七一年	一九七六年
美國浸信會	二九〇人	二一四人
美國聯合長老會	八一〇人	四三八人
美國長老會	三九一人	三五二人
聯合聖道公會	一一七五人	七八八人
美國聖公會	一三八人	七六人
聯合基督教會	三五六人	一七七人
總共	三二六〇人	二〇四五人

他們撤退是基於下列的一些實際情況：一、目前本國教會已獨立長大，差會逐步的撤退

是策略性的行動。二、民族主義的抬頭，使宣教士在工場的生活與工作越來越難，有的工作已經關門，所以差會當局不能派那麼多的宣教士出去。三、自由派神學院的學生數減少。以致宣教士與教牧人才均告短缺。四、大宗派的行政預算大減，所以必須裁減辦事處人員。保守派的差會不贊成支援民權活動、社會福利活動、政治活動。五、新神學派的普救論，認為人類不必認識耶穌而可得救，故不需宣教。且美國本身需要龐大人力財力，故不必往普世去傳福音。不是所有的大差會都在撤退，保守派的差會仍然擴展宣教事業。美南浸信會仍是年年發展。可見神學理論在宣教事業上確是扮演重要角色。

大宗派雖然在撤退，但保守福音派的宣教事業却大有進展。宣教士超過一千名的老差會較難發展，主要原因是每年有人退休死亡，新的宣教士只够補缺。新成立的差會進步迅速。如一九四二年成立的新部落差會，目前有九五〇名宣教士。一九三五年成立的威克里夫聖經翻譯會，目前有三五〇〇位同工。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才成立的差會，如大歐洲差會、遠東福音佈道會，目前均有一、二百位宣教士。

## 七、短期的宣教計畫。

一九六〇年代有兩項新的發展：即短期海外宣教士，暑期海外宣教事工。這兩項計劃適合時代青年人的性情，反應甚好。在這噴射機時代，交通方便，這計劃容易推行。有些差會



每年新進的同工中有一半是短期性的。有些大宗派的差會，與一個信心差會規定，宣教士候選人必須先有一、兩次短期的經驗，然後才可成爲長期性的宣教士。

暑期海外宣教事工比短期海外宣教事工更爲普遍。每年暑期數以千計的大學生在一些差會當局的安排之下，前往海外工作。旅費自備，有時膳宿費也自己供應。他們按不同的才幹在不同的崗位上事奉。暑期結束後回到大學。可將工作的經驗與負擔分享給其他的同學。有些基督教大學報導，暑期宣教事工完全改變學生對宣教事工的態度。

這兩項宣教事工的成效如何，目前仍難作評論。據最近的資料。百分廿五的短期宣教士已決定作長期的宣教士。有些差會報告其指數更高。國際海外佈道會報告，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七四年的廿五年中，他們差出一〇八位短期宣教士，平均工作年爲二年二個月。在一〇八位中，有六四位成爲長期的宣教士，三位自動作第二期的宣教士，四位加入別的差會爲長期宣教士。百分六十三之短期宣教士成爲長期的宣教士。另外十五位爲駐堂牧師。自由衛理公會的差會也有類似的情形。該會曾呼召「志願海外事奉」計劃。頭十年約有一千人參加，其中有百分六十二在最近的五年期中成爲長期宣教士。

根據最近對短期宣教士起初動機的調查報告，發現二件事：更明白宣教士的目標和目的；更容易在別的文化中發展基督教事工。調查的結果顯示出，百分九十八認爲對宣教士自己對工場的認識比別人幫助他們更重要。大多數短期宣教士回家後，對他們的經驗非常滿意，

只有百分之三點一放棄宣教工作。百分之零點四影響人不作宣教的工作。根據各差會的調查反應，百分之五十四到七十三都是好評。其評語如下：「極有生產性的」，「大有進步性的」，「時代性的」，「創造性的」，和「改革性的」。

#### 八、福音廣播差會。

百年來的宣教年會常唱：「讓風成爲有力的聲音」。這句話自一九三一年聖誕節，第一個福音廣播在厄爾瓜多的魁都城開播以來，又有不同的意義了。當時該電台只有二五〇瓦特電力。目前全世界有六十五座電台是由宣教機構經營的，此外每週還有數以千計的節目通過商業性的節目向全人類播送神的救恩。

一九四五年在馬尼拉成立的遠東福音廣播公司，是今日福音廣播工作的典型。目前他們每週用亞洲與拉丁美洲七十二種主要的方言，一四九六節目小時，在廿七個發射台播揚真理。他們主要的廣播站是在菲律賓的呂宋，印度洋的施濟島，韓國的濟州島，太平洋的賽平島和舊金山。遠東福音廣播公司在東京、新德里、邦加羅、椰嘉達、香港和新加坡等地有自己的錄音站。另有其他差會的卅五個錄音室參加錄製當地方言的錄音帶、寄往馬尼拉廣播。每個月平均收到來自一百多國家一萬八千多封信件。遠東福音廣播公司只是六十五個福音廣播電台之一！



此外，在賴比瑞亞的蘇丹內地會電台、厄爾瓜多世界福音廣播電台、韓國基督教聯合會福音電台、韓國福音聯合差會電台。在蒙特嘉羅、瑞西蘭、賽普魯斯、錫蘭、關島和慕那里的世界傳播電台。在日本的太平洋廣播協會錄製福音廣播與電視節目，由商業電台播出。伊索比亞的信義會電台，於一九七七年已由該國軍政府所接管。

### 九、聖經函授課程。

與廣播事業同工的有聖經函授課程。多數福音廣播電台都舉辦空中聖經學院。每年有成萬人參加這課程。生命之光函授學校，在印度用廿四種方言教導人學習聖經。自一九四〇年代至今已有一百萬學生了。函授課程有二項好處：一是免費；一是可在家中學習。在回教國家，許多人不敢到教會去，但已有千千萬萬人在家中學習聖經。

自一九六〇年開始，有三項重要的發展：教會增長，深度佈道，與延伸神學教育。

### 十、教會增長運動。

教會增長的研究是源自俄里岡州友津的教會增長學院。該院後與加州培城福樂神學院合併。成爲福樂神學院的「世界宣教研究所」。創辦人是以以前在印度的宣教士馬蓋文博士，他領導該研究所多年。比任何宣教學者都更致力於喚起國內教會與海外差會注意教會增長的

重要。馬蓋文所提倡的是指屬靈的增長。他不重視那龐大的預算，建築和機構。他認爲真正的增長是使多人悔改歸主，使萬民作主的門徒，使教會繁殖壯大。這是宣教事業的主要目標。在聖工中，傳福音救人與建立教會當居首位，其他的工作有其價值，但仍居次要。

有三個輔佐機構共同存在：教會增長公報（雙月刊），教會增長書社，及威廉克理出版社。許多福樂神學院的碩士論文已由威廉克理出版社出版。每年有不少教會增長講習班在美國各地舉行，以便回國渡假的宣教士參加研習。

### 十一、深度佈道運動。

深度佈道的構想是前拉丁美洲總幹事史笛拉肯博士發展出來的。其方法就是動員某國家或地區全教會的人力物力，在一定期間內將福音以口頭或文字的方式，傳遍家家戶戶。這個計劃如火燎原遍及世界各國，且有不同的名稱：在奈幾利亞稱爲「萬人新生命」，在薩伊稱爲「人人有基督」。在日本稱爲「總動員運動」，在瓜地馬拉稱爲「福音前進運動」，彼得斯博士（Dr. George W. Peters）以「飽和運動」一詞來總括這一類的佈道運動。

深度佈道的哲學是基於四個前提：一、多種多收。二、基督徒能够也必須在佈道上合作。三、當基督徒將人力物力並用時，神就會賜下加倍的祝福。四、少數的獻身者能震動全國。史笛拉肯博士研究近代各種滿有活力的運動後，歸結出以下的原則：「任何運動發展的程



度，與其動員全體會員經常宣傳的信仰程度成正比」。

## 十二、延伸制神學教育。

這個運動不是宣教士把本國已有的美好理論輸出外國工場，乃是拉丁美洲教會增長太快，原有的神學院不能供應够用的傳道人，以致有六萬傳道牧師沒有受過合適的神學或聖經教育。這種緊迫的需要，所以延伸制神學教育應運而生。

這些牧師傳道年紀較大，負有教會、田園、店舖、家庭等責任，不能輕易離開工作崗位。他們既然不可能「去」神學院受造就，那麼神學院就必須「來」到他們家中，使他們可以受神學的訓練。

這新的神學教育方式是於一九六〇年代，在瓜地馬拉長老會的神學院，由溫特博士（Dr. Ralph Winter）領導的。從那裡發展到全拉丁美洲、亞洲及非洲。過去八九年，延伸制神學教育的講習班已遍及三大洲。

這種分散式神學教育的基石，是一種特殊編製的自習課本，供學員按自己的程度，時間和地方去研習。同一地區的學員定期集中在中心地點，然後由教授作短期的指導、提示、討論、釋疑、考試，但課程內容則由學員事先好好在家研習完畢。

## 十三、新興的宣教風氣。

在六十年代中期，青年人，尤其大學生對宣教的興趣甚為低落，差會當局甚難找到新的宣教士。但這情形近來大有改善，宣教事工又成爲熱門的目標。這種可喜的轉變有若干原因：其中之一的就是：由校際大專基督徒團契主辦三年一次的爾巴拿宣教大會。一九七六年，有一萬七千人參加該大會，三千人因得不到房位而回去，七千八百人在宣教士的志願書上簽名。

另一項原因是：校際大專基督徒團契、導航會、學園傳道會等團契在各校園中作了美好的工作。每年有不少在校園與第一次認識耶穌基督的大學生，進入神學院研究真理。雖然多數出身於不信的家庭，但由於剛悔改，起初愛主的心正在生長，容易成爲好門徒，甘心跟從主到地極去傳福音給萬民聽。

最有力的原因，應是聖靈施恩運行在美國青年人心中。單看如火如荼掃遍全國的「耶穌運動」，我們就不能不感謝神再次關顧祂的子民。無論什麼社會階層，即使是知識份子都在重新關心宗教。靈恩運動進襲各大宗派，包括天主教在內。其結果是查經班在全國的信徒家庭、商店、學校、工廠、辦公室、銀行等處林立。聖經每年銷售達數百萬本。最奇妙的，這些現象不是什麼人爲的組織或誰做領袖來領導。十年之中，數以千計的「耶穌運動」信徒進



入聖經學院與神學院，不少青年人在神學畢業後進入宣教工場。宣教與復興一向並駕齊驅。復興帶來的結果，必使更多宣教士進入工場。許多差會報導，宣教士的候選人已超過他們所能差派的數目。

#### 十四、差會國際化。

以西方為基地的近代宣教運動，常是各更正教的國家共同參加。本世紀初葉，每三位宣教士中只有一位是美國人，目前已增至三人中有二人是美國人。其原因很簡單。第二次世界大戰，德國差會大受打擊，至今元氣尚未復原。英國從前是差派宣教士的大國之一，可是現在的宗教低潮是從衛斯理復興以來所未見的。大英帝國的衰敗，已無經濟力量支持海外以前工作的規模。現在只有由人力財力尚稱豐裕的美國，挑起向全世界傳福音的主要責任。

從前以英國為基地的若干信心差會，戰後已在北美設立分會。包括聖經醫藥宣教團契，日本佈道團、讀經會、北非差會。另有一些信心差會，原以美國為基地的，目前也在歐澳設分會，徵募人力財力。其中包括：威克里夫聖經翻譯社，宣教士飛行團契，福音唱片會、及世界廣播會等。

還有一些特殊性質的宣教團體，原只局限於美國的，近已成爲國際性的機構。如聖經社運動、青年歸主、國際基甸會、基督徒從業人員協會、兒童佈道會、生命之道團契、導航會、中學生佈道團契、青年生命團契、和學園傳道會等。有些直接參與宣教學工，有些是間接的，但他們都是努力將基督救恩傳遍世界！

#### 十五、基督教文字事工。

我們常聽人說，「宣教士教人識字，共產黨供人讀物」。這只知其一而不知其二的說法，容易引人誤會。其實宣教士一向重視文字出版事工。在印度北部的森蘭坡，克理的同工活德威廉開辦第一間差會出版社。一八二〇年代，美國宣教士到達中東後，向差會請求的第一件東西就是印刷機。一九一七年。布朗亞瑟報導說：「今日更正教差會在全世界有一六〇間的出版社，每年出版四億頁的基督教文字」。從那時起，全世界宣教出版社的出版物，正如尼亞加拉瀑布，湧流不息。

工作不斷進展，今日有幾間國際性基督教書局，在各地印刷，分發屬靈佈道書刊。如基督教文字佈道會、海外文字佈道會、文字佈道會、慕迪文字佈道會等。慕迪出版社目前在一百多個國家中，以一八四種語文出版分發福音文字。慕迪科學院所製造的影片，用廿一種方言在一二〇個國家中放映。

#### 十六、第三世界的差會。



若要敘述第三世界福音化是「白人的負擔」的故事，實在太長了。自第十八、九世紀西方宣教運動開始，他們就一直在那裏擔負傳揚福音，翻譯聖經，建立教會的責任。除了南太平洋的島民曾參加宣教事工外，沒有別的原住民參與這大使命。可是過去數十年，第三世界的「年青教會」開始負起向國內外宣教事工的責任。

今日有三千五百位第三世界的宣道士參加橫越文化的宣教事工。其指數一直增加。亞洲的韓國、日本與菲律賓等國領先。馬尼拉靈惠堂單獨支持國內外五十位宣道士。印度的東北部落，成爲一個廣大的國內宣教工場。在亞洲有若干超宗派的差會聯合會已組成。好像在美國的海外超宗派差會聯合會一樣。一九七〇年，六個自治的教會聯合組成亞洲宣道會。其目的是「藉着海外宣教的計劃，來完成基督耶穌的使命」。

一九七三年，有十四個亞洲國家的廿五位代表在漢城舉行第一屆全亞宣教會會議。一九七五年就組成亞洲宣教會。同年在漢城成立東西宣教研究與發展中心。其目標希望到主後二千年訓練一萬名亞洲宣道士。

一九七六年八月，來自全世界一千六百位代表在香港舉行華人福音會議。其主要的目的是想動員所有力量向國內與海外的華人傳福音，並注重華人信徒負起往普世傳福音的責任。筆者所著的「宣教學概論」中文版曾贈送給與會代表，三年來成爲華人教會與神學院重要的宣教學參考書。

一九七七年正月，印度福音團契主辦全印度宣教福音會議。來自全印度的三七四位代表，及廿五位從印度、韓國、日本、錫蘭、與英美的觀察員。大會的公報「神家通訊」已用廿種印度方言發行。該會議決定十三種宣教計畫，在未來的幾年中完成。

非洲與拉丁美洲的教會開始的較遲，但也開始他們對宣教上的貢獻。巴西已提供拉丁美洲百分之七十五的宣道士。西非的福音教會已支持一二五對宣道士，在本地與海外的宣教事工，多數是在奈幾利亞的野蠻部落中工作。



## 第九章 回教世界宣教的實況

### 一、前言。

無疑的，這是廿世紀宣教事業上特出的發展。都柔特在其「信仰的時代」一書第一五五面中說：「中世紀在亞拉伯半島所爆發而征服並統治半個地中海世界的事，是非常不平凡的景象」。是的，第七世紀回教突起與擴張是基督教從未遇過的威脅。

回教的創立者穆罕默德於六三二年逝世後，其門徒集結亞拉伯的部落份子開始向各地進攻，且輕易取勝。

不久，他們攻下大馬色、安提阿、耶路撒冷、該撒利亞、和亞力山大。六五〇年攻陷波斯帝國。後揮軍西征橫掃北非，摧毀當時基督教四分之一的禮拜堂——九百間。七一五年佔領西班牙的大部分領土，越過貝連尼而進攻法國。但於七三二年，在都爾之役爲查理曼所擊敗。不久之後，向東進攻中亞，經過凱培走廊抵達印度西北部的旁遮普。從此休戰五百年之久。

當突厥的烏託曼與中亞的蒙古人歸信回教後，於十三、四世紀又開始第二輪的大進攻。他們所經之處，對基督教毀壞無遺。到十五世紀時，突厥的烏託曼已佔領希臘和巴爾幹半島



。一四五三年，康士坦丁堡陷落。回教在印度北部一連串的襲擊，在十六世紀建立有名的蒙古帝國。一直到英國到達亞洲時為止。

回教徒從印度南下征服馬來半島，越過海峽到達印尼。從印尼向東北進攻菲律賓，却被南下的羅馬天主教徒阻止於岷達佬島。在過去一百年，回教仍不斷擴張地土，在非洲大有進展，正與基督教爭奪靈魂。

在世界的各宗教中，回教有其特點：一、擁有七億信徒。多數在非基督教地區。二、是唯一非基督教的普世性的宗教。三、是唯一非基督教而有全世界性的宣教。四、是唯一在基督教之後的世界性宗教。五、它是唯一佔領基督教廣大的地盤後，除了西班牙之外，再沒有被基督教所收復的宗教。六、多世紀以來，證實回教是在非基督教的宗教中最堅強的宗教。

事實告訴我們：今日全世界最難接受基督福音的是回教徒。蘇格蘭長老會在阿拉伯國家工作了八十年，才有一間教會，卅五位信徒。在北非、埃及的西部，工作了九十年，尚未建立一間本地教會。長老會的宣教士約翰遜在中東工作多年後說：「在中東，一個回教徒若要改變宗教信仰，他必須撕毀他的出生紙，放棄公民權，選舉權，工作證，成爲一個沒有國家的難民！」

## 二、回教田地為何如此乾癟？

有許多的事實，結聯在一起，使他們難接受福音：

(一)回教比基督教更晚創立。因此，穆罕默德大量採用猶太教與基督教的教義。成爲比別的宗教更像基督教。他們有了基督教的防疫針，使之更難接受真的基督教。

回教相信神有四種啓示：摩西的律法、大衛的詩篇、耶穌的福音、及穆罕默德的可蘭經。這是說明回教接受舊約和四福音是神的啓示。但回教的教訓說，那後來的啓示比先前的啓示更完整。這就是說耶穌的福音比摩西的律法更有權威；而可蘭經也比福音書更有權威。如果可蘭經與福音書有不同的地方。那是可蘭經正確，而福音書錯了。

(二)回教否認耶穌的神性和替死。可蘭經多次提及耶穌的名字，且是很尊重的提及。祂被稱爲是馬利亞的兒子，是大先知，甚至是無罪者。可蘭經承認耶穌行過神蹟。但可蘭經中的耶穌與四福音中的耶穌，有二項極大的不同點，就是可蘭經否認耶穌的神性與替死。

回教徒最憎惡耶穌神性的教義。他們說，如果神有兒子，那必定有妻子。這是對神的褻瀆。神是獨一無二的，任何敬拜神明爲神的，就是拜偶像，拜偶像在可蘭經中是不可饒恕的罪。如果宣教士提及基督的神性，極端的回教就吐唾沫在其背影，表明宣教士講褻瀆的話。

關於基督的替死，可蘭經說：耶穌的生命不是在十字架上結束。統治宇宙的神，怎能讓祂的先知死得這麼悲慘。神是良善的，絕不會容許這殘暴的事發生。所以耶穌並沒有死在十字架上，在最後的時刻有人代替耶穌而死。



耶穌的神性和十字架是回教徒歸信基督的兩大絆腳石，且甚難解除。雖然宣教士可以找出基督教與回教許多有價值的相似點。但來到福音的中心——十字架就衝突了。基督教可以沒有其他的教義，但不能沒有基督的神性和十字架的真理。

(三)回教嚴懲叛教者。各宗教都不容許其信徒背教。可蘭經說：「凡背教的，必要治死。」因此回教徒可以殺死背教者。回教只許別人入教，而不許其信徒離教。可蘭經第二卷二一四節說：「若有人叛教的，他必要死，因為他不信奉正教」。信回教是單方向的。可以入教，但不可離教。

(四)回教社會是整個性的。在回教中沒有政教分開的事，政教是一體的。改信基督教，但是叛教也是叛國。

亞布特 (Freeland Abbott) 在其「回教與巴基斯坦」一書第一八一面中寫道：「回教不止是個宗教，更是整個的生命。包括政治系統與經濟系統。一個回教徒必須完全向神投降，順服他的律法。回教社會是所有回教徒的「共同體」。在回教社會中個人與社會的關係是水乳交融不能分開的。所以對歸信基督教者要施嚴刑。」

加林 (Nazmus Karim) 在回教世界雜誌，於一九五四年十月份第四十二卷第四期，發表一篇論文論「巴基斯坦與回教國」中說：「回教徒對宗教的狂熱情感與愛國是聯在一起的。在我們的國家中，如果有一個人有二個宗教或背離原來的宗教，我們對他是如何的輕視

與憎恨，那你就明白，一個回教徒如在他的社會中，要改信基督教，也是要受同樣的凌辱與咒詛。」

基於上述之緣故，從前英國的殖民官員不許宣教士向回教徒傳福音。爲了安全起見，殖民官員不但禁止宣教，也下令宣教士離境。

在中東，今日仍有基督教會的存在。但只是小宗教。他們可以在禮拜堂中爲嬰孩施洗，爲青年結婚，爲死人埋葬，及各種的聚會。如果爲一個悔改的回教徒施洗，必會引起羣衆暴動。所以教會只能在自己範圍中活動，不能向回教徒傳教，也不許西方宣教士有任何傳福音的活動！

(五)公開實行宗教生活。在西方作基督徒是私人的。但回教徒實行其宗教生活是公開的。

瓦特遜 (Charles Watson) 在其「何等的回教世界」一書第五十二面中說：「當回教徒在實行公共宗教生活時，沒有一個人能逃脫其宗教性的壓力。除了猶太教以外，沒有一個宗教的信徒像回教徒那麼嚴謹地遵守宗教生活。在回教世界中，宗教生活佔領他們生活上的每一個小節。」

禱告是回教五功之一。每天禱告五次。當禱告鼓聲鳴響時，不論在那裏，作什麼工作，都要面向麥加俯身祈禱。農夫在田間，教師在課室，商人在市場，旅客在途中，囚犯在監牢，都要雙膝跪下禱告。五萬回教徒、身穿白袍、俯首下拜，一齊禱告，這是何等壯觀！這不



是逢年過節才這樣舉行一兩次，乃是每天五次，一年三六五天都是如此禱告。當全體俯首禱告時，沒有一個人能站立不跪。所以沒有機會給人悔改信耶穌，如果有人悔改，他將要何等孤單。

(六)十字軍東征的仇恨。對西方基督教來說，十字軍東征是個惡夢，是慘敗。對亞伯拉人來說，是基督徒恨惡回教徒的明證。雖然事情已過去了八百年，但回教徒仍是念念不忘！

十字軍東征無疑的是教會史上最大的錯誤。在回教世界中留下最大的災難。教會爲了要重新統治巴勒斯坦聖地，而違背自己的信仰。教會本來是回教徒暴行的犧牲者，但由於東征，却變成暴行者。這次行動，不但違背基督的教訓，也推翻早期教會所實行的愛仇敵的真理。

當時教會假基督之名所行的暴行，在回教徒的記憶中留下可憎的仇恨。一〇九九年，十字軍進攻耶路撒冷時，約有一百名的暴徒殺死七萬回教徒，並將一些猶太教徒關在會堂中活活燒死。雖然在耶穌的墓園中修建禮拜堂，舉行勝利的感恩禮拜。可是他們的行爲却留下一塊絆腳石、叫中東的宣教士難以傳道。今日一些亞拉伯的作家，仍稱基督徒爲暴徒。不用說，當學園傳道會要在中東工作時必須更換另一個名稱。(註：學園傳道會的英文名用 Crusade 這個名字。)

### 三、福音在回教田地上開始長苗。

回教的田地雖然乾硬，但現在已開始長苗。

(一)、人權運動在長大。遠在卡特總統宣傳人權運動之前，聯合國已公佈世界人權宣言。該宣言第十八條論到宗教自由這麼說：「每個人當有思想，自覺和宗教的權利。這權利包括自由改變宗教信仰。任何人有自由公開或私下，以教導、實踐、敬拜和順從，來表達他的宗教信仰。」

雖然回教國家的代表在人權宣言上已簽了字，但與實踐該宣言仍有一段距離。正如最近歐洲的卅五個國家所簽訂的嚇辛基和平條約一樣。宗教的自由在未來的日子中，會引起風波的。世界上任何國家，包括共產與回教的國家，如要在近代的世界中生存，遲早會多少給人民更多的宗教自由。

湯恩培說：「時間已經成熟了。知識份子會按自己的知識和選擇的能力，不管傳統的宗教，去決定自己宗教的信仰。」如果這成爲事實的話，那麼回教政府不能再長期視國民爲小孩子。時間到了，他們會用武力去獲得更大的宗教自由。

(二)、增加與西方的接觸。每年數以千計的回教徒，多數是留學生到歐美去。他們去旅行、經商，接受更高的教育與技術的訓練。當他們觀察到西方社會的開明，彼此之間的容忍，



賽會的單純，及宗教的自由，對西方多元的社會有深刻的印象。明顯的，受高等教育的人士比少受教育的人民更能容忍妥協。如果更多的回教徒接受高等教育，那麼妥協容忍的精神就會廣佈在回教的國家中。

在較小的鄉鎮，回教的宗教教師的影響力將會逐漸減少。政府高級官員將會緩和羣衆反對教會活動的意見。回教的宣教士可以在基督教的國家自由傳播回教，那麼回教的國家還能拒絕基督教的宣教士多久呢？

(三)、政治的情勢在改變。不久以前，沙特阿拉伯還是固守的國家，今日由於龐大的石油財富，已有數萬的西方技術人員協助政府建設國家。爲了趕上時代的進步，該國的政治形勢已大改變。已有一位基督徒的飛機師駕駛噴射機在麥加着陸。

當孟加拉國還是巴基斯坦的一部份時，他們是回教的國家，凡事要根據可蘭經的教訓。自從孟加拉獨立成功後，首相慕爾末拉曼宣佈該國是俗世的國家。一些極端的回教政黨被禁止。如果在孟加拉有宗教的自由，那麼有多少人能成爲基督徒呢？這很難說，但機會是看好的。在阿富汗的情形也差不多一樣。接着一九七三年的政變，新的憲法不再提及可蘭經。在回教世界政治形勢的改變，對教會與宣教事工都有好的前景。

(四)、基督教廣播的範圍大增。曾有一度回教政府可以關閉其人民與外國完全隔絕，但現在已不可能了。今日基督教的福音廣播已進入回教的許多國家，回教徒不必去禮拜堂而可以

安閒地在家中聆聽基督的信息。每禮拜有數以千計的函件報告，他們從這信息得到何等大的祝福。

(五)、聖經函授學校。一九六〇年，在摩洛哥的福音宣教聯合會，於當地日報登一免費宗教函授課的廣告。這是第一次的嘗試，宣教士毫無把握將有何反應。但結果有一萬八千人參加約翰福音函授課，叫宣教士雀躍不已。幾年後，北非差會在突尼西亞採用同樣的方法，結果有二萬人參加。動員行動會在伊朗也有相同的經驗，數以千計的人參加函授課。宣教士不得不放下其他工作、來批改卷子。自一九六〇年起，在孟加拉國也有同樣的情形，有五萬人參加，其中一半是回教徒，一半是印度教徒。

從上面的事實看來，回教徒的心靈實在渴慕真理。如果給他們有完全的宗教自由。不知有多少的回教徒要歸信基督？明顯的，政府當局不願他們跑得太快，但他們也不能永遠被封閉在籠子裏。

(六)、福音門戶的開啓與關閉。回教的世界對待福音的使者態度與其他的世界一樣。這個門戶啓開，那個門戶就關閉。一九六四年、經過了十七年的內戰，南蘇丹關閉福音的門。但在一九七〇年代，他們又再邀請宣教士回去。一九五三年，索馬利亞開門讓宣教士進去，但廿年後，又將門關閉。一九七三年，幾乎所有非專家的宣教士都被令離開阿富汗，但這幾年來，又再准許他們進去，有些是新的宣教士。賴比亞、伊拉克、敘利亞的門仍然關閉，但有



些專業性的宣教士以技術人員的身份可以進去。在沙特亞拉伯，有數千美國的技術人員，其中不少是獻身的基督徒，在該國作那靜默但極有力的見證。

(七)、印尼宗教自由的佳果。印尼雖然以回教徒居大多數，但有寬大的宗教自由，所以傳福音的效果極佳。在印尼贏得回教徒歸主的數目比全世界回教國家的基督徒總數還多。

印尼的建國哲學是班查西拉，（即建國五原則）為：相信獨一真神，尊重人道，統一的大印尼，領導的民主及社會的公平。雖然回教徒約有百分之八十五，但政府另外承認四個合法的宗教：印度教、佛教、羅馬天主教和基督教。

回教中分為二派，溫和的和極端的。印尼的回教徒屬於較溫和妥協的。大批印尼回教徒歸信基督教有二個原因：第一、該國早期的回教是由回教中心地中東傳來的，所以沒有那麼極端。第二、印尼人民的宗教史中已更換多次。印度教取代精靈教，佛教取代印度教，回教取代佛教。現在從回教改信基督教。他們認為回教與其他的宗教一樣是外國輸入的，所以改信宗教的可能較大。

(八)、宣教圈子中增加樂觀的態度。幾百年來，基督教想在回教世界傳福音的計劃，幾乎找不到有效的工具。但目前已改變了。宣教士已有樂觀的看法。可能是神要基督化回教世界的時機已來到了。過去二年，世界各地常舉行向回教徒傳福音的講座，不少有關的書籍也出版了。一九七八年十月在美國柯州舉行北美教會如何向回教宣教會議，會後將大會討論的四

十三篇論文編彙成書，定名為「福音與回教」，書中對如何向回教傳福音提出許多正面的方案。基督徒開始迫切為回教徒歸主事禱告，懇求聖靈感化他們的心靈，存溫柔的心領受那栽種的道，就是能救他們的靈魂。（各一21）。

慕廸月刊，一九七四年五月份第六十三面，發表一篇以「透視回教世界」為題的文章說：「在世界各地，過去十年人口湧進大城市，接受更高的教育，已普遍發生在回教統治的社會，接觸基督教信仰的機會大增。中東曾一度是最關閉不可能接觸福音的地帶，現今却成為大有可能傳播福音的園地！」

不可否認的，中東回教國現在已在轉變中，在未來的幾十年，信徒要留心擴展回教區的傳教事工。



## 第十章 亞洲宣教的實況

保羅與其同工將基督教由亞洲傳到歐洲，與佛教由印度傳到中國大約同時。這與耶穌在馬太福音十三章卅一至卅二節所說的芥菜種比喻一樣，她生長成爲大樹。基督教在米所波大米曾一度成爲大樹，直到回教徒毀滅了波斯帝國爲止。從此、在亞洲的基督教式微，成爲弱小的宗教。

### 一、亞洲實況概覽

(一)、亞洲是全球人口最稠密的地區。在喀喇蚩與東京之間的居民，佔世界人口的一半。中國有九億多人口，印度有六億三千萬人口。一九四九年共產統治大陸以來，中國人口最少增加三億。這增加數比美加兩國人口的總和更多。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就是在這地區。一九七〇年，日本人口調查，東京大都會有二千二百萬人，比紐約的人口多過二倍。上海市有一千萬人，孟買市有七百萬。這些城市龐大擁擠，是西方人士所難瞭解的。加爾各答市有八百萬人，其中有廿五萬人，自生至死，頭上無片瓦。

(二)、亞洲是大宗教的發源地。印度教是印度的國教。百分之八十五人民相信該教。佛教



在印度雖不再存在，但其元老派的小乘佛教却向東南亞傳佈到錫蘭、緬甸、泰國、印支三國。大乘佛教却向東北傳到中國，韓國和日本。成爲今日在亞洲傳佈最廣的宗教。道教是中國道地的宗教。神道教是日本的本土宗教。發源於中國的孔教，今已傳佈遠東各國，且深深影響各國文化！

(三)、亞洲是宣教士最辛勞的地區。使徒多馬於主後五十二年到達印度，工作廿年後，在馬達拉斯附近殉道。印度南部的聖多馬教會是後來追贈的。景教先傳福音到印度，後到中國。在唐朝（六一八至九〇七年）存留達二百多年之久。羅馬天主教最早期的宣教士也在這裏工作。方濟會於十四世紀到達中國。耶穌會的宣教士於一五四二年到達印度，十六世紀到達日本，十七世紀到達中國。

更正教差會成立後，第一批宣教士就是差往亞洲。丹麥哈勒差會十八世紀在印度工作了一百年。講英語世界的第一位宣教士威廉克理在印度工作四十年。這其間，他幫助將聖經譯爲印度卅五種的語文。美國第一位宣教士耶德遜在印度工作，並奠定了浸信會的根基。第一位到中國的宣教士馬禮遜，於一八〇七年到達廣州。一八四〇年代，中國開關五口通商，十年之內，約有十多個差會抵達中國進行宣教事工。

一九二〇年代，約有一萬六千人宣教士在中國工作。天主教與基督教各佔其半。這是宣教士最多的地區。印度居次。多年來，在亞洲的宣教士遠比在非洲與拉丁美洲爲多。在亞洲

有數萬的宣教士生於斯，死於斯。爲了宣教的工作，已投下數十億美元的資金。

(四)、亞洲宣教的收成尚未與投資平衡。羅馬天主教在亞洲宣教五百年，更正教也工作了二七〇年，但今日基督徒在亞洲只佔人口的百分之三。在中國，更正教只有三百萬，天主教只有一百萬，還不到人口百分之一。在印度，羅馬天主教，敘利亞基督教與更正教信徒的總和，只佔人口百分之二點六。在日本，福音傳了一六〇年，在一億一千萬人口中，只佔百分之一。事實上，中國與印度非基督徒的總數，比全世界基督徒的總和更多。在泰國，基督徒只有千分之一。

在另一些國家的的工作收成較好。歐洲的差會，以荷蘭改革宗在印尼的宣教工作最有成就。成立好些大教會，信義宗在蘇島的巴達教會信徒已超過一百萬人。其他教會信徒爲數也達幾十萬。爪哇教會規模較小，北蘇拉威西的民拿哈沙基督徒佔人口百分之九十。六十年代復興的結果，有的教會信徒數目增加一倍。

羅馬天主教在菲律賓贏得百分之八十的居民爲信徒。更正教到廿世紀才開始宣教，但也有佔人口百分之十的信徒。美國浸信會在緬甸作了美好的工作，但只有少數的緬甸人信主。在泰國，許多差會因工作無果效而撤退，但長老會仍繼續宣教事工。在越南、更正教唯一的差會是宣道會，到目前爲止仍是最大的教會，擁有六萬信徒。

韓國的教會，在屬靈上與數字上都是最成功的教會。長老會，衛理公會與遠東宣教會三



個美國的差會扮演重要的角色。今日基督徒佔人口百分之十五。大多數是更正教信徒。教會在各方面都是強壯的。一九七七年，約有一百萬人加入韓國的教會。漢城長老會的一教會有三萬名會友。神召會一間禮拜堂有四萬會友！

(五)、信徒多來自低層社會。在印度百分之八十的基督徒是「賤民」。他們是早期教會的羣衆歸主運動的結果。他們信主後在生活上改善不少，但其生活程度仍然很低。他們在教會中需要教會在物質上的幫助，成爲教會的負擔。

緬甸基督徒百分之九十七來自部落民族的精靈教而不是緬甸人的佛教。與印尼的情形一樣，蘇島的巴達教會也是來自拜原始精靈教的部落民族。在中國的教會好些，有一些是讀書人與政府官員。多數信徒是來自勞苦大眾。日本的情形較爲不同，早期的信徒多是軍官，知識份子與統治階層。現在日本教會的信徒仍多爲中上層社會人士。信徒數量雖少，但其牧者多是受高等教育的。

## 二、亞洲宣教款收的原因

(一)、出現古代的文明。宣教士在那裏要面對三至五千年的文化。在印度的文明是繼承主前一千五百年的亞利安的文明 (Aryan Civilization)。在中國，一個朝代維持九百年之久。而美國才慶祝建國二百年，實在是「小巫見大巫」。

亞洲人常以祖傳的文明自豪，而很少肯隨便以別的文化來取代。他們知道，除了科技之外，其文化遠比西方優越。中國引爲自豪的是：悠遠的歷史，高度的文明與龐大的人口。這三項在全世界是首屈一指的。數千年來，中國以古遠文明炫耀亞洲。她只授於人，而不受於人。日本的文明多是從中國承受來的。

中國人一向自視爲世界文明古國，故稱「中國」。其他民族均未開化，故稱他們爲蠻番。在歐洲黑暗時代，她已榮登文明高峯，光芒四射，普照歐亞。唐朝首都長安，是當代文明最燦爛的大都會，歷史悠久，文明頂盛，那個中國人不引以爲榮呢？

十九世紀西方宣教士初到中國，他們發現自己面對石牆。單他們碧眼、捲髮、白皮膚，足顯是不學無術的鄉下佬了！爲了客氣，估稱之爲「洋鬼子」。西方重鬚武，宣教士又在武力掩護之下進駐中國，宣教士又對中國文化一竅不通，故被誤認爲橫行霸道之徒。

(二)、對比更古老更完整的宗教體系。亞洲的宗教都有他們的創教者，哲學家，教師及改革者。他們有金碧輝煌的寺廟、古塔、祠堂、庵院。印度的俗雅瑪哈露宮是世界最精美的古剎之一。還有，印度教有他們的聖河、聖山、聖書、苦行僧、教師等聖人。此外還有數百萬的男女神明。他們認爲已經有了救主和菩提。

印度人深信梨俱吠陀是神對先知的啓示，故是聖書。如果首陀羅族（印度教階級中最下等的人民）將聖書放在口中，其舌頭要割掉，如聽這聖書，其耳朵要割掉。印度人以薄伽梵



歌、佛陀、樂道經爲滿足。

中國儒家對基督教也同樣輕視。曾有奏書呈稟皇帝，要求將基督教列爲非法宗教。皇帝閱畢新約全書，批道：「此教所言救人脫離死亡救恩，毫無意義，國人不會相信，何怕之有，故不必禁止。」

當中國人聽見福音後仍堅持他們的傳統信仰說：「我們寧願不久後與孔子一同下地獄，也不願與耶穌一起上天堂。」

(三)、面對根深蒂固的宗教禮儀與社會偏見。各文化都有敵視基督福音的偏見。在印度，中國與日本都有攔阻接受基督教的絆腳石。

如印度數千年來的階級制度，他們將社會分爲四個階層。最高的是婆羅門的祭司，知識份子，領導階級。其次是刹帝利的王族統治階級。其三是吠舍的農商階級。最下等的是首陀羅奴隸階級。此外還有無階級可列的巴利阿人，被稱爲不堪觸摸的賤民。

每個印度人自古生在什麼階級、就永遠爲那一階級的份子。他們絕不可能改變他們的階級。其唯一改變階級的希望，就是來世的輪迴轉變。所以他只好接受因緣所定，完成功業，也許來世可以超度改變階級。

但基督教的宣教士來告訴他們。人是按神的形像造的，人人平等，如果相信耶穌，在基督裏不分猶太人，希利尼人，爲奴的、自立的、男的、女的，在基督裏都合而爲一。這種觀

念絕不能被印度人所接受。在印度清道夫不能與學者交談，屠夫不能與婆羅門的祭司來往。無論何時何地，階級牆壁固若金湯，牢不可破。宿命論叫他們在今世修完因緣功業，如要改變來世命運，只待煉獄中再修煉。常常有人問，「印度人能在其原來的階級中作基督徒麼？」其答案是：「不能的，因爲成爲基督徒就是脫離階級」。但這是印度人的看法，而不是基督教的看法。印度人認爲作基督徒就是階級之外的人。

在印度社會的四大階級中，還有數百的副屬階級。木匠與漁夫是最低階級首陀羅的最低層者。耶穌是木匠，其門徒是漁夫。如果告訴婆羅門階級的人，要他們相信那位木匠是救主、宇宙的統治者，這與他們原來的觀念與想法完全相反。難怪婆羅門階級不來相信基督。

有一事須要一提的，印度政府已廢除「不可觸摸的階級」。但階級制度在時代化的城市情形好些，然而在較少的鄉鎮或農村仍是嚴重的問題。所以要完全解除階級制度，還需要相當長久的時間。

數千年來，中國人拜祖先一直是相信福音的大巨石。儒家主要的教訓是「百行孝爲先」。孔子說：「子不事親，必不事人」。爲人子盡孝道，不竟在生前，也在死後。父母的陰魂是靠長子的祭祀來養活。不祭祀，他們會餓死的，餓死亡魂，罪同殺生。

早期的宣教士誤認拜祖宗與拜偶像一樣，故力加反對。中國教會的領袖也參加攻擊拜祖先的事。所以儒家對基督徒的第一個批評是「目無尊長，棄宗背祖」。在中國人眼中，不孝



父母罪不可赦。如果宣教士能找出一適當取代敬重祖先的禮儀，相信接受耶穌救恩的人數，將會激增。

在日本情形更嚴重，他們不但拜祖先，又要拜皇帝。日本的國教是神道教。一八八九年分爲兩派：一派屬於宗教性的，管理禮儀、禱告、占卜、符咒的神道派。一是屬於主持國家大典的神道社，由政府主持。其勢力伸展至各學校，各機構，各部隊。凡愛國份子幾乎都參加。神龕成爲民族紀念館。僧侶由內政部民政事務司管轄。根據日本的神話，第一位天皇是太陽神的玄孫，具有神性。因此日本神道社舉行敬拜天皇大典。在日本，一個人要歸信基督，而不敬拜祖先與天皇，必要遭受政府與親屬的震怒。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數以百計的日本牧師，因爲拒絕敬拜天皇而下監。當時，特別在戰時，要改變宗教信仰是難而又難的事。在西方的基督徒，那裏能瞭解在印度、中國和日本歸信基督所當付的代價！

(四)、基督教與殖民主義有密切的關係。整個東南亞只有泰國未淪爲西方帝國主義殖民地。英、法、荷、美、西班牙等國在亞洲都有殖民地。亞洲未淪爲殖民地之前，東印度公司早已在那裏經商贏利。英國的殖民地有：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緬甸、馬來西亞和錫蘭。法國的殖民地爲印支三國。荷蘭的屬地爲荷屬東印度（即印尼）。菲律賓先被西班牙統治三百年，在廿世紀又淪爲美國的殖民地。

在中國，福音與砲艦的關係太過密切。中國關閉的大門，於一八三九至一八四二年的鴉片戰爭所簽的南京和約所撞開。五口通商後，宣教士帶着聖經，商人帶着鴉片同時進入中國。情形更惡化的是：當南京條約簽字時，宣教士爲翻譯官。百多年來，福音與砲艦不聖潔的結聯叫宣教士蒙受大污！

(五)、基督教的排他性帶來的困難。基督教若只要求與其他大宗教並列，尚可被接受，但它却宣稱自己是獨一無二的真實的宗教，而宣告其他宗教皆爲虛假的。這種獨尊的態度，是不能爲亞洲宗教領袖所接納。

印度教是諸教中容忍性最大的。他們的神明萬千，加上一位也無所謂，所以能容忍基督教。但印度教徒視基督不過是毘瑟笈的化身，與克立什拿同列。在他們的觀念中，基督根本沒有獨尊的地位。甘地敬佩基督偉大的人格，尊祂爲最崇高的教師，但否認祂是神子的特性。他說：「尊基督在孤單的寶座上不合理的。」他又說：「真理如樹，各宗教如樹枝，一棵樹有許多不同的樹桿。所以各宗教對神、人，罪和救恩可有許多不同的解說」。甘地在「基督教宣教在印度的地位」一書第一二六面中說：「我認爲，不同的宗教正如花園中不同的鮮花，都是聖樹上的枝幹。」

佛教與儒家也同具有容忍性。佛陀從未自稱是得啓示、爲信仰和道德無誤的領導者。佛經原本沒有提及神明與救主的事。他勸人盡力爲善，超渡衆生。中國人對外來新宗教素無憎惡反對，只不過視其爲「外國貨」而已。高濫 (Charles Corwin) 在其「東方或伊甸？宗



教與社會改變的動力」一書第八十三面中說：「中國人四海之內皆兄弟的觀念，叫他們能容忍所有宗教，只有各宗教不相攻擊。基督教自認是獨尊的宗教是難接受的。」

二千年來，儒家宣揚人性本善的道理，只要修心養性，可臻於至善。但基督教却宣揚人性在墜落後是惡的，人是罪人，真是刺耳之怪論。

亞洲人對基督教這些獨特的教義，實難接受！

### 三、基督教在亞洲的影響。

基督教對亞洲的文化有何影響呢？回答這問題不是三言兩語可以講完的。教會的領袖與宣教士常誇大其詞；排外的民族份子却抹殺事實。實在各走極端。事實上，基督教對亞洲的影響，不是單在那些歸信基督的數字多大，她仍具有更深遠的作用。

(一)、基督教在菲律賓的影響。在菲律賓，自一五六四年，黎佳斯比神甫與亞古斯丁拿修士，以及其他宗派開辦學校，教導基督教教義，介紹西方文明的藝術。灌輸基督教家庭觀念，解放婦女婢奴地位。西班牙官員娶菲律賓婦女為妻，以基督教道理教育子女。藉着宗教的熱心和軍事的力量，羅馬天主教在統治一百年之內，帶領菲島人民歸信基督。多數人士認為這成就要歸功於西班牙腓力二世。他主張傳揚基督教信仰，是征服菲島的首要任務。對於阻止由印尼來的回教徒進攻，是要歸功於羅馬天主教由北南下，在岷大佬島擊退回教徒。基督

教對菲律賓的影響可見一斑！

一九〇〇年，美國更正教的宣教士才來菲律賓宣道。今日該國之基督徒約佔人口百分之八十，是亞洲唯一可稱為基督教的國家，其大部信徒是屬於羅馬天主教。其文化是集西班牙、美國、東方與西方文明的大成，可謂多姿多采。

(二)、基督教在印度的影響。基督教對擁有六億三千萬人口，十四種主要語言與五百多種較小的方言的印度，其影響如何，實在難以說清。在南部敘利亞正統教已有一千五百年的歷史，其影響之大不言可喻。其信徒多數來自上層階級，在其階級中享受其特權。印度各省的教會情形不一，如拿佳蘭省幾乎全體歸主，但拿加斯省只在東北部的小部落歸主，對其外部落毫無影響。在果阿省百分三十六居民是羅馬天主教徒。吉拉臘百分二十一居民是基督徒。馬尼坡有百分廿居民是基督徒。

印度百分之七十的信徒是住在南部四個省份及果阿。這其中百分之七十五是住在鄉下。因此，印度教會的情形是農村貧苦的教會。基督徒在有一千萬居民的甘助谷影響甚微。英國對印度最大的貢獻是帶領她走上民主的制度，但對基督教效果如何，就難下斷語。現代的印度教有三大宗派：梵天會，雅利亞會，刺馬克立什拿運動。這三派都是受基督教的影響。

梵天會的創立者蘭末漢是宣教士杜夫與克里的好朋友，他們介紹基督教給他，但終未引導他成為基督徒。當他研究梵文、希臘與希伯來的文學後，他說：「在細心研究諸宗教的教



義後，發現基督的教訓具有促進道德的原則，更容易為理性所接受。」

在本世紀對印度影響最大的甘地如何呢？他與英國、南非與印度的傳道人過從甚密。他對基督的救恩只是考慮的程度。雖然他非暴力抗英的思想是來自登山寶訓，而不是來自薄伽梵歌，但他仍然不是基督徒。

司坦尼鍾士在印度傳教六十五年，與印度知識份子往從甚密，對印度有深刻的認識。在其「基督——印度之路」，「圓桌上的基督」兩書中說：「印度的經濟、社會、宗教和道德，都按基督和祂的教訓而改革。」

在非基督教的世界中，基督對印度的影響最深刻，祂的忠誠、正直、容忍的精神，銘刻在印度人的心坎中。所以若說，基督對印度人的影響比西方某些圈子的影響更大，並不言過其實。

巴尼加爾在其「亞洲與西方優勢」一書中嚴責西方差會，揚言西方差會當與殖民主義同滅亡。但印度已獨立三十年了，西方宣教士也大大減少。然而教會却比以前更強大。尼勒在其「印度與巴基斯坦教會史」一書第一六七面中說：「如果所有的外國宣教士與經援完全撤退，印度教會可能式微至某一程度，但教會的存在是毫無問題的。教會的擴大可能較以往緩慢，但仍會增長。鄉村教會物質雖差，但他們仍會堅守信仰。」

(三)、基督教在中國的影響。基督教會四度傳到中國，因知識分子與中國社會制度所反對而無法紮根。十九世紀中葉的太平天國事件，由信徒洪秀全領導的運動，十五年中死亡二千萬人，中國幾乎成為基督教的國家。可是當時天主教因洪秀全是更正教徒，不予支持；更正教因他的神學思想不正統，他的行動太暴戾而棄絕他。西方列強却協助滿清政府鎮壓洪秀全運動，結果革命夭折。如果這次革命成功，中國的情勢又如何呢？英國駐北京的文化參贊費茲格列 (Charles P. Fitzgerald) 在其「基督教差會在中國，甚麼樣的宣教士？」一書第九十七面中說：「西方差會不支持洪秀全及其太平天國運動，是大大失策。更正教的態度模稜、猜疑和辯論。雖差密使協商，但最後丟棄洪秀全如棄廢履。結果使更正教喪失使大量中國人歸主的千載難逢的機會」。

十九世紀西方對有古老的文明與龐大的人口之中國，雖然福音在砲艦的掩護之下，對中國有相當的影響。十九世紀末，一般學者效法西學，從事革新國體，以便齊身列強。革新領袖之一康有為說：「林樂知與李提摩太的著作，影響我從事革新運動。」

腓爾朋 (John King Fairbank) 在其「美國與中國」一書第一七八面，論宣教士在中國的工作說：「差會學校、醫院、宣教士的理想與行動對一般人的影響是偉大的。他們翻譯西方的書籍，促進婦女教育，按古代德行施濟賑災，按時代責任促進時代化運動，都是值得讚揚的。宣教士運動，在當代結滿屬靈的、教義的佳果。但俗世方面，也促進中國時代化。」



值得一提的，中國第一位留學生楊永，於一八四七年由宣教士帶到美國，他於一八五四年，畢業於耶魯大學。

推翻滿清帝國的孫中山先生是一位受洗的基督徒。他認為中華民國要長存，必須以基督的公義為民族生命的中心。

從數字來看，基督教在華的宣教是令人失望的，信徒的總數從來沒有達到人口百分之一。但其影響却是可觀的。一九三〇年代，中國的人物誌中，百分之三十五的社會名流是出身於基督教學校。一九二〇年代，百分之九十的正式護士是基督徒。一位非基督徒記者，在中國廣泛考察後，報導說：「基督教在中國已訓練一批精幹、時代化、獻身於社會服務的典型人物。」另一位懷疑論的記者報導說：「一九三〇年代，基督教在建設中國時代化的社會上，提供偉大的貢獻。當時政府推行新生活運動，請一位宣教士主持其事，可是機不逢時，中日戰爭爆發，以致基督教的理想不果在中國國土上完成。」

四、基督教對日本的影響。日本是亞洲最具衝力的社會。這是由於早期的宣教士大大影響中上階層，百分之卅的信徒是軍官，知識份子。一百年來，日本的基督徒一直領導社會與政治的改革，多數榮獲政府勳章。其中有日本貿易工會運動的發起人之一，著名的社會改革者賀川豐彥。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美國佔領日本，帶領他們走上民主生活的大道。一九四五至一九六〇年之間，數不清的佈道活動在日本舉辦。一九五八年，聖公會的秘書報導說：「聖經在日本已成人人必讀之書，在報刊上已將聖經列為古典文學之首。」一九七七年已列為最暢銷之書。從接受福音的進度來說，日本是列在全世界接受率最低之中。按亞洲的標準來說，本地的教會仍是小教會，沒有大眾的聚會，沒有擁擠的羣衆，教會的會友平均為五十人。基督教在日本的文化土壤仍未紮根。聖誕慶祝會仍局限在小範圍中，多數是為商業的目的。

德魯蒙在其「日本教會史」一書第三六四面中寫道：「我們有充分理由相信，基督教的信仰與教會，已被國民所接受，成為日本人生活的一部分。不久之後，基督教將成為精神上的支柱。最少在城市中大多數的居民將要信靠基督而活。」

五、基督教在韓國的影響。更正教的差會在韓國得到最大的收穫。質量均佳。信徒佔全國人口百分之十五。許多教育界與政界領袖都是真實的基督徒。一九七三年六月份葛培理的佈道會，在六個城市中有四百五十萬人參加。葛培理說，這是他過去廿五年在六大洲佈道大會人數最高的記錄。如果教會增長的情形繼續下去，到二〇〇〇年時，韓國將要成為亞洲唯一的基督教國家。

韓國的教會一直要為人權而爭，首先是對日本，繼而對共產主義。目前要對獨裁政權而爭。一九七二年的緊急法令，不少教會領袖被捕下監，有的判處徒刑。在近代史中，很少教會像韓國那麼受苦，也很少像她那麼大的復興。



## 第十一章 非洲宣教的實況

### 一、非洲簡介。

(一)、地理的位置。非洲大陸明顯地分爲兩大部分：北非與次沙哈拉非洲，或素以黑色非洲稱著。主要的宗教是回教。因此，北部的五個國家情形比其他非洲國家更像中東。本章只討論黑色非洲。

(二)、人口分佈。黑色非洲的人口約有三億五千萬人。分佈在四十四個獨立的國家。多數國家的人口不到一千萬人。有六個比較大的國家是：奈及利亞有七千五百萬人，衣索比亞有二千八百萬人，南非共和國有二千六百萬，薩伊有二千五百萬人，蘇丹有一千八百萬人，坦桑尼亞有一千六百萬。

(三)、政治近況。過去廿年來黑色非洲政治情勢大變。除了衣索比亞與賴比亞未淪爲殖民地外，其他各國均爲西方列強之囊中物。第一次大戰後，德國首先喪失殖民地，英法兩國仍各保持十多個殖民地。比利時的殖民地爲剛果和路安達——烏隆地。葡萄牙則佔有安哥拉和莫三鼻克。一九六〇年代法國的十三個殖民地已經獨立了。英國的殖民地自一九五七年加納獨立後，在最近的廿多年中也逐個獨立了。



在政治方面，非洲本身有不少的問題。其問題和癥結是在於內部種族的分裂。民主政體會試用過，但不久就為自封為王的獨裁者所扼殺。本來以為獨立可以解決一切的問題，但事實上只是夢幻而已。獨立後，人民所享受的自由比殖民時代更少。不過無論如何，他們知道現在是自己的人管理自己。但這些情形對教會與差會都大受虧損。

(四)、天主教宣教簡況。羅馬天主教的宣教士於十五世紀，在航海家亨利太子帶領下與葡萄牙探險家抵達非洲沿海。他們一面照顧白種人的靈性，同時也向非洲人傳福音。他們宣教的範圍自西非到南部的薩伊和安哥拉，東邊到今日的羅底西亞。這宣教工作曾盛極一時，但到了十八世紀末葉，其工作完全消失。

(五)、更正教宣教實況。十九世紀初葉，更正教的差會從三面向這塊大陸宣揚福音，即從西、南、東、直向剛果河流進軍。

開荒初期，工作艱鉅，死亡率高。比譚在其「基督教與新非洲」一書第十一面中報導說：「歐洲人在非洲的宣教事業是一代價昂貴的事工。一八二八年起的十二年中，巴色會在亞克拉的宣教士，八九成是死於熱病。一八〇四年至一八二四年，英信行差會在西拉隆英失去五十三位宣教士。一八三五年至一八五〇年，循道會在岡比亞、西拉隆英和黃金海岸開荒，七十九位宣教士中，在第一年死去卅位。」

十九世紀在非洲的宣教史充滿了冒險、堅忍、窮困、疾病和死亡。到十九世紀下半葉，

宣教事工才得維持，且稍可立足。所以信徒增加的緩慢是可以諒解的。洛柏 (Robert I.

Rotherg) 在其「宣教士與北羅底西亞的創造」一書第四十二面中說：「每個拓荒的差會都是不怕同工的死亡率高，同工的更換率頻，信徒的增加率低。循道會在北羅底西亞工作了十三年，才有第一位信主，但却付上了拓荒者和五個跟從者的生命。因此該會再忍耐等候新宣教士前來，才開始為人施洗的習道班。拓荒初期都是艱難無比的。」

廿世紀教會開始迅速增長。一九〇〇年至一九五〇年，信徒增加六十倍。一九五〇年至今增加率更快。原為精靈教的黑色非洲，今在耶穌的救恩中，心靈得到滿足，而歸入基督教。

(六)、非州的回教。今日受過教育的非洲人只有二個選擇：基督教或回教。因為兩者都是普世性的宗教。從前回教得人比基督教快三、四倍，但現今却不是如此，基督教已深得人心，歸主人數迅速增加。

在過去幾年，回教徒的增長率在減低中，這是因為基督教有一次大的復興，但回教仍有強大的影響力。其原因如下：①雖然回教原不是非洲當地的宗教，但却被認為是黑人的宗教。②雖然亞拉伯人曾參與早年的奴隸買賣，但他們並不等於歐洲殖民體系。③宣教士曾僱用回教徒為教師與商人，當他們定居後，却成為當地社會的一分子。④回教徒對種族和道德的要求不甚嚴謹，如基督教對多妻是嚴重的問題，但回教徒却無所謂。因為回教徒可以同時有



四個妻子。⑤近來回教效法基督教差會擴展不少社會福利事業，因此仍有相當的潛在力。

(七)、非洲各宗教的情形。基督教在非洲所得信主的人數，比第三世界歸主總數更多。在開始宣教的時間來說，非洲比亞洲更遲；但在信主的速度來說，却快得多。雖然在統計上甚難準確，但教會的增長常在一、二年內就有顯著的看見。根據大略的估計，目前黑色非洲的人口有三億五千萬人，其中一億七千五百萬為基督徒，回教徒一億人，原始精靈教有七千五百萬人，這就是說黑色非洲有一半是基督徒。但亞洲基督徒只佔人口百分之三。

(八)、基督教福音廣播。基督教福音廣播在南非最多，西非居次，中非與東非最少。連同羅馬天主教的福音廣播在內，廣播節目的比例如下：剛果百分之九十。中非共和國百分之九十。黎蘇都百分之九十七。薩伊百分之八十六。拿比美亞百分之八十四。瑞西蘭、南非、安哥拉均為百分之八十三。在西非的加納為百分之六十三。奈幾利亞百分之四十六。賴比亞百分之四十二。都哥百分之三十。達荷美百分之二十。其他七個國家不到百分之十。

(九)基督教各派的情形。非洲的基督教分為四大派別：羅馬天主教有七千五百萬人，更正教有七千萬人。分裂派與獨立教派有二千萬人，科普替派有一千萬人。

科普替派最古老。是屬於衣索比亞的正統教，在第四世紀就傳來。非洲的獨立派分佈全非各國，最集中的是在南非、奈幾利亞、薩伊、加納、和肯亞。這獨立派運動雖分有七千個派別，但却屬於衣索比亞派與錫安主義兩大集團。衣索比亞集團強調非洲本地的特色；錫安

主義集團則強烈表現非洲人的思想。不過兩大集團都在發展本土禮儀：如手鼓、跳舞，當地音樂，相信神醫。

雖然更正教比天主教遲好多年在非洲宣教，但近年來有躍進的跡象。這是因為近年來有各不同形式的大佈道會在奈幾利亞、加納和薩伊等國舉行的結果。各處教會均有復興、牧師與教會接受延伸制神學教育，各階層的領袖都參加大佈道會運動。

(十)、非洲的譯經工作。翻譯聖經是宣教士的傑作，常與佈道並駕齊驅。在擁有八六〇個部落，且各有其方言的非洲，譯經工作實在不是一夜可完成的。譯經的過程通常是：將地方語言編成書寫文字，然後才開始譯經工作。聖經在印刷出版之前，必須先教導他讀書識字。這是長期辛勞、百折不移、費用昂貴的投資。到一九七七年為止，擁有新舊約全書的有一一〇種方言。新約全書的有一五〇種方言。部分單行本聖經的有二六八種方言。在非洲目前已有五二八種方言已經有了聖經。

## 二、導致教會增長的實際原委

世界各大洲各有其特殊的情況。有些情況導致容易接受福音，有些則相反。在非洲的宣教士確有他們的問題，但在這一切問題中，却成為廣佈基督教的因素。

(一)、差會在非洲投下龐大資本。按着宣教士與人口的比例來說，在非洲的宣教士是全世



界宣教工場比率最高的地區。宣教事業一開始，各大差會國家，如英國、蘇格蘭、愛爾蘭、德國、瑞士、斯干得那維亞、美國、加拿大、澳洲、及紐西蘭等都參與工作。各宣教機構如：大宗派的差會、信心差會、五旬節派差會、安息日會、貴格會、甚至本色化運動等，都派遣宣教士前往宣教。在六十年代，宣教士撤退之前，只有一千二百萬人口的薩伊，就有二千位更正教士的宣教士在那裏工作。保羅對哥林多教會說，「多種的多收」，這原則在黑色非洲再次證實。

(二)、殖民主義所帶來的祝福。在亞洲，殖民主義成爲傳福音的攔阻，但在非洲却是相反的。部落間的戰爭與販賣人口，是減少人口的最大禍根。但殖民政府平息部落糾紛，停止買賣奴隸。又贈送地皮給差會開辦學校，建立宣教站，津貼學校經費。如果沒有殖民政府之津貼，學校是不可能維持的。殖民官運用權力廣行善事，在社會上擁有慈善家的聲譽，所以身爲白種人的宣教士，也沾其光。

(三)、非洲社會的結構。非洲的社會結構是酋長決定重大事務，而部落羣衆只有服從。這給宣教士不少方便。當非洲人歸主後，宣教士自然成爲他們的首領，爲他們決定大事，這叫宣教士能起重大作用。因此有人說，十九世紀在非洲的宣教士是「白人酋長」。

(四)、在教育上大量投資。當早期的宣教士到達非洲時，發現他們完全文盲。且大部分非洲語言是沒有文字的。因此宣教士開始爲他們製造文字，編寫教科書、開辦學校。經過幾十

年的努力，奠定了教育基礎。英屬的殖民地所辦的教育，在全非洲最好。到一九二三年，在六千間的學校中，只有一百間是官辦的學校。一九六一年，差會學校佔全非學校百分之六十八。

教育雖然成爲差會重大的負擔，但他們却完成了教育幾代的非洲人。教會與學校的關係非常密切，在差會學校中，宣教士就是教師。他們不但教導普通知識，也教導聖經教義。今日非洲的領袖，很少不是出身差會學校。他們從啓蒙時期就接受基督教教義的薰陶，難怪他們一生的生活，處處表現基督教某一方面的信仰。

(五)、很少遇到本地宗教的衝擊。上面提及，宣教士在亞洲受到巨大種族宗教的許多問題，但在非洲完全沒有這些問題。非洲是精靈教的腹地，在回教與基督教到達之前，他們完全不知何爲宗教。

精靈教相信精靈，所以方式非常簡單。他們相信精靈遍佈在空氣中、樹上、山上、屋裏，以及人體裏面。精靈分爲善惡兩種。邪惡精靈非常活躍，如不討好它，會受災致禍。

精靈教沒有經典、廟宇、偉大的領袖、思想家或學者。他們只有巫醫、法師、和交鬼的巫婆。他們雖是當地的權威，但不能與宣教士醫生和教師匹敵。當他們接受西方教育之後，不再持守迷信的精靈教。因此，近數年來，每年有數百萬人放棄精靈教。

(六)、宣教士的尊嚴。在亞洲，宣教士遭受印度婆羅門教徒，中國儒家的士大夫的輕視。



在非洲，宣教士却被尊為「超級巨人」。他們本來只會使用貝殼、鐵釘、梳子等原始工具作粗重雜工。但宣教士來後，教導他們閱讀、書寫、算術，又介紹醫藥儀器、報時鐘錶、來福鎗、打字機，及各種機器，帶領他們走上文明大道。所以非洲敬仰宣教士如呂高尼人敬仰保羅一樣：「有神藉着人形，降臨在我們中間」（徒十四11）。十九世紀的宣教士雖不以神明自居，但他們的行動確如神通廣大的大能勇士。這與中國人稱宣教士為「洋鬼子」「蠻番」大不相同。

(七)、非洲人有很深的宗教性。在非洲精靈教的原始信仰觀念中，他們相信在空中有一位更大的靈。各部落對這位更大的靈有不同的名稱，但他們都承認其存在。非洲住在自然原野，對看得見的世界與看不見的世界的間隔認為薄如紙，所以對神的同在觀念也是覺得神就在他們身邊。他們不像佛教經典元老派否認神明的存在，也不像印度教的泛神論，凡物皆神。或西方某些迷信科學的人，把自己捆鎖在某一體系中。非洲人是以心靈的誠實與宇宙間看不見的能力交通。雖然他們認為日常生活是由精靈邪鬼所操縱，但他們仍然承認住在空中的大精靈，管理日光雨露，莊穡家畜，賞善罰惡。所以當宣教士清楚介紹創造天地獨一真神，和祂的兒子耶穌基督給他們的時候，在他們的觀念中自然容易接受。

### 三、基督教在非洲的貢獻。

(一)、促進非洲的文明。基督教對非洲的文化有何貢獻？當強大高度的文明來到軟弱落後的文明地帶時，自然摧毀了當地的文化。在黑色的非洲確實發生這事。

具有高度文明的殖民政府，藉着經濟與軍事的力量，對當地的文化起了根本的改革。另外，具有彫刻民族性格功能的教育，也將這文明落後的民族，帶着高度的文明境界。

(二)、宣教士的貢獻。宣教士對非洲現代化的貢獻是功不可沒的。如果沒有宣教士多年在教育上作打根基的工作，到今日非洲還沒有一個獨立的國家。這是非洲人自己所辦不到的事。

一九五七年，加納是第一個獨立成功的國家、第一位總統在其獨立宣言中說：「我們對宣教士虧欠太多，我們的國家將繼續歡迎宣教士在此工作。」奈幾利亞的總理巴黎活（Balewa）在一九六〇年正月，在國會宣讀獨立文告時說：「我們非常感激宣教士，對我們奈幾利亞的獨立作了巨大的協助。差會如同願以往的教育當感到滿意，我相信今日在座有地位的人士都可作同樣的見證」。毛毛族獨立運動的領袖，以後成為肯亞的總統肯亞達，多次在公開演說中說，「我們真要謝謝宣教士對肯亞獨立的貢獻。我們邀請他們繼續住下，幫助我們建築更美好的國家」。

(三)、教會的貢獻。在非基督教的國家，基督徒常比其他的國民有更大的影響力。這不無理由。通常基督徒比別人受更高的教育，他們有更高的自覺性與信靠性。他們是個好隣舍，



忠實的國民。在商業上公道誠實，在政治的高度壓力下，雖然他們只是少數的國民，但其信仰能忍受沉重的打擊。另一方面，他們無論在商業上，或擔任公務員上，都向非基督徒的隣舍表現基督的精神。不少的國家，基督徒擔任政府最高的職位，他們以基督教的原則處理社會，經濟與政治的各種問題。近年來，基督徒曾擔任賴比利亞、加納、奈幾利亞、查得、薩伊、烏干達、坦桑比亞等國家的總統。

許多非洲人擔心他們的文化有一天會被西方文化所取代，所以盡力保持本地文化的特色。教會採用本地的禮拜儀式、音樂、神學，和日常生活的方式。非洲神學家領袖敏智（John Mbiti）說：「宣教士曾經基督化非洲，現在是非洲人非洲化基督教的時候了！」在未來的十至十五年，將決定非洲教會的面貌！

## 第十一章 拉丁美洲宣教的實況

### 一、拉丁美洲的概況。

(一)、人口的增長率。人口爆炸是近來熱門的問題，拉丁美洲人口的增長率居世界首位。世界人口增長率是百分之二，但拉丁美洲的人口增長率却是百分之三點五。有些國家，由於羅馬天主教反對節育，其增長率竟達到百分之四。

(二)、血統的分佈。今日的拉丁美洲三億三千萬的人口可分為三大類。純粹西班牙血統的、純粹印第安血統的、及混種血統的。三千萬印第安人分佈在秘魯，玻利比亞和厄瓜多爾。中美洲的墨西哥與瓜地瑪拉的大部分居民也是印第安人。至於阿根廷與烏拉圭則多為歐洲人的後裔。巴西有四分之一的居民是葡萄牙與黑人的混血兒。

(三)、文化與同化。西班牙的文化在同化印第安人的事上並未成功。印第安人仍保持自己的風俗、傳統、言語。以農為生，仍沿用土法及農具耕耘。文盲率高，醫藥服務尚付缺如。房屋簡陋侷促。三世紀來，天主教的國家管理，雖然帶來一些物質的享受，但印第安人却受到由物質而來的無窮創傷。至今信異教的仍比信基督教的人數更多。



## 二、羅馬天主教在拉丁美洲的宣教事業。

(一)、宣教的開始。只有南美洲是羅馬天主教統治的大陸。因為遠在十六世紀，葡萄牙與西班牙抵達該大陸時，天主教就開始建立教會了。十九世紀中葉更正教的宣教士到達時，幾乎整個大陸都是天主教的天下。

(二)、天主教各派宣教的情形。方濟會於一五〇〇年在巴西，一五〇二年在海地，一五二二年在墨西哥等國作開荒佈道。道明會於一五一〇年在海地，一五一二年在古巴，一五一三年在哥倫比亞，一五三二年在秘魯等國作開荒佈道。一五四九年耶穌會到達巴西工作。道明會的修士多數是勞耀拉 (Loyola) 與沙勿略 (Xavier) 的學生。他們以大無畏的精神克服了艱難、危險、疾病和逼迫。這些宣教士運用軍事的行動、教會的精神、和政治的體系去平息印第安各部落間的殘殺、奴役、勒索等的戰亂，重建他們的田園。因此常有羣衆大批受洗歸主。使拉丁美洲的天主教得到大批信徒。

(三)、天主教與政治的關係。在殖民政府時代，教會與國家聯合。在若干獨立成爲共和國的國家，梵蒂岡訓示教會參加政治活動，支持獨裁和用武力鎮壓人民的政府。但這行動並不能解決民衆反叛的問題。

(四)、今日天主教在拉丁美洲的情勢。波斯頓紅衣主教古松 (Cushing) 非常關心拉丁美洲的教會，差派不少神甫前往傳教。今日全美國天主教的宣教士約有百分之四十五至五十五在拉丁美洲宣教。因此天主教之形貌已大改觀。教會更同情貧苦受壓迫的大衆。時代化的神甫大有進步，有少數成爲革命者。在瓜地瑪拉馬利亞派的神甫們，因爲參加遊擊隊行動而被驅逐。最有意義的教會改革，就是他們普遍鼓勵信徒閱讀聖經。從前嚴禁閱讀聖經的時代已經過去了，在拉丁美洲，聖經銷路大大增加。

今日拉丁美洲天主教在數量上是龐大的，但靈性仍然很軟弱。各國的比例不一。在秘魯，信徒佔總人口的九十九點三。在海地只有六五點七。除了墨西哥以外，梵蒂岡與所有的共和國都建立外交關係。天主教本身將信徒分爲四類：正式的、掛名的、文化的、種族的。

柯黎曼 (William J. Coleman) 在其「拉丁美洲天主教主義的自我檢討」一書第三面中說：「在拉丁美洲的廿個國家中，我們可以很容易發現這四類型的天主教徒。可是各國的形式都不一樣。在秘魯和玻利維亞的類型，不一定就是智利和阿根廷的類型。在哥倫比亞和厄瓜多爾所見到的，可能與墨西哥與瓜地馬拉大不相同。在世界各地找不到的——在宗教上、社會上、經濟上和政治上的大分裂中的大合一，在拉丁美洲可以找到。」

## 三、更正教在拉丁美洲的宣教事業。

當更正教的宣教士進到這塊大陸要進行宣教事工時，羅馬天主教在那裏已經統治了三百



年，百分之九十的居民是天主教徒，在這種特殊的情況下，更正教的宣教士面對不少的難題。直到一九六二至六五年第二次梵蒂岡會議之後，情況稍有改善。

有幾件重大的事，是更正教的差會當局應注意的：

(一)、宣教事業開始得太遲。美國差會在想到將福音傳給南部的隣邦前，所有的宣教士都往東南亞、遠東、中東去。十九世紀中葉才有第一位宣教士去南美洲。一八七〇年代，到南美洲宣教的運動才稍有進展。今日有三大宗派的差會在那裏大量投資。就是：聯合長老會、聯合衛理公會、美南浸信會。近來在世界各地參與宣教事工的神召會，也加入在拉丁美洲的宣教事業。

(二)、美國人差會佔大多數。在拉丁美洲，英國宣教士只有六八八人。而北美的宣教却有一〇五三六人。歐洲差會不涉足拉丁美洲宣教的理由是：殖民地的劃區協約，西歐的勢力不侵犯西半球。因為國旗不在那裏，所以差會也不在那裏工作。另一原因是天主教在那裏幾百年了，已經供應當地人民屬靈的需要，被認為是基督教區域。一九一〇年愛丁堡宣教會會議時，安立甘領袖決定不考慮拉丁美洲為宣教工場。雖然施畢爾及美國的教會領袖提出相反的意見，但不被接納。

(三)、保守派宣教士佔優勢。在宣教士中的神學思想有些是自由派的，有些是保守派的，這不再是秘密的事。在韓國的宣教士大多是保守派的，他們建立很堅強的保守派教會。在日

本的宣教士有大部份是自由派的，他們建立一小部份自由派的教會。在世界其他地區，保守派與自由派的宣教士各佔其半，也可建立其宗派的教會。只有拉丁美洲的宣教士多數是保守派的，他們不但來自信心差會，也來自各大宗派。所以拉丁美洲的教會是全世界最保守的教會。魏彼得 (C. Peter Wagner) 「估計拉丁美洲的更正教，百分之九十五是保守福音派」，所以新派的合一運動在那裏起不了作用。

(四)、五旬節派運動。五旬節派今日在世界各地都活躍。其中最大的是神召會，在美國有一百萬信徒，在其他各國約有五百萬信徒。一九七六年他們的增長率是百分之十四點二。所以七年內可以倍增。這是全世界增長最快的一派。

五旬節派運動在拉丁美洲最成功。一九〇〇年，他們大約只有五萬信徒。一九五〇年，他們增加至一千萬信徒。一九七〇年却達到二千萬人。一九七六年增至二千五百萬人到三千萬人了。魏彼得在其一九六九年出版的「拉丁美洲的教會增長」中他說：「根據可靠的報導，拉丁美洲更正教信徒竟有百分之六十三點五是屬於五旬節派的。到一九六九年之後，其指數已超過三分之二以上。」

根據魏彼得的評價，拉丁美洲廿個共和國中，五旬節派在福音派中是最大的一宗派。在智利，其信徒佔更正教十分之九。在巴西，神召會有二百五十三萬信徒，成爲最大的宗派。其次是巴西基督教會，有五十萬信徒，也是屬於五旬節派的。其他在阿根廷，秘魯、厄瓜多



爾、哥倫比亞、巴拿馬、撒爾法都、洪都拉、和墨西哥，五旬節派都是最大的宗派。魏彼得在其「看哪！五旬節來臨了」一書第廿六面中說：「不論你是否屬於五旬節派，都要承認該派在拉丁美洲，作了一些正確的工作。」

我們對五旬節教會迅速增長的評價是什麼？以下提出幾個促進該派增長的因素，有的已十分成功，有的正在進行中的，作為參考：(1)該教會自從開始時，就是本地化。有些教會完全沒有宣教士。巴西的神召會有三百萬信徒，九千助理牧師，三千牧師，但只有廿位宣教士。(2)多年來，教會自養自供，而不領受外國基金援助。(3)他們善用平信徒的見證。每個信徒都要向其親友鄰舍分享他們的信仰。(4)教會的敬拜節目，大多採用當地的音樂、手鼓、和見證。充滿拉丁天然的情緒。(5)他們集中在佔居民大多數的低層社會。使他們立刻感到教會是他們家。(6)他們常在公路上、街道上傳福音，舉行露天佈道，分發聖經，並在公園中作見證。(7)他們強調被聖靈的充滿（聖靈的洗），不單在理論上，更是在實際上。(8)神醫是神答應有信心者禱告的憑據。在貧窮缺乏醫藥的社會，神醫的神蹟，當然扮演重要的角色。

(五)、更正教與天主教的關係。按一般的情形，天主教的宣教士與更正教的宣教士在宣教工場上，仍不失相照顧的愛心，因為他們競爭的對象都是外邦人。但在拉丁美洲，情形却完全不同。這兩派常常公開對立，這不是彼此競賽，乃是正面衝突。這裏百分之九十的居民已信奉天主教，更正教的宣教士幾乎得不到傳福音的對象。如哥倫比亞完全是天主教的天下，

所以更正教的宣教士幾乎無用武之地。更正教的宣教士只有在天主教徒身上找悔改的對象。所以羅馬天主教看這種行為是「叛教」，是不法的，而加以逼迫和反對。

拉丁美洲的更正教分為三類。第一是以信義會與瓦勒度派為代表，他們是歐洲的移民分佈在阿根廷、烏拉圭，和巴西。為數不多，天主教不加以介意。第二類是過去一百年來更正教宣教士工作的結果所建立的福音教會。第三類是五旬節派的教會，大多數教會是朝自力更生發展，而不靠外援。羅馬天主教對後面這二類的信徒大不高興，認為他們是「叛徒」！

當我們評論天主教逼迫「叛徒」之前，可否先捫心自問：各更正教的教派章程中，豈不都有禁止別的教派拉攏自己會友的條文麼？若干大宗派常照顧信心差會，給他們一些機會，但信心差會却乘機拉人為自己基本贊助人。最近靈恩運動集團也在各大宗派中活躍拉人為該集團的「會友」，而遭各宗派之反對。明乎此，我們就不該責備拉丁美洲的天主教去指責更正教宣教士的行為是「背叛行為」，並運用政治和教會的力量加以逼迫和阻止。

在更正教的宣教士方面，他們認為天主教的信徒靈命貧乏可憐，多數只是聖誕節與復活節的信徒，所以義不容辭，責無旁貸去挽救他們。尼勒 (Stephen Neill) 在其「差會的呼召」一書第八十六面中說：「更正教的宣教士認為天主教已完全離開對信徒靈命的關懷，所以去栽培信徒的靈命是正確的行為，而不應該被判定是『背叛行動』。」

合一運動使福音派與天主教減少一些的糾紛。其中分為三組。第一、是小部分的人歡喜



與天主教合作，包括譯經的工作。第二、是絕對保守份子，他們不相信天主教最近的改變有何基本的意義，認為其改變不過是化裝而已，目的是要解除福音派的武裝。介乎這兩個極端之中，多數福音派的觀點混亂不清。當他們脫離天主教成為福音派分子時，付上昂貴的代價，被稱為「背叛份子」。現在天主教稱他們為「分離份子」，他們對逼迫的印象記憶猶新，故對新名詞不感興趣。他們不知道合作是件好事，也不知要被帶到何地步。對整個情勢尚未捉摸清楚。

(六)、教會增長的形式。拉丁美洲教會的增長大受注意。特別自一九六九年，蒙特路蘇(Reed W. R. Monteroso)與約翰遜(Johnson H.A)二人合著的「拉丁美洲的教會增長」一書出版後成為多人研究的課題。拉丁美洲的更正教估計每年的增長率是百分之十，八年增加一倍。如果保持這種進度，到主後二千年時。更正教在拉丁美洲將佔優勢是不難的。但看情形似乎不可能實現。

教會增長的形式各國不一。最快的是在南美洲的是巴西、智利和哥倫比亞；在中美洲的是墨西哥、撒爾法都、和瓜地馬拉。其他如巴拿馬、洪都拉、和尼加拉瓜增長的不那麼快。厄瓜多爾，秘魯和委內瑞拉更正教的增長都不到百分之一。

各教派的增長率也不同。在若干國家五旬節派的增長率遙遙領先。其他國家則安息日會增長較快。在哥倫比亞有一教會，工作了一百廿年，才有三千五百人受洗。在洪都拉另一教會，工作了八十年，才有三千會友。

信心差會的增長率最差勁。一九六九年，其宣教士佔更正教宣教士百分之卅二點四，但信徒的增長率只佔百分之一點五。其差勁的原因如下：(1)比其他大宗派更遲開始工作。(2)他們工作的對象是分散在鄉村與隔離地區的印第安人。(3)最大的信心差會是威克里夫聖經翻譯社，他們是參與技術工作，翻譯聖經，對教會增長只是間接的貢獻。

(七)、在印第安人中工作。在世界各地向當地土人宣教的工作都有極大的迴響。但在拉丁美洲却是例外。這裏的印第安人與北美的印第安人一樣，對福音有一道堅強的防禦力。宣教士雖然經年勞碌，但果效甚微。語言難學，譯經條件比世界各處都差。譯經工作大多由威克里夫聖經翻譯社負責完成。多數印第安人居住在亞瑪遜與墨西哥的大森林的隔離世界中。他們野生野長，政府也管不到他們。近年來，聖靈在厄瓜多爾的魏華斯地區動工，據報有二千五百人歸主。這是在拉丁美洲向印第安人傳福音的最好記錄。

(八)、自由派與保守派的衝突。雖然自由派信徒只佔十分之一，但他們在教育上，組織上及聲望上都比保守派更佳。過去十年，他們的神學思想；從發展神學進步到自由神學。有些自由派神學家說他們已找到答案，只有馬克斯的革命，才能成功地解決拉丁美洲可憐落後的社會與經濟問題。魏彼得在其「拉丁美洲的神學：激烈派或福音派」一書第六十面中說：「馬克斯的理論在拉丁美洲教會中，已成為教會的左派，這是事實。」



自由派與保守派之間的鴻溝極深。自由派指責保守派只注重個人的得救與敬虔，而忽略社會公益。他們稱讚北美宣教士在過去的貢獻，但懷疑他們有繼續存在的價值。關心社會福音是不錯的，但這能解決拉丁美洲的社會問題麼？

自由派的這種觀點並不正確。保守派，包括五旬節派，近來大大提倡將福音實用在社會問題上，而反對那些不實際的理論。他們已參加基本的社會活動，解決社會問題。最少在教會中他們已經實行了。他們反對左派激烈份子所進行的革命方式。他們認為在現存的體系中推動他們的聖經神學思想，好過去推翻現存的政體，而去搞得天翻地覆。由於鴻溝存在，呈現更正教合作見證的弱點。

## 第十三章 歐洲宣教的實況

### 一、歐洲的沒落。

(一)、史家的警告。主後八〇〇年，神聖羅馬帝國建立，歐洲稱為基督教的大陸。但時過境遷。史家來得里與李治 (Hans Lilze) 以及其他教會的領袖與歷史學家都發出警告：歐洲很快的就要成爲非基督教的地區！

(二)、沒落的原委。基督教在歐洲沒落的原委如下：文藝復興所帶來的俗世主義與人文主義沖昏人類的思想。德國超人的民族主義與高級批評神學的興趣，貶低聖經的真實與權威。兩次的世界大戰都是西方所謂基督教國家之爭戰，德國的教會無法阻止納粹主義之暴行，使教會在歐洲失去基督的見證。蘇共的興起與東歐國家的淪共，以致這些國家的教會活動大受限制。西歐更正教的若干領袖，提倡新神學與新道德，拆除古代教會聖潔敬虔的標誌，使正式教會的信徒在屬靈上真空。羅馬天主教自第二次梵蒂岡會議以來，有不少的更改，失去明確的方向，叫忠實的信徒混亂不堪。因此東方的佛教和印度教神秘的儀式大受歡迎。巴基斯坦和北非的回教徒大量向歐洲移民，找職業，得高薪，過好生活。結果回教清真寺在各大城市中相繼興建起來。



## 二、宗教的沒落。

(一)沒落的實情。：據一般統計，歐洲有一億六千萬人是有宗教的信徒。其中掛名的多，真實的少。法國雖是天主教的國家，但在歐洲却最荒涼。農村充法恐怖、迷信和通靈術。最近羅馬天主教宣佈，法國是宣教工場。在英國，百分之六十的居民在國教中受洗，百分之二十接受堅振禮，但只有百分之六經常參加教會活動。在歐洲其他的國家教會，情形更壞。德國的信義宗只有百分之五參加教會活動，瑞典的信義會只有百分之三參加教會聚會。因此，歐洲不能再如想像中所謂的基督教大陸。好在，蘇聯與東歐共產國家中的教會都有堅強美好的見證。

(二)沒落的原委：若將歐洲教會的活動與美國人對教會的活動相比，會令人感嘆不已。全歐洲只有世界傳播電臺是基督教的電臺，且是由美國差會建造維持的。在盧森堡與孟特加盧電臺的節目時間可以買到。但好時間買不到，且價錢極貴。英國教會不能向英國廣播公司買時間。在美國，聖經有許多的譯本和版本，在歐洲許多國家，聖經只有一種譯本。過去二世紀，歐洲沒有如奮尼、慕廸和葛培理等偉大的大佈道家興起。大佈道會似乎只適合美國的環境，歐洲的教會領袖並不欣賞。安立甘與信義宗是二個最大的教派，他們相信受洗即重生。他們注重宗教教育過於個人悔改的經驗。衛理公會與浸信會，按傳統傳講悔改與信心的真

，但真正經驗悔改重生的不多。

## 三、歐洲是宣教工場。

(一)宣教的對象。多年來歐洲已被稱爲是宣教工場，但到最近，美國的大宗派才相信這觀點。美南浸信會是唯一最大而有歷史性的宗派在歐洲進行宣教事工。大多數在歐洲宣教的美國差會是屬於福音派，他們真正明白凡在教會中而未重生的會友都是佈道傳福音的對象。掛名的基督徒與非基督徒同樣需要福音。

(二)宣教的覺悟。目前在歐洲有八十個美國差會，二千三百位宣道士，來自英國與大英聯邦的宣道士有六四〇人。自從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北美的差會才頓然覺悟歐洲是宣教工場，目前他們已建立許多良好的根基。

(三)福音廣播的發展。世界傳播電臺於一九六〇年開始在摩拿古廣播福音。今已發展用卅一種方言向全歐洲、蘇聯、北非和中東廣播福音。該電臺有五十萬瓦特電力，用短波、中波、長波，每週七天廣播福音。該臺在歐洲及中東設有錄音站，負責錄製節目，然後寄孟特加羅廣播。在德國有一分臺，五十位全時間同工，每天製作五個德語節目。德國分臺是一信心的工作，目前已能自立。他們是唯一供應在鐵幕後講德語的信徒靈糧。

(四)神學教育的實情。在國家教會的神學教育，是設在大學裏。神學院的畢業生對巴爾



特、布魯曼、和布特曼的認識比聖經更熟。在英國有廿九間聖經學院，歐洲大陸另有四十間聖經學院。在歐洲大陸的聖經學院有一半是美國差會於戰後開辦的。大歐差會在神學教育上居首位，辦有九間聖經學院，一間神學院。如果歐洲人聽不到福音，那是歐洲人的責任。目前有一難題，國家教會不聘用聖經學院的學生，近來因為缺乏牧師，態度稍有改變，但也只接受他們為助理牧師而已。

(五)、向歐洲佈道的方法。向歐佈道最好的方法是什麼呢？藉着現有的教會，國家教會，或建立新的教會？多數人認為與現存的教會合作較為方便，但是否有效呢？十九世紀初期，更正教宣教士開始向中東傳教時，他們想復興東方教會，然後藉東方教會向回教徒傳福音。結果更正教不大接受西方宣教士所提的修正方案，在神學上與文化上的觀點有很大的差距，遂不成功。這種情形與目前歐洲的國教情形相似。

多數宣教士在國家教會之外進行教會增長計畫。在自由教會與獨立教會進行的相當成功。在一些沒有自由教會的地方，就自己開辦。多數超宗派的差會，在歐洲進行教會增長的計畫。

宣教士在歐洲工作的方式與其他地區不同。歐洲沒有文盲、差會學校在非洲扮演重要的角色，在這裏沒有存在的必要。醫藥工作也是如此。歐洲各種言語均有聖經譯本多世紀了。故無譯經的必要。幾十年來，歐洲各國均已有了聖經公會發行聖經。宣教士的子女可進公立

學校，所以也不需要宣教士子女學校。這就叫宣教士更專心於佈道工作，設立教會，福音廣播及神學教育等。

#### 四、歐洲的更正教。

(一)、更正教的實情。歐洲更正教的信徒估計有一億一千萬。信義宗六千萬，安立甘三千萬。信義宗分佈在德國、丹麥、挪威、瑞典、芬蘭。東德居民百分之八十屬於信義宗，西德只有百分之五十。北歐居民之百分九十至九十七是屬於信義宗的。安立甘派有三千萬信徒，其中二千八百萬是在英格蘭，其他的則在蘇格蘭，威爾斯和北愛爾蘭。在歐洲大陸沒有安立甘教會，在英國也沒有信義宗教會。當然有少數的例外。

歐洲的更正教宗派計有：浸信會、衛理公會、五旬節派教會、門諾會、長老會、改革宗等。瓦勒度是世界上古老的更正教會，分佈在意大利，目前有信徒三萬五千人。

(二)、國教的情形。若干國家以更正教為國教，政府供應經費，也控制教會。這種制度就是全國國民，不論基督徒或非基督徒都支持教會費用。非信徒出錢不是甘心的，基督徒却忽略自己應負擔教會費用的責任。牧師的薪俸有保證，職位是穩定的。他可不必關心失喪的靈魂，或計畫如何使教會增長。英國教會的會友與神學院的學生數字直線下降，為衛斯理約翰以來的最低點。蘇格蘭與北愛爾蘭教會的情形較好，長老宗的信徒多，聚會率高。雖然英國



教會沒落，但比起斯干得那維亞國家的教會却更好。安立甘宗有很強的福音派。在英國另有六百萬非國教教會的信徒，他們是屬於福音派的，信徒的聚會率比安立甘宗更高。各宗派中都有福音派的教會和信徒。

## 五、歐洲的天主教。

(一)、歐洲天主教的實情。歐洲仍然是羅馬天主教的天下，擁有二億五千二百萬信徒。其中五千萬是在鐵幕中，二億是在自由世界。法國、意大利和西班牙是三個天主教徒集中的國家。北美的天主教宣教士也大量集中在這三個國家。在法國有四一六人，意大利一九〇人，西班牙二二八人。

(二)、天主教與更正教關係的改善。更正教內部的紛爭不斷增加，但與天主教之間緊張的關係却大有改善。自約翰廿三世教宗以「離開的弟兄」取代「叛徒」來稱呼更正教後，天主教與更正教在世界各地的接觸大有改觀。坎布特里大主教曾訪問梵蒂岡，但教宗尚未報聘。天主教與普世教協越來越合作。普世教協總幹事數度拜訪梵蒂岡，教宗保祿六世於一九六九年六月作歷史性的訪問日內瓦。有一聯合工作委員會安排這兩個世界性的團契合作事宜。如果說天主教加入普世教協，是言之過早。但肯定的，天主教熱心於合一運動。

天主教改革之風吹遍全球，更正教的宣教士在羅馬天主教的國家，得到更大宗教活動的自由。特別在意大利和西班牙。葡萄牙則較差。一九七四年葡萄牙政變，帶來新的宗教自由。一九七七年西班牙的大選，結束四十年的獨裁政權而恢復民主制度。

## 六、歐洲的共產黨。

(一)、歐共實情。除了蘇共以外，東歐有八個共產國家：東德、波蘭、羅馬尼亞、捷克、匈牙利、保加利亞、南斯拉夫，和亞爾巴尼亞。在波蘭、匈牙利、南斯拉夫羅馬天主教佔優勢。在保加利亞、羅馬尼亞、捷克是希臘東正教佔優勢。阿爾巴尼亞的人民百分之七十是回教徒。在蘇聯有四千萬東正教信徒，五百萬福音派的信徒。在九個共黨國家，三億七千五百萬的人口中，共產黨徒只有二千五百萬，基督徒比他們多得多。

(二)、東歐教會的情況。在東歐各國宗教的自由不一，有時在同一國中，也各地區不同。許多事可能一夜改觀。對共黨最有把握的預測，也是最不可靠的預測。他們雖然變幻無常，但對宗教的態度永遠不變。波蘭的教會自由較大，那裏可以開辦主日學。在東德國家的百貨公司有售賣聖經。在阿爾巴尼亞，自認是世界上唯一無神論的國家，宗教是不合法。在羅馬尼亞，教會大大增長，且處處有復興的氣象。在某一城中，有一間浸信會在一年中，信徒數目從六百人增長到一千五百人。青年人在大學中受到反宗教的逼迫，但他們却踴躍參加教會的禱告查經會。羅馬尼亞有一〇三五間教會，但只有一五〇位受過訓練的牧師。所以教會缺乏



領導人，這是一個大問題。一九七七年，在拔哈勒斯特的神學院 (Seminary in Bucharest) 報名的學生是十倍於他們的容納量。東正教的青年對研究神學的興趣大增。目前有一千二百人在大學程度的神學院中受造就。有不少是在研究所中研究神學。

在整個東歐教會都能按其容量接納信徒，牧師窮於應付各信徒在屬靈上的需求。他們沒有享受像我們在自由世界的宗教自由，但他們對每次宗教的自由都極珍惜，因此盡力設法參加聚會。也許我們認為他們需要我們的禱告和支持；其實，我們這不珍惜宗教自由的信徒，正需要他們的禱告。

(三)、蘇聯的教會。教會在蘇聯經過六十年的逼迫，但仍然存在。最大的教會，蘇聯東正教估計仍有四千萬信徒。福音派浸信聯合會 (All-Union Council of Evangelical Christian-Baptists) 包括門諾會，卜內門弟兄會，五旬節派等共有五百萬信徒。近年來福音派中發生一奇事。有一軍事集團會威脅他們的上司向政府請願，要有完全的宗教自由。可是不得如願予償，該集團的一部分份子被捕下監，另一部分則送往西伯利亞的勞動營。有些地方，他們的子女則被送往政府學校，接受共產教條的洗腦。在拉脫維亞與益是多尼亞的信義宗估計有一百萬信徒。羅馬天主教據報導有三百二十萬信徒。另有少數的衛理公會與安息日會的信徒。

(四)、福音廣播的進行。對鐵幕中的弟兄最有效的幫助是福音廣播事業。在孟特加羅、九都、馬尼拉、關島，和韓國，福音以強有力的短波播送到蘇聯及西伯利亞。蘇聯當局已加注意，且常攻擊，干擾電波。對許多通訊不自由的國家，福音廣播仍是供應靈糧最佳的工具。

(五)、宣教的機會。西方教會領袖目前獲准進入多數的共黨國家訪問。有時還請他們在教會證道。多數的報告說當地的教會非常熱情接納，信徒也渴慕神的道。一九七七年九月，葛培理破例獲准在匈牙利主領一禮拜的大佈道會。西方宣教士要得正式批准進去公開宣教，大約還要一段日子。除了阿爾巴尼亞以外，聖經已可以公開印刷發行。但一直是供不應求。

由於最近法國和意大利歐共的發展，有些觀察家預言，在十年內西歐將被共產黨所奪取。這事實如何目前無人能確實知道。但目前有三千宣教士在西歐工作，這是件非常重要與及時的工作。



## 第十四章 宣教學業的評價

人的事業，沒有一種能達到百分之百的成功。因為人是有限，失敗的受造物；又同失敗過，而不完全的人結婚，當然不能有完全的成功。近代宣教學業也不能例外。尼勒在其「呼召宣教」一書第廿四面中說的好：「宣教學業是世界上最艱鉅的事工。攻擊之多叫人驚奇；參加者之多，與成功比例之大，叫人更驚奇；但他們犯錯誤之多，是叫人最驚奇。」

有人批評宣教學業是件最失敗的事業。但在論成敗之前，當明白宣教士的任務是什麼。如果在任務上不成功，那才是失敗；如果在非宣教的任務上不成功，那不能算是失敗。

### 一、宣教士作錯了什麼？

(一)、宣教士富有優越感。幾乎所有的宣教士都感到西方的文明比任何的文明都優越。更糟的是，他們以西方的文明與基督教混為一談。他們又視當地人為「未開化的」。在其書信報導中常說：當地人民骯髒、懶惰、無禮貌、不負責、不可靠等。

其實有優越感的何止只是宣教士。在十九世紀很少人沒有優越感的。大學教授、牧師、政治家、學者等都患有優越病。他們自認西方文明最優越，且肆無顧忌地顯露其優越感。美



國的「命運宣言」更是尖銳地表現其「優越感」。

宣教士每日所接觸的是佔人口百分八、九十的低層社會。他們實在是貧困的、少受教育的、不衛生的、骯髒的、迷信的、多病的。宣教士將這些事實報告祖國，其錯不是按所知的一面報導，乃是在所不知的，而沒有報導的一面。受過西方高等教育的東方人，很難回到自己的農村與少受教育，又貧困的親人生活在一起。他們寧願住在大城市，享受時代的文明。所以當年宣教士與鄉下人同住，而有優越感，是可以諒解的。

(二)、宣教士對異教的認識膚淺。多數宣教士對當地宗教未加深究，而盲目攻擊。常在講道中反對拜偶像，這令聽眾大大反感。我們不知異教教義，而以無知的成見認定他們都是虛偽的加以拒絕，這是何等的愚昧。近來宣教士對異教多有研究，也能分別真假，這已減少悲劇之重演。

(三)、他們失敗於沒將基督教與西方文化分開。宣教士在傳教時，多數將西方的道德標準，社會迷信，個人的偏見，社會的傳統，倫理學、法律、經濟學、政治學等體系全部介紹給信徒。他們這樣作，就是把自己難擔的軛套在信徒的頸項上。所以基督教在亞洲被稱爲「洋教」，在非洲被稱爲「白人教」。其實這是西方文化而非基督教。

(四)、宣教士將宗派主義與福音一同傳出去。差會開始時都說，我們不輸出宗派主義。但不久後，都忘記初衷，把宗派主義與教義放在同等的權威上，叫信徒非接受不可。在西方宗

派的分歧都有其歷史的背景與淵源。但在第三世界却毫無意義。那些由佛教、印度教與回教歸信基督的，常要犧牲家庭生活，與妻子分離，成爲教會信徒。但叫他們更難堪的是，宣教士告訴他們，單單相信耶穌還不够成爲一個信徒，更要加入爲長老會的信徒、或信義宗的信徒、或浸信會的信徒。當宗派之間彼此分爭時，宣教士也要信徒加入陣線一齊爲宗派而戰！最叫中國信徒混亂的是在華北有南方浸信會，在華南有北方浸信會。

(五)、宣教士在促成基督教本色化的事上失敗。本色化乃是將基督教的真理以本地的文化方式將之表達出來。但宣教士從來沒有想到基督教的真理是可以非西方的文化方式來表達的。所以他們認爲基督教要永遠維持西方的樣式。蓋禮拜堂必須是尖塔形的，有鐘樓和十字架。聖詩必須是西方的詞句和調子。非洲文化精華的鼓和舞是迷信的，所以必須改用西方的樂器。崇拜的儀式要完全西化才爲正統。羅馬天主教更強調這一點，彌撒要用拉丁文。聖公會翻譯聖經之前要譯公禱書。主教與牧區的體制要完全與西方一樣。在新德里的安立甘教會要與倫敦的一樣。即使神學教育的課程體制也要與西方的完全一樣。教會歷史完全是西方的，辯惑學也完全是西方思想與辯證的方式。難怪基督教在第三世界尚未紮根。

(六)、宣教士採用「家長制度」。家長制度不是壞事，但却是一件麻煩的事。十九世紀初葉，宣教時的情況和環境實在有此必要。特別在非洲更有此需要。早年的信徒多爲奴隸，在其家鄉沒有安全感，所以宣教士接待他們住在宣教站，供應衣食，保護安全。教導他們讀書



寫字，給他們田地、種子、農具可以耕耘。又教導他們貿易。其要求就是絕對順服。他們必須完全接受規矩之約束，如有違命，輕則鞭打，刑罰勞動；重則趕出宣教站，結果播下仇恨種子。這就是早年的「家長制度」的情形。

「家長制度」的真正問題是要經過很久的時間才能達到宣教的目的。其實這也是宣教士掌權太久。這制度對第一代的基督徒也許還可以，但第二、三代的基督徒，他們受過高等教育，有才幹，有經驗，樂意自己當家。可是宣教士仍然誤解教會新一代的需要，還是依老賣老。看信徒是不懂事的小孩子，為他們預備一切，保護週全。却不知他們已經長大成人，能自立自治了。這就造成宣教士與信徒之間的緊張狀態。

(七)、宣教士使用西方基金不够明智。發展教會事工需要西方援助，但宣教士只憑感情而不憑理智用錢。他們本着基督徒慈悲的德行，遵行基督「施比受更為有福，白白得來，白白捨去」的教訓，故無止境地援助。他們經常援助也是有其原因的。(1)如太過吝嗇，很難與非基督徒接觸。(2)信徒通常是貧窮階級，信教後希望經濟情形好轉。(3)宣教士以其國民收入的標準來比較當地信徒的收入情形。經濟援助雖可收一時之效，但却成為永久的擔子。

(八)、宣教士與殖民官過往太密。十九世紀歐洲列強伸展其勢力到亞洲、非洲、南洋羣島。大批宣教士與行李跟縱而至。宣教士與殖民官同搭一條船，在同一國旗保護下，在同一地區工作。殖民官為了易於管理，需要一批中等資產階級的社會份子作為統治的基層人員。所

以要他們接受西方文化，服從西方法律。而宣教士却負起這教化本地人的責任。因此殖民官送地皮給差會辦學校，津貼經費，保護其安全。從各方面來看，這無疑的是十九世紀宣教士所鑄下最大的錯誤。

## 二、宣教士成就了什麼？

宣教士雖然有不少的錯誤，但平心而論，他們也有不少的成功與勝利，是今日宣教士望塵莫及的。

當時他們人數稀少，資源缺乏，工作沉重，文化生疏，語言不通，孤單無援！逼迫對抗，甚至恩將仇報等層出不窮的問題。但他們開拓了浩大地區，拯救千萬靈魂，建立數以千計的教會，教育數以萬計的學子，溝通東西文化，其成就實足令人敬佩。一九四〇年，邱吉爾打了英國勝仗的一句名言：「在人類歷史上，從來沒有若少的犧牲，而有若大的成就」。應用在十九世紀的宣教士身上是最合適不過的。宣教士成就了什麼呢？

(一)、宣教士深愛當地人民。他們實在能與保羅說同樣的話：「我們既是這樣愛你們，不但願意將神的福音給你們，連自己的性命也願意給你們，因為你們是我們所疼愛的」。(帖前二八) 這種的愛，就產生了「家長制度」。

宣教士愛信徒如愛自己的兒女。所不論是疾病健康，和平戰爭，禍患興盛。生死，總是



盡心地愛護、眷顧、幫助、供應他們一切所需。爲了與信徒同在，一年有九個月與兒女分離。早年到東方的宣教士，只知「授」，不知「受」。在別的事上他們有缺點，但在愛心上，靠基督却表露無遺。

尼勒在其「呼召宣教」一書第四十九面中寫道：「一八五八年，南印度的宣教先鋒拉吉蘭多馬 (Thomas Gajetan Ragland) 去世。四十年後，有人問多馬的一個學生對其老師的回憶，他思想一下，肯定的說，『他盡心地愛我們，無微不至地愛我們』。

犧牲的愛才能維持長期的工作。爲救別人的生命，而捨去自己的生命。當傷寒症、黃疸病、鼠疾以及其他致命傳染病流行時，宣教士醫生與護士奮不顧身，留在那裏。救治患病的，埋葬死亡的。這是何等的愛！

(二)、宣教士發展欣賞當地文化。人常責備宣教破壞當地文化，介紹西方文化。如在中國，宣教士介紹西學方法取代中國古代考舉制度。所以若說宣教士破壞當地文化這是不正確的。其實他們比任何人都更欣賞當地文化。

有時宣教士花費多年精力，才熟識當地文化。一旦他們習慣了，不但自己欣賞，且比任何人都竭力維護當地文化。威廉克里改革印度孟加拉古文學，如胡適之改革中國文言爲白話一樣。他美化文字，以淺白易懂的白話文取代艱澀的八股文。對近代讀者方便不少。克里高度欣賞印度文化。故將二部民族詩經——拉瑪耶那詩與摩訶婆羅多詩英譯。在香港的李雅各

宣教士，深愛四書五經，也將之英譯介紹給西方學者。

遠在人類學家在世界各地研究人類學之前，宣教士早已在工作地區研究當地文化了。英國的加靈頓會督曾研究太平洋羣島的人種，寫了幾部有關該地區的人種語言、文化及社會階層的著作。在其名著「嗎哪」(Mana) 一書中，將世界各地對「嗎哪」的信仰加以類別澄清，對宗教人類學有莫大的貢獻。現任皇家人類學學院院長的前南非宣教士，史密斯伊文，其兩部名著：「非洲人理想的神」、「黃金樹苗」，是人類學的權威之作。

(三)、宣教士學習當地語言。要得人心，必須學習他的語言。宣教士在這方面實有特出的貢獻。在世界上原始部落學習語言實在不易。許多部落只有語言、沒有文字。宣教士學習了他們的口語之後，要爲他們創造文字，編彙字典，教導他們閱讀書寫。這是長期費心費力的工作。在非洲有八六〇種語言。一百年前他們只有二十種是有文字的。由於全體宣教士的努力，現在已有五百種語言是有文字的。但各位不要以爲非洲的語言是沒有文法的。克勞福發現，中非有一種語言的名詞有十二種屬性，動詞有卅二種時間性！

(四)、宣教士翻譯聖經。很少人知道譯經工作的艱鉅。一位譯經的宣教士，最少要花十年的時間準備。他除了認識語言的優點，文法、句法、辭法，還要精通當地文化的學識。這就是所以英國聖經公會要求譯經的宣教士，至少要住在當地人民中十年之久，然後才考慮出版他的譯稿。



譯經的技術問題是層出不窮的。如箴言十七章三節：「鼎爲煉銀，爐爲煉金，唯有耶和華熬煉人心」。有些文化中沒有用金銀，有些人民從來未見過鼎爐，有些民族沒有用「心」，只用脾、腎、腸。那麼譯經的宣教士要怎麼辦呢？他們實在需要有但以理的智慧，約伯的忍耐，才能完成這艱鉅的譯經使命。

現在的譯經者可以接受語言學的訓練。以前的譯經者沒有這些現代化的工具。只能憑手中所有的工具與才幹去進行，其成就實在是神蹟。今日全人類百分之九十已有了新舊約全書。百分之九十五有了新約，百分之九十七已有了單行本。只有百分之二還沒有神的話語。威克里夫聖經翻譯社，目前有三千五百位同工從事譯經，希望到主後二千年能完成這使命。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卅一日，聖經已譯了一六三一種語言與方言。譯經的貢獻，是難以估計的。

(五)、宣教士介紹科學教育給第三世界。許多國家的第一間學校是差會開辦的。在亞洲的許多國家，宣教士是第一個介紹西學。十九世紀，在蘇彝士運河以東，從未聽過有女子學校，但差會却冒險開辦。當杜文以撒帕拉 (Isabella Thoburn) 在印度開辦第一間女子學校時，是逐家挨戶去請求家長讓其女兒進學校念書。有一父親指責她說：「今日你教育我的女兒，明天你教導我的牛好了！」自那時起情形大有改善。七十年代印度的總理，就是一位女子。

在中國的情形大致相似。士大夫極力反對以西學取代中國教育的崇高地位。雖然差會學校被一羣暴動學生所破壞。但宣教士在中國開辦了千所小學，百所中學，十三所基督教大學

，爲中國造就不少人才。

(六)、宣教士最早相信本地人才的潛在力。當西班牙人到達新大陸時，殖民主義者視印第安人爲「野蠻人」，他們認爲土人是半開化的，是不可能接受時代的文明。只有宣教士反對這種觀點。一五三七年六月九日，教宗的諭令說：「我們認爲印第安人與我們一樣是人。他們有能力明白天主教的信仰。並且他們樂意接受這信仰」。迦薩斯 (Gas Casas)，索瑪拉迦約翰 (Johu De Zumarraga)，在南美洲和墨西哥的印第安人中花了一生的時間，去發展當地的社會與文化。

在非洲的情形幾乎一樣。是宣教士而不是人類學家首先去重視本地人的潛在力，並幫助非洲人發展他們的潛力。

華聯 (Max Warren) 在其「我相信大使命」一書第一一〇面中說：「沒有一個人能估計，當宣教士到非洲去時是那麼堅決不妥協。他們說，只要給我們時機，在非洲的世界沒有一件事是不能成功的。他們相信別人不能相信的。他們憑信心行動。這些白人宣教士證實了他們的信心。遠在任何人夢想「非洲人的俊美」之前，宣教士早已看到了」。

(七)、宣教士開辦醫院、診所、醫學院。在教育時，宣教士也介紹科學化的醫學。起初爲要消除人民對巫醫的迷信，必須與巫士展開鬭爭。在非洲坎貝倫，有一位宣教士醫生，等了八年，才得第一位非洲人的信心，接受他的治療。有一、二次外科手術的成功，即可消除人



民的反對和懼怕的心裏。可是許多病人都是到了病危才來就醫。

在農村的醫藥宣教士常在露天搭棚開診所施醫。他們就在廣場拔牙、整骨、洗傷、診病、施藥。在大城市，他們常建造世界上最好的醫院。一九四九年，當時中國人口約有五億，差會開辦了二七〇間醫院，有半數以上是在農村。今日在印度有四五〇間教會醫院。

差會開辦的醫學院是醫藥工作的基礎。北京協和醫學院，一直是第三世界中最負盛名的醫藥高等學府，她是柯多馬於一九〇〇年拳匪之亂後，從廢墟中建立的。

(八)、宣教士介紹社會與政治的革新。宣教士對社會與政治的改革是採用間接的方式多過直接的方式。初期的教會他們沒有也不能定出任何改革社會與政治的體系。但他們在所傳的信息中論及生命的神聖，個人的價值，勞工的尊嚴，社會的公平，人性的完整，言論與思想的自由等，都是基本人權的思想，間接影響當地人民對社會與政治的改革。

印度的賤民階級，寡婦的殉葬。中國婦女纏小腳與妾侍的制度。世界各地殺害雙胞胎等，宣教士都付上相當的代價，才革除這些社會惡習。

(九)、宣教士成為瞭解東西文明的橋樑。東西雙方的瞭解，在這整個文明可燬於一旦的核子時代，仍是世界和平的基礎。本來東西雙方的兩大集團很難聯系的，現在藉着宣教士之努力已能溝通。這是因為宣教士將基督教和西方的文明帶到地極，又將東方人民的偉大文明帶給西方人民。

十九世紀英國的文豪麥考萊爵士，於一八三五年簽發教育宣言中認為，要教育印度最少要一世紀的時間。這種輕視印度的文明態度，在不久他承認對東方的語言一無所知後。他說：「歐洲圖書館的暗礁，就是對印度與阿拉伯的本土文學的藏書太少。今後西方文學界的首要任務，就是要加緊研究東方教育計劃體系。」（見愛德華得 (Michael Edwardes) 著的「印度的歷史」第二六一面。

在中國的宣教士多擅長欣賞中國的文明。百老福會督 (Bishop James W. Brashford) 將孔子與蘇格拉底、伊比德圖、馬可奧熱流等同列為世界偉大教師之流。在其名著「中國之光輝」，一書中他引用馬丁 (W. A.P. Martin) 對中國文明的辯護說：「沒有一個這麼偉大的人民受人誤會」。十九世紀漢學權威，「中國」一書之作者廉威氏 (S. Wells Williams) 也，他回美後，受聘於耶魯大學為中國文學首席教授。翻譯四書五經的李雅各回英國後，擔任牛津大學的中國文學教授達廿年之久。

普林斯頓教授瓦格保羅 (Paul Varg) 素不同情宣教事工，但他在其「宣教士，中國與外交：一八九〇年至一九五二年，美國更正教宣教在中國的運動」一書第一二〇至一二二面中說：「西方人士若不成為宣教士，對中國的認識必定非常淺薄。如果誰輕視宣教士的著作不過為神學的觀點，那是很不公道的。什麼人要正確認東方的真貌，必須研究宣教士的作品。亞洲會社 (Royal Asiatic Society) 所出版的期刊發表許多宣教士的文章，都是極富學術



性的作品。富有研讀的價值。」

對非洲具有豐富學識的哈佛大學教授何坦 (E. A. Hootan) 於一九四一年在紐約舉行的北美海外宣教會談上，發表「基督教界的現況」一文中說：「作爲一個人類學家，我完全改變對宣教士的態度。他們傳播人類的知識，比旅行者與探險家更多。他們的成就比人類學家更偉大」。

宣教士的書信與渡假時的報告，大大增加我們知識的寶庫。羅斯福總統時代的國務卿史登遜 (Henry L. Stimson) 在其「遠東的危機」一書第一五三至一五四面中說：「宣教運動，提供我們對中國最多最廣的資料。歷史學家對該運動所帶來的震盪和影響常不加注意。宣教士的工作報告，及其書信遞達的範圍幾達我們國民的四分之一，宣教事業之進展，全在於這些報告所引起羣衆的興趣」。

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羅斯福總統差派威基 (Wendell Willkie) 作全球性的實地調查。後來他在其「一個世界」一書第一五八面中寫道：「我回來後，深深認定一件極有意義的事實：造成世界各地人民對美國友善的原因甚多。但其中最主要的是：美國宣教士、教師、醫生，在各地所辦的教會、學校、大學及醫院所促成的」。

(+)、宣教士幾乎在全世界各國設立教會。在近代宣教運動開始。教會只是在歐美西方的機構。可是今日，教會已是全世界性的機構。這是宣教士所成就的大工！

一七〇五年，德國首批宣教士齊根巴格 (Ziegenbalg) 和普呂超 (Plitschau) 在印度完成了超過常人所能完成的工作。一七三二年，莫拉維會步他們的後塵到西印度羣島去傳福音。一七三三年又到格林蘭傳福音。十九世紀初，這宣教運動先在英國，後在美國相繼展開，一直發展到全世界，幾乎成爲教會生活的中心。在卅年之內，宣教事業已擴展到南洋羣島、緬甸、中國、非洲、和中東。到廿世紀初葉，幾乎凡接受他們的地區都建立了教會。

無論在那裏，宣教士首要的任務是傳福音建立教會，接着興辦醫院與學校。爲了達成這個目的，他們動員一切的資源。辦學的初衷是要藉學校建立堅強的教會，訓練素質優良的牧師。此外，翻譯聖經，推廣文字佈道事工，開習道班教導信仰。爲悔改的人施洗，訓練牧師、傳道、婦女領袖、組織教會、執行聖禮等。

在物質方面：禮拜堂到處林立。在禮拜堂中敬拜的信徒包括：印度婆羅門教徒、中國學者、日本神道教徒、非洲霍屯托人和布策人、格林蘭的愛斯基摩人、澳洲土著、南美洲的印第安人、新幾內亞獵人頭的人、及南洋羣島食人肉的部落。無論是黃紅白黑赤人種，老幼貧富，智愚賢不肖，官員走卒，士兵奴隸，酋長巫醫，小販哲學家，王子平民，學者清道夫等，都是宣教士傳福音的對象。他們都在基督裏找到赦罪的救恩，永生之道。成爲基督身體上的一肢體。

今日只有極少數的國家，沒有基督教的組織，但在這些國家中，仍有不少忠貞的基督徒



在黑暗中為主發光作見證。耶穌基督的教會，在二千年之中，已成爲全球性的教會。不久之後，這教會真正要成爲「各族、各方、各民、各國而來」的教會。（啓五9）。

今日世界各地宣教的前途，用人有限的理智、實難估計預測。前耶魯大學宣教與歷史學教授來得里在其「中國宣教史」一書第八二四至八二五面中寫道：「批評宣教士的話很多。但事實上，宣教士是一羣蒙主選召，努力以西方的方法在中國爲中國人造福的外國人。有時他們會固執己見，迷信西方文化的優越。竭力宣揚基督獨一超特的救贖教義。每個前往中國的宣教士，都要考慮那不够衛生的環境，不及西方生活水準的薪俸，和那不接待他們居住，不接受他們信息的羣衆。公道的批評當以其工作的動機與果效爲前提。宣教士實在是博愛主義者，信心的偉人，爲各種族的歷史，寫下光明燦爛的一頁。」

## 第十五章 宣教事業的前瞻

有一次，戴德生面臨一段特別困難的日子，有人問其前途如何？他堅決地回答說：「在神的應許中，前途是光明的」。這句名言永遠真實。主耶穌基督不但是教會的元首，也是歷史的主宰。祂按着自己的旨意行作萬事。祂控制一切現實。祂運用祂的旨意和權力在教會與世界中，完成祂主權所定的計畫。

若干悲觀膽小者害怕宣教事業將要衰退，但這不是事實。莊稼的主已經應許要與祂的僕人宣教士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太廿八20）。獨裁者有興替，國家有盛衰、文明有頂盛、也有沒落。但教會向全世界宣教的事業一定要繼續、直到人類歷史的終結。問題會增加，困難更嚴重，費用要暴漲，但宣教事業仍然要進行！宣教的使命在未完成前、絕對不會被消滅。祂的時間來到，認識耶和華榮耀的知識、要充滿遍地，好像水充滿洋海一般。（谷二14）。

### 一、發展的趨勢

我們是住在一個多變的世界。過去卅年之變遷比過去三千年的變遷更大。每個國家、每



種文化也不斷在改革。因為變化的那麼快速。所以大家在討論「未來的衝擊」。這些變化包括政治、社會、經濟、及我們這時代宗教的氣氛。沒有一個人能預測未來要改變到什麼地步。不但世界與社會改變，我們的教會與宣教事業也要改變。然而我們基督徒應當處變不驚。

(一)、短期海外宣教方案要普遍化。過去的宣教士都是為一特別的宣教地區作終生的獻身。如有任何理由半途而廢的話，就被認為是「敗兵」。但這情形已大大改變。

海外短期宣教方案是新近才發展的。大宗派常有差派專家，多數是教員到海外作為期四、五年短期的工作，這觀念近來為青年人所接受。一九六〇年代之和平工作隊大大影響他們的思想。

今日在美國與加拿大三萬七千位更正教的宣教士中，短期的宣教士佔了百分之十六。三年前只佔百分之十。明顯地，這是未來發展的趨勢。

從短期海外宣教計畫得到最大好處的不是差會當局，也不是當地教會，乃是短期宣教士本身。其好處有四：(1)使他們更清楚宣教士的目的和目標。(2)幫助他們更深入地認識不同的文化。(3)、幫助他們更有把握地在非基督教的環境中，去適應那隔離、逼迫、少數的困難。(4)、幫助他們更清楚明白神對他一生的旨意。這些短期宣教士歸國後，其中有百分之九十五，對其生活與工作都十滿意。

但問題是：至今未有人相信，短期宣教士能與終生的宣教士有相同的果效。當地教會多歡喜接受長期宣教士。還有，一個差會能容納多少的短期宣教士，使他們的工作能平穩不受干擾？這是應當思考的問題。

(二)、帶職事奉的宣教士。通常稱為「織帳棚者」。他們不與任何宗派組織有關係，他們或作生意、或按專長在某機構任職，自己供應一切費用。他們的最終目的是為基督作見證，將福音傳給從未聽見的人民。

帶職事奉的宣教士目前為數不多，但近來許多國家限制移民條例，所以對帶職事奉的要求越來越大。他們多數要在禁止宣教士入境的國家工作，如共產國家與回教國家。

和平工作隊不是這類宣教士理想的棲身之所，各國對這班的志願軍常認為有「間諜」的行動。教書的機會最好。政府機關的工作，多元民族公司也是可接近的道路。世界各國的大學歡迎西方的留學生。第三世界也歡迎大學教授前往任教。

但這裏也有不少問題：多數國家今日都要求工作許可證。由於失業率增高，所以工作機會不如以前那麼多。多數第三世界的政府，都希望本國國民擔任高等職位。雖然問題不少，但這仍然是基督徒見證收效最大的事奉。在未來的日子，這種需求會越來越大。

(三)、增強社會活動將成為宣教使命的一部分。宣教士對「社會服務」並不是新鮮的事。我們從事學校、醫院，和其他人道性的機構工作已經多時了。不過從前只認為是附屬機構，而沒有列為傳福音的任務。今日福音派的差會接納服務性的事奉。更多的人談到「整個福音



是服事整個人」。司托特 (John R. W. Stott) 在其「近代世界的基督教差會」一書第廿三頁與八十二面中說：「自一九六六年的柏林會議至一九七四年之洛桑會議之間，差傳已經有很大的改變。佈道只是宣告好的消息。差會只是一個支持神差遣其子民到世界中去工作的工作隊。今日的差會明顯的是傳福音加上社會服務」。

寇士達 (Orlando Costas) 在其「教會與差會」一書第十一面中說同樣的話：「差會的問題不再是教會起初的使命，乃是她整個的使命。今日的思想不再是那裏的人歸信基督；乃是那裏有人歸信基督，不過是整個使命的一部分。」

這二方面人士都是福音派的分子，他們都相信人需要從罪惡的刑罰與權勢中拯救出來。但他們將佈道與差會之間作一距離。佈道只是差會的一部分；社會服務是另外的一部分。雙方面都接受基督在約翰廿章廿一節的命令：「父怎樣差遣了我，我也照樣差遣了你們。」

(四)、自治的要求。多數在第三世界的「女兒教會」都已成熟。有的已是第三代的教會。今日是到了他們自治自養的時代。以前基督教差會與西方帝國主義污穢的結聯已成歷史陳跡。民族教會認為應當有自己站立的位置。目前的問題是，怎樣同時成爲真正的基督徒，又是真正的本地人？

他們認爲，一日宣教士留在他們當中，他們就不能達到完全獨立的地步。有些已致備忘錄給西方差會，令其人才與錢財再五年後要停止。他們要脫離外國的控制。要充分運用自己的潛力，成爲本色化的教會。

今日，各大宗派多已發出備忘錄，但新興的差會與保守派的差會尚未想到這方案。除非福音派的差會領袖早日看見牆壁上的字。「你的年日到此完畢」，並及時作好準備去處理這種情境，否則本地教會與差會之間的關係，在可見的未來會越來越困難。若說所有的民族教會都要致送備忘錄給差會，要他們承認當地教會的自治權，宣教士要服從本地教會的領導爲時尚早。不過清楚可見的是，那些甘心爲僕人的宣教士必受歡迎。

(五)、需要受高等教育的宣教士。過去民族教會接納受任何教育的宣教士，無論如何他們比當地牧師受更高的教育。即使宣教士無所作爲，教會仍然歡迎他們。但這種的日子已過去了。今日本地教會領袖都要求品學兼優的宣教士。

在過去二、三十年，宣教士的品質普通已提高，但與標準相去仍遠。許多差會仍接受那只有一年聖經訓練的宣教士候選人。有些雖然受神學研究院的訓練，但對橫越文化的構通、宣教人類學、歷史、哲學、宣教神學，和其他宗教等必備的知識，都沒有專門性的訓練。一個宣教士如果沒有受專門的訓練，如同受神學的訓練，而貿然進入宣教工場，那是愚昧的行爲。因爲未受更高的教育，在工作多年後、會感到自己的不足，而產生自卑感。所以今日差會宣教士候選人幹事，當從事一新的工作，即是爲候選人受更高教育而籌款，我們要差遣最合格的宣教士出去工作。如果不是的話，不但對當地教會有虧欠，對我們的主也是不尊



重！

(六)、實行對話佈道。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宣教士多數是單方面講話。近年來，合一運動的圈子中提倡「與不同信仰的人對話」、包括共產黨徒。保守福音派的人士認為這是太冒險的行動，故拒絕採用。戴密斯 (J. D. Davies) 的定義是「與世界對話」。即與外界有疑問的人「開公佈誠」我們的信仰。這樣佛教徒可成爲基督徒，基督徒也可以成爲佛教徒。或者到最後二者都迷失了。基於這個觀點，「對話」不是要求對方歸信自己的信仰，乃是告訴對方關於我們的信仰。

其實「對話」並不是那麼危險。「對話」乃是將基督的福音與非基督世界一種交通的方式。耶穌與保羅的時代已用過這種方式。今日它仍然是一種傳播福音有效的工具。

司托特在其「基督教差會」一書第七一至七三頁告訴我們：「真正的對話要具備四個特性：純正、謙遜、完整、敏感」。如果一個基督徒真正知道他所相信基督的福音，即神、人、罪和救恩是絕對正確的，那他在對話時，必無問題。他能耐心聆聽對方的意見，也使對方認識一切的真理都是由神而來的。在對話的過程中，他能更瞭解別人的觀點，並用更適當的話引導他歸向基督。

(七)、印度教、佛教、回教在西方出現。西方教士曾渡重洋到異邦去傳福音。現在這些異教徒以商人、專業人才、工程師、科學家、教授和政治家的身份來到西方傳異教。

今日大約有廿萬國外學生在美國大學作研究的工作。許多來自韓國、印度、泰國及亞洲其他國家的內科醫生在美國的醫院工作。因爲他們人數的衆多，如果他們全部離開，美國的醫院必因缺少人才而陷入困境。在美國的各大城市，都有相當規模外國的僑民區，他們在那傳揚異教信仰。

每年約有幾百萬的遊客來到美國，多數是從亞非異教的國家而來的。加拿大避暑勝地路易湖，一九七七年成爲許多日本人的渡假區。

數以百萬計的回教徒、從北非，巴基斯坦和中東移民來歐洲。目前估計約有二千五百萬人。在法國有二百萬回教徒，德國有一百四十萬回教徒。一九七三年，比利時政府接受回教爲合法宗教，並將可蘭經列爲學校課程之一。一九七六年奧地利政府也作同樣的決定。

這些離鄉背景的異教徒，因爲沒有固有文化的環境、家庭與朋友的霸絆，對接受福音的可能性較大、這是我們宣教的好機會。但我們不可坐失良機。

## 二、困難的增加。

自從開始宣敎事業，困難就層出不窮地襲擊我們。過去如何、將來也必一樣。每一年代我們都聽人說：「宣敎面臨十字路口」。是的、宣敎事業是在十字路口，但我們知道從那裏來，往那裏去。我們不怕困難、也不怕困難的干擾。



(一)、支持宣教士的費用增加。一九三〇年代，作者在中國造一個房間只花十五元美金。今日十五元只够買一扇窗門。美元的貶值與通貨的膨漲。叫美國的宣教士面臨很大經濟的壓力。英國宣教士的情形更惡化。東京的生活程度是全世界最高的，比美國貴百分之四十三。在德黑蘭公寓每月的租金爲六百至一千元美金。一個到歐洲的宣教士，每年的費用要三萬美金，比本國駐堂牧師的費用更貴。

美國公民近來一直拒絕增加建築學校計劃的稅務，因此通過了一九七八年加州十三號法令。是否美國教會也到了拒絕支持宣教工作的時候？已經有些信徒要求檢討差會經費。許多的宗派爲了「量入爲出」可以維持宣教工作而減低預算，裁減職員。根據最後一版的「宣教手冊」，一九七五年，北美的教會奉獻海外宣教經費一共六億五千六百萬元，平均每個信徒奉獻八元美金。這樣很難維持以前的盛況。

(二)、民族主義的興起與分佈。十九世紀是殖民主義的盛年，廿世紀是民族主義的盛年。現在，殖民體系已告死亡，新獨立的國家在聯合國內外，都起了舉足輕重的影響。在殖民體系之下，宣教士可按其喜好隨意出入任何國家，但今日的情形却完全不同了。

任何獨立自主的國家都有權禁止，趕逐他們所不歡迎的人物。共產國家已向基督教宣教士關門。五、六個回教國家也拒絕宣教士入境。另外一些國家，順其國民意願通過法令禁止宣教士的活動。進入某些國家，不但要入境簽證，還要居留許可證，工作准證。有時他們得

到批准，有時却一直延擱，使宣教士不得回去！

泰國一向對基督教差會都很友善。現在也頒發了移民條例。一九七七年頭六個月，基督教海外使團呈遞五十四份入境簽證，四十一份已被拒絕，到八月一日，其他的仍然毫無消息。在奈幾利亞、馬來西亞，古耶那、秘魯、印度、以及其他的國家，對入境簽證都有種種困難和延擱的經驗。十九世紀差會當局鼓勵宣教士要有衝勁，現在却勸勉宣教士要忍耐。

(三)、政治的不穩定與民主的式微。一九四五年聯合國成立時，只有五十一個會員國。今日已有一四九個會員國，且會一直增加。這些新會員多數是自一九六〇年以來，從殖民地獨立的國家。本來以爲殖民體系的式微，可給第三世界那曾受壓迫的人民獲得充分的自由，可是事實並不那樣。初獨立時他們奉行民主，但不久之後，民選的政府一個一個地被推翻，政黨被解放，憲法被凍結，成立獨裁統治。

本來盼望獨立可以解決一切問題，那裏想得到，長期受苦的人民情形比前更慘。黑種人與黃種人的剝削取代白種人的剝削。經濟的混亂與政治的不穩定繼續製造獨裁的統治。許多地區、政權的興替幾乎是一夜之事。美國的宣教士由於傳統的公開社會，多元政黨政治，及言論、出版、集會，生活與工作的自由，在獨裁者的統治之下非常困難適應。

在蘇丹、衣索比亞、查得、烏干達、柬埔寨、布隆地等國，常有集體的屠殺。非洲其他國家的情勢也是極不穩定。在衣索比亞的福音電台與布隆地的福音電台已被政府接管。



(四)、社會的不安與急變的要求。世界分爲二個集團；富有的國民與貧窮的國民。富有的國民比較安定、貧窮的國民就要求急速的改變。他們在知識上，政治上，經濟上與社會上的地位都是貧乏的，所以要求改變他們地位的思想一直在醞釀中。目前已達騰沸點了。這就是史地文生 (Adlai Stevenson) 所謂的「期待的革命」。

這種革命的方式本來是以和平的姿態進行，但從經驗中顯出、和平的革命行不通，所以就以暴力的革命方式來進行。在拉丁美洲、許多國家雖在一五〇年前已經獨立，但社會的不平等仍然處處可見。一九七七年夏天，在瓜地馬拉有五十位羅馬天主教的宣教士，因爲替窮人要求在社會上的平等權利，而被革命軍判處死刑。在泰國與羅底西亞的游擊隊，以宣教士爲政治的人質，最後而遭慘殺。在像這樣國家工作的宣教士，不但困難重重，而且危險處處。

(五)、異教的復甦。五十年前，當宣教士回國渡假時，常談到亞洲各大民族宗教的衰敗。可是今日再聽不到這種的論調了。

在印度，印度教在賤民中已贏得數十萬基督徒歸向他們。多數印度軍人要求趕逐所有的宣教士。那些源於印度的克利什那教，禪坐靜修，和東方的神秘宗教，在歐美青年中大受歡迎！

在日本混合禱告與政治的「創價學會」Soka Gakkai 教，自一九五〇年以來已贏得數百

萬的信徒。近來他們來到西方，也得了不少的跟從者。其領袖池田說，「『創價學會』教不但是日本的希望，也是全世界的希望」。

多世紀來，佛教一向注重「靜心養性」，但近來却突然注重傳教與軍事的力量。六十年代，越南的佛教和尚不止一次參加推翻西貢政權。佛教經典已譯爲多種歐洲主要的語文，其傳教士的足跡遍佈西方各國。他們採用西方宣教士的方法，向各大宗派宣傳其教義。

(六)、亞拉伯國家在經濟與政治上的風雲角色。回教從來對基督教不友善。有些回教國家拒絕基督教宣教士進入他們的領土。近來有少數的宣教士被趕逐出境。只有少數在學校與醫院服務的宣教士還可以被容納。

現在亞拉伯國家有數百億的油元，可以投資於現代化的社會建設上，所以不需要差會在社會福利上的幫助。這就是威脅基督教的差會要從該工作的領域中撤退。一九七六年，四十四個回教國家的代表在喀喇蚩舉行第一屆回教國際會議。該會議決定呼籲所有的回教國家、要從其領土上趕逐所有的宣教士。

沙特亞拉伯是最富有的國家，他已運用石油財富在非洲及世界各地建立回教的宣教站。賴比亞也步其後塵。一九七六年，在臺灣的回教得到沙特亞拉伯的支助、已贏得四萬人歸信回教。

在麥加已計劃建立強而有力的國際廣播電台。「回教之聲」在非洲已成爲基督教福音電



台的勁敵。目前已有廿五個回教廣播電台在廣播其教義。

在英國、目前有四百所回教清真寺，一百多萬的回教徒，成爲英國第二大宗教。一九七六年復活節主日，英國廣播公司特別爲「回教世界節期」，廣播了三小時回教節目、介紹回教之偉大。

(七)、共產主義的出現與威脅。雖然目前共產之擴張兇勢不如冷戰時期的強烈，但近來在非洲的赤化事件，仍證明其侵略之野心尚未眠滅。美蘇雖然進行和談，美國與中共建立邦交，但這並不意味蘇聯與中共已放棄赤化世界的最後目的。共黨在第三世界那些經濟薄弱受壓迫的人民中，仍然有強大的引誘力。人民活在貪污的政權之下，共產最善利用該機會掀起政變、奪取政權。

無論在那裏，共黨一旦奪得政權，民主政體就告死亡。宣教士被驅逐，教會受統制。越南是個最近的例子。一九七七年，五十位福音派教會的牧師被判下監。東歐教會受逼迫的事件不斷增加，共產黨對宗教永遠是元兇大惡。

### 三、可喜的現象

雖然宣教事業面對許多困難，但並不意味其前途黑暗無光。雖然有不少事令人憂傷沮喪，但仍有不少事叫人歡呼喜樂。我們千萬不可因困難而消沉意志，更不可爲得意而忘形。我

們必須學習在痛苦中的甜蜜，在挫折中的勝利。我們是活在非常的時期，有無限光明的前途。例如：

(一)、北美教會的靈性復興。水流不能高過源頭。海外的差會也不能強過支持的教會。有病的教會不能拯救死亡的世界。只有強壯、豐盛、屬靈、活潑的教會，才能成功地參與海內外的宣教事工。在歷史上我們看到，國內教會的復興，與海外宣教事業常是並駕齊驅的。

聖靈的工作是重生與復興雙方面並行的。重生是聖靈叫人得着祂屬靈生命的行動；復興是聖靈在重生者的身上繼續使其生命豐盛的行動。沒有重生，罪人永遠是死在罪惡過犯之中。沒有復興，教會在道德與靈性上都是軟弱無力，不能完成向世界宣教的使命。

我們真要感謝聖靈的恩惠，在我們的時代，聖靈在北美作成祂復興教會的工作。六十年代，教會與那些宣告「神死了」的教師與神學家作殊死之戰。所以近十年來，宗教的氣氛有重大的改觀。教會聚會的人數、神學院的學生數、與基督徒的奉獻指數都大大的增加。由於青年人對宣教事工的關心，神學院的學生每年增加百分之五至六。基督教大學的屬靈佳境是多年所罕見的。每年有數千的大學生參加海外暑期宣教事工。青年人再次踴躍參加海外宣教學業。

(二)、關心世界問題的青年增加。以往是東半球的人不知西半球的人如何生活。但這態度近來已改變。越來越多的基督徒大學生與神學生正在特別關心第三世界的貧窮，飢餓、營養



不足、文盲、疾病等問題。同時也關懷他們喪失民權和受欺壓的事件。

單單作個忠良的基督徒，是不足說明對社會的關懷。我們要成爲一個「在世的基督徒」我們有一個全人類在經濟上、社會上和政治上的世界觀。莫尼翰在其「我們對飢餓的世界要說什麼？」與史勒尼在其「全球今日的生活」二書中呼籲美國的基督徒嚴肅考慮福音與社會的問題。史托特提醒我們，傳福音使萬民作主門徒的大使命中，沒有與實行愛我們所有鄰舍的大使命分開。

(三)、佈道聚會的增加。無論在國內或國外，大型佈道會頻頻舉行。葛培理是大型佈道會的主要領導人。其佈道會大大影響自由派人士。十年前各大宗派對佈道會毫無興趣，而今日無論在人力與財力均大力支持這有價值的聚會。接着一九六六年柏林福音會議之後。已有十多處的國家舉行地區性的福音會議。一九六〇年，在拉丁美洲所倡辦的「深度佈道」事工，目前已擴展到亞洲與非洲。彼得喬治教授剛從海外訪問回美，報導說：「世界各地人民愛慕福音的心，比我們傳講的人更迫切，這真是救恩的時代。」

在歷史上，從來沒有像現今的人那麼渴慕基督的救恩。千萬的人民對基督發生興趣。非洲的精靈教徒，印度的印度教徒，東南亞的佛教徒，和中東的回教徒，都熱烈地閱讀基督教的書刊，收聽福音廣播，參加聖經函授課程。聖經在世界各地成爲飢渴生命唯一的靈糧。這些愛慕聖經真理的人，不單是那些貧窮的、無知的鄉下人。同時也包括教師、學生、政府公

務員、或功的商人，和各專家。他們的心靈深深被聖靈的感動而愛慕聖經。

(四)、關心教會增長的興趣增加。教會增長的興趣蔚爲一股強風，這是教會增長運動之父馬蓋文之努力。他起初在友津的教會增長學院，及後來在福樂神學院大力地，穩健地發展教會增長的理論。無疑的，教會增長運動是今日教會中最有力的運動。起初這原則和研究的工

作只用在宣教工場，可是今日已廣泛地運用在本國，且有美好的收效。

教會增長講習班已在卅五個國家舉行。有資格的講員幾乎無法應付世界各地的邀請。吉伯 (Virgil Gerber) 所著「神保守教會前進與增長的方法」一書已譯成五十多種語言。教會增長期刊已在美國、加拿大、台灣、韓國等國發行。過去廿年，教會增長的書籍與計畫書，出版了近千本。全世界各地的宣教士與教會領袖都在討論教會增長的問題與可能性。甚至在同教的國家也在舉行教會增長研討會。

(五)、旅遊觀光宣教工場。由於噴射機旅行的發展，使許多教會牧師和信徒可以輕易地前往宣教工場作實地的觀察、從宣教士與當地教會領袖得到第一手的資料。百聞不如一見。許多以前只坐在家中閱讀宣教士的報告。現在他們親眼看到這偉大的宣教事業。

這種旅行觀光宣教工場的事，以前是由旅行社代辦。現在却是差會當局舉辦，帶領各支持者去宣教地區實地見識差傳事工。旅遊費用相當公道。以前有人不能捐錢去支持宣教工場的工作計畫，也不能了解當地教會與牧師的經濟能力。但這種宣教工場的旅行觀光，對美國



信徒是一種很好的教育，使他們可以清楚明白他們奉獻的價值。多數參與宣教工場旅行觀光的信徒，回來後，多是熱心關懷宣教學工，並明白宣教學業實在是在別的國家擴展神的國度。不少人已增加他們的宣教獻金，有的在遺囑也寫明將遺產捐為宣教之用。最大的好處，是從今以後，他們更知道如何為宣教學工禱告，使宣教學士終年得到最有力的支持。

(六)、宣教學已被接受為高級學術科學。耶魯大學宣教學教授來得里多年來努力將宣教學成爲一種學術性的學問，如其他人文學的學科一樣。經過多年的奮鬥，有多少成就。十年來，慕迪聖經學院，哥倫比亞聖經學院等，都強調宣教學的課程，並訓練數千位宣教學士候選人。但這幾年來，不少的神學院也開辦了宣教學系，且有碩士班的課程。福樂神學院，與三一神學院的世界宣教學研究所已頒發宣教學博士學位。

一九七三年，美國組織宣教學學會，這使宣教學工在學術上有很大的進步。她的機關報「宣教學：國際評論」。其編幅與內容都已達到專業性期刊的標準。

卅年前一本宣教的書籍，多數是傳記式的。且認爲是件大事。可是今日對於全世界宣教學工各方面的書籍，多得幾乎你個人無法買完，也不能看完。

#### 四、空前的機會。

在過去，進行宣教學業所面對的困難和問題是無法說盡的，但我們不要忽略「危機」也

是「時機」。

一九七三年，葛培理在韓國帶領五天的大佈道，有三百萬人參加。會後，他說：「我想我一生中不能再有這樣的機會。」他又說，「基督教活動中心，將要由西方轉移到東方去」。亞古斯保格 (Dr. Myron Augsburger) 最近環遊世界，回來後，他說：「今日第三世界的基督教，最爲蓬勃。」渡假的宣教學士常用「不可相信的」和「離奇的」二個詞來描述世界各地宣教的情形。神在我們的新時代作一件事，如果我們要有所行動，必須與祂同行！(一)、有部份的人已敞開他們的心。宣教學業要成功，需要敞開的心。十九世紀的宣教學士在殖民地有敞開的門，但當他們到達那裏時，發現人心是關閉的。可是今日，雖然在不少國家增加宣教的困難，但一旦我們進去，對宣教學的工作和見證就不那麼困難了。

今日世界人類意志衰弱。不信任和敵意仇恨等的產生，多數是由政府的行動所致。政府制立許多律法、破壞條約、宣告戰爭。貿易的障礙、移民的限額，所謂保障人民利益的欄杆等，都是政治家所搞出來的。當民間來往時，都是極其友善的。

雖然到處討論「宣教學士回老家去」，但除了極少數特殊的情形以外，各地仍需要宣教學士。一九六四年，薩伊的桑巴政權興起以後，他們伸開雙手歡迎宣教學士回去。雖然當地政府官員禁止歡迎，但基督徒仍在街上跳舞，揮舞旗幟，歡呼歌唱，擁抱着宣教學士。

現在殖民體系已過去了，新開明的思想正在萌芽。許多受高等教育的人都在尋求基督。



基督教不再染上西方帝國主義的污點。本地的基督徒也不再被稱爲「外國人的走狗」。第三世界的人民，包括基督徒與非基督徒在內，與宣教士是平起平坐，而不再是批評衝突。最值得注應的是共產中國已向世界開門。我們相信，那一向友善好客的中國人，必會歡喜再與西方和基督教宣教士來往。

(二)、國立學校教導宗教課程。第三世界的國家，很少像美國這樣辯論，將政治與宗教分開。在第三世界，宗教是文化的一部分，是學校課程的主要科目。他們將宗教課列爲小學至中學必修的課程。這情形在許多社會中都不成問題。回教家庭在家中將回教教導小孩子。基督教的家庭將教義教導基督徒的子女。

從前差會開辦學校以教導基督教的真理，現在政府接辦學校。支付宣教士薪金，在學校教導基督教。教員可以自由選擇教科書。所以宣教士選用聖經爲主要的宗教課材料。這樣，宣教士在一羣固定的聽衆中，由政府支付費用來傳揚福音。在美國不可能有這樣的情形。在奈幾利亞的一位宣教士報導說：「我在奈幾利亞已十六年了。今日我是最直接作宣教的工人」。另一宣教士報導說，在加納政府學校每週有卅七節聖經課，還有許多個人佈道的機會是超過他能力所能勝任的。在印尼與南非共和國，政府聘請宣教士編寫從小學到中學的宗教課程。這是有策略性的事奉。

(三)、聖經的翻譯與分發。在歷史上，從來沒有人渴慕神的話，像今日的光景。聖經雖然全部或部分已譯了一千六百種的語言或方言，但今日六大洲仍進行翻譯的工作。第二次梵蒂岡會議的結果，在歷史上，第一次天主教與基督教聖經公會合作翻譯及分發聖經。

聯合聖經公會目前進行八百個計畫，多數是修改目前已有的譯本，使現代的人能用他們所容易明白的語言明白聖經。威克里夫聖經翻譯員們，計畫到主後二千年，使世界各部落都有自己語言的聖經譯本。分發聖經的機構包括：聖經印贈會、國際基甸會。世界之家聖經會，世界聖經會。一九七六年，聯合聖經會分發了三億二千八百萬本聖經。在講英語的世界有各種的聖經譯本，但在第三世界的情形却不同。一九七一年，當賴比利亞的巴沙語新約第一次發售時，人民雀躍街頭。在頭十五分鐘內就賣出三百本。由於羣衆踴擠，售經處不得不拉起鐵門阻擋人潮。買聖經的羣衆，將譯者何畢萊教士擁抱起來。

(四)、全球性的福音廣播。除了六十五個差會經營的福音廣播組以外，另有數以千計的商業性的廣播電台在播送福音。有些國家、政府電台要求教會與差會供應福音節目，免費播送。

目前差會的電台是向那些不准宣教士進去工作的國家播送福音。但是那文盲不能閱讀基督教文字的人民，他們仍能從收音機中收聽，明白所播送的福音。日本製的乾電池收音機，數以千萬計的充塞全世界各地，使貧窮的人民不但保持與外界接觸，也可以收聽福音的好消息。



(五)、大學生世界之門大開。在過去，第三世界的大學生多數是參加獨立運動的先鋒隊。站在革命先鋒的角色上，他們反對一切外國的事，包括外來的基督教。一九二〇年代，在中國，大學生攻擊宣教士，毀壞禮拜堂，甚至燒燬他們的學校。今日情形大為改觀。在歐洲，許多職業性的馬克斯主義的大學生，開始要討論宗教問題。在第三世界各國的大學生對傳講福音的事，大有興趣。越來越多的大學生對他們原來的宗教不滿足，而自動地尋求基督教的真理。吉尼博士，最近訪問孟加拉國。他被數百名大學生所包圍，從上午到傍晚與他談論基督教的信仰，其中多數是回教徒。在「對話」中，他們都踴躍的發問，並接受合乎真理的回答。

以倫敦為總部的國際學生福音團契總幹事蔡維賢寫道：「我們工作的方向是造就數萬位大學畢業生，越過民族與文化的界線，去從事『往普天下去，使萬民作我門徒』的宣教使命。」

## 附錄一、事實與數字

一、世界的人口：全世界人口今已達到四十二億。每年增加率為百分之二。今日的基督徒只佔人口總數百分之廿八，且逐漸在減退中。在中國與印度非基督徒的總數，比全世界基督徒的總數更多。

二、基督徒的總數：大約有十一億五千萬人。包括羅馬天主教六億七千萬，更正教三億七千萬。各教派中都有福音派人士。

三、更正教宣教實況：宣教士總共為五萬七千人。來自北美的有三萬七千人，英國的八千人，歐洲五千五百人，第三世界三千五百人。其他的三千人。

四、羅馬天主教宣教實況：宣教士總數為六萬七千人。在美國方面，自一九六八年的九六五五人，降為一九七七年的七〇一〇人。

五、美國的差會：大宗派的差會，除了美南浸信會以外，多數迅速減退。福音派的差會繼續有進步。但新宣教士是否增加，是差會繼續存在的關鍵。老宣教士退休死亡，新宣教士的遞補情形尚不清楚。

六、基督教世界：歐洲的基督教基地已漸喪失，北美的教會尚能保守陣地。亞洲的教會



除中國大陸以外，均有可喜的景象。拉丁美洲的教會尚能站穩基地。非洲的教會則前景大有光明。

七、回教世界：除了印尼以外，其他回教國家，只有少數人民歸信基督。禁止基督教宣教士入境傳教的回教國家有：沙特亞拉伯、敘利亞、賴比亞、索馬利亞，毛里坦尼亞、南葉門。一些亞拉伯國家，運用他們的油元力量重振在非洲的傳教工作。最近情勢的發展，福音派差會在回教世界傳福音的工作，有樂觀的趨勢。

八、共產世界：約有十三億人民被關在共黨政權之下。信徒受逼迫，宣教士被驅逐。但當地信徒却勇敢起來作見證。在蘇聯仍有四千萬東正教信徒，五百萬福音派信徒。比蘇聯共產黨員多一倍。在中國大陸，阿爾巴尼亞及北韓，教會機構均遭破壞。在鐵幕中，只准許印發少數的聖經。

## 附錄二、宣教史主要年代表

年代	主要事件
二九年	五旬節教會誕生。
三六年	保羅悔改。
三九年	彼得往外邦傳道。
四九年	耶京第一次宣教會議。
五二年	使徒多馬到印度傳福音(?)
六二年	保羅到達羅馬傳福音。
六四年	尼祿開始逼迫教會。
六七年	彼得與保羅殉道。
七〇年	耶路撒冷城被毀。
一八〇年	潘太努 (Pantaenus) 到印度傳道。
二〇六年	美索不達米亞的伊得撒王亞伯加九世悔改。
三二三年	康士坦丁王悔改。



- 三二一三年 米蘭的愛特克正式承認基督教的合法地位。
- 三二八年 法魯孟丟斯到衣索比亞傳福音。
- 三六〇年 都爾的馬丁開始宣教事業。
- 四三〇年 日耳曼的一族，汪達爾人到北非傳福音。
- 四三三年 帕提克開始在愛爾蘭的復興工作。
- 四九六年 法國王克洛維一世悔改。
- 五六三年 哥倫巴到蘇格蘭傳福音。
- 五九六年 大貴鈞利差派奧古斯丁到英國傳道。
- 五九七年 肯特國王愛英受洗。
- 六二七年 諾森比亞王愛文受洗。
- 六三一年 東安琪王受洗。
- 六三五年 景教到中國傳教。
- 六三七年 日耳曼一族倫巴衣人成爲基督徒。
- 六八五年 懷斐德帶領英國人悔改。
- 七一六年 波法尼斯開始長期的宣教工作。
- 七二三年 都爾的烏克失陷於回教徒手中。

- 八二六年 丹麥王哈得拉受洗。
- 八二七年 安色嘉在丹麥宣教。
- 八三一年 安色嘉在瑞典宣教。
- 八六二年 區利羅和麥托丟兄弟二人到斯拉夫人中傳福音。
- 八六二年 波加利亞王子波利斯悔改。
- 九五四年 蘇聯的奧嘉公主受洗。
- 九八七年 蘇聯的拉第米耳太子受洗。
- 一〇〇〇年 幸福的萊發在吉陵蘭傳福音。
- 一二一九年 法蘭西斯修道士被差到北非宣教。
- 一二九五年 方濟會宣教士孟高米諾到北京宣教。
- 一三六八年 明朝政府消滅在華的基督教。
- 一四九三年 羅馬天主教宣教士到達新大陸宣教。
- 一四九八年 羅馬天主教宣教士與伐斯戈特茹馬到達印度宣教。
- 一五一七年 馬丁路得宣佈九十五款條。
- 一五三四年 加丁爾與其他宣教士到達加拿大宣教。
- 一五四〇年 耶穌會開始宣教事業。



- 一五四二年 法蘭西斯會開始宣教事業。
- 一五五五年 加爾文差胡根諾到巴西宣教。
- 一五六四年 亞古斯丁拿到達菲律賓宣教。
- 一五八三年 利瑪竇到達中國宣教。
- 一五九三年 法蘭斯西會到達日本宣教。
- 一六〇六年 諾俾里到印度的馬度拉宣教。
- 一六一四年 日本政府批准反基督教法案。
- 一六二二年 貴鈞利十五世教宗發表聖教會信仰宣言。
- 一六四九年 福音宣傳會在新大陸成立。
- 一六六四年 芬威勒次發表宣教思想。
- 一六九八年 基督教知識促進會成立。
- 一七〇一年 福音宣傳會海外部成立。
- 一七〇五年 丹麥哈勒差會成立。
- 一七二二年 親岑多夫成立主護城 (Herrnhut)。
- 一七三二年 莫拉維會派出第一位宣教士。
- 一七三六年 中國發生反基督教運動。

- 一七四七年 愛德華約拿單呼籲為全世界宣教事業代禱。
- 一七五九年 巴西趕逐耶穌會宣教士。
- 一七七三年 耶穌會受別教派的逼迫。
- 一七九三年 威廉克里動身到印度宣教。
- 一七九五年 倫敦會成立。
- 一七九七年 荷蘭宣教會成立。
- 一七九九年 英國信宣會成立。
- 一七九九年 宗教單張會成立。
- 一八〇四年 大英海外聖經公會成立。
- 一八〇七年 馬禮遜到中國傳福音。
- 一八一〇年 美國海外差傳部成立。
- 一八一二年 美國差派第一位宣教士到印度。
- 一八一四年 耶穌會恢復宣教工作。
- 一八一五年 巴色會成立。
- 一八一六年 美國聖經公會成立。
- 一八一七年 李文斯頓的岳父莫法德到達非洲開荒。



- 一八一九年 倫敦差會秘書處協會成立。
- 一八二二年 巴黎福音差會成立。
- 一八二五年 美國單張社成立。
- 一八二六年 美國國內差會成立。
- 一八二八年 萊茵（禮賢會）差會成立。
- 一八四〇年 李文斯頓到達非洲宣教。
- 一八四二年 南京條約啓開中國傳福音的門。
- 一八四六年 倫敦福音聯會成立。
- 一八五二年 聖經醫藥差會成立。
- 一八五四年 倫敦宣教會議。
- 一八五四年 紐約宣教會議。
- 一八五九年 更正教宣教士到達日本宣教。
- 一八六〇年 利物浦差會成立。
- 一八六〇年 婦女佈道聯合會成立。
- 一八六一年 蘇格蘭國民聖經公會成立。
- 一八六五年 中國內地會成立。

- 一八六七年 讀經會成立。
- 一八八〇年 宣教神學院聯合會成立。
- 一八八四年 更正教宣教士到達韓國宣教。
- 一八八六年 大學生志願佈道團成立。
- 一八八八年 聖經印贈會成立。
- 一八八八年 在倫敦舉行宣教百週年會議。
- 一八九三年 北美海外宣教會議成立。
- 一九〇〇年 義和團破壞在華宣教事業。
- 一九〇〇年 在紐約舉行宣教士會議。
- 一九〇五年 印度國民宣教差會成立。
- 一九〇七年 在上海舉行更正教在華宣教百週年大會。
- 一九一〇年 愛丁堡宣教會議。
- 一九一二年 「國際宣教檢討」雜誌出版。
- 一九一二年 英國宣教士協會成立。
- 一九一七年 超宗派海外宣教協會成立。
- 一九二一年 挪威宣教諮詢協會成立。



- 一九二一年 國際宣教諮詢協會成立。
- 一九二七年 近東宣教諮詢協會成立。
- 一九二八年 國際宣教諮詢協會在耶路撒冷開會。
- 一九三〇年 平信徒海外訪問團到達亞洲。
- 一九三一年 厄爾瓜多福音廣播電台開播。
- 一九三六年 學生海外佈道團成立。
- 一九三八年 國際宣教諮詢會議在印度馬達拉斯開會。
- 一九四二年 英國基督教聯合成立。
- 一九四五年 福音派海外宣教協會成立。
- 一九四六年 大學生佈道會第一次會議。
- 一九四六年 聯合聖經公會成立。
- 一九四六年 教會世界服務社成立。
- 一九四七年 國際學生佈道團成立。
- 一九四七年 國際宣教諮詢會議在斐地 (Whity) 開會。
- 一九四八年 普世基督教會協會成立。
- 一九五一年 世界佈道團契成立。

- 一九五一年 學園傳道會成立。
- 一九五二年 國際宣教諮詢會議在威靈頓舉行。
- 一九五七年 神學教育基金會成立。
- 一九五八年 國際宣教諮詢會議在加納舉行。
- 一九五八年 英國福音派宣教士聯誼會成立。
- 一九五九年 亞洲基督徒宣召會會議。
- 一九六〇年 延伸神學教育開始走上軌道。
- 一九六〇年 尼加拉瓜開始深度佈道運動。
- 一九六一年 國際宣教諮詢協會與普世基督教會協會合併。
- 一九六四年 福音派差會季刊出版。
- 一九六六年 非洲與馬達加薩迦福音協會成立。
- 一九六六年 緬甸政府趕逐宣教士。
- 一九六六年 中國紅衛兵破壞教會。
- 一九六六年 太平洋教會會議成立。
- 一九六六年 柏林福音會議。
- 一九六八年 在新加坡舉行亞洲南太平洋福音會議。



- 一九七〇年 在臺灣舉行中國福音會議。
- 一九七一年 日本成立海外佈道會。
- 一九七三年 美國成立宣教學社。
- 一九七三年 在菲律賓舉行全亞洲大學生宣教會議。
- 一九七三年 在漢城舉行全亞洲宣教會議。
- 一九七四年 洛桑國際福音會議。
- 一九七四年 日本舉行福音會議。
- 一九七四年 學園傳道會在漢城舉行福音大爆炸會議。
- 一九七五年 宣教士從中南半島撤退。
- 一九七五年 亞洲宣教協會成立。
- 一九七六年 在香港舉行世界華人福音會議。
- 一九七六年 回教國際會議，呼籲趕逐宣教士。
- 一九七七年 全印度宣教佈道會議。
- 一九七七年 在星加坡舉行星馬華人福音會議。
- 一九七七年 在星加坡舉行中西合作會議。
- 一九七七年 印度差會協會成立。

一九七九年七月廿七日

初稿譯完於印尼西伊聖經學院，

一九七九年八月十四日

修正於瑪琅東南亞聖道神學學院。



## 譯者及其著作簡介

黃彼得牧師福建省仙遊縣人。一九三一年出生。一九四九年旅居印尼。一九五一年重生獻身事主。一九五五年畢業於聖道神學院。一九七六年畢業於美國加州福樂神學院世界宣教研究所。現任印尼東南亞聖道神學院院長。印尼基督教聖道堂區會主任。英國皇家地理學會會員。

廿多年來，牧師除教書佈道外，亦注重文字工作。其已出版的中文與印尼文的著作如下，敬請代禱。

- 一、罪的研究。(中文版)。印尼基督教促進會。一九五五年。
- 二、致南洋教會公開信。(中文版)。印尼靈聲社。一九五七年。
- 三、順服的學校。(翻譯中文版)。香港聖道出版社。一九五七年。
- 四、民衆教會及其創辦人。(翻譯中文版)。香港聖道出版社。一九五八年。
- 五、聖經的真理。(中文版)。印尼基督教促進會。一九五九年。
- 六、教會真理。(中文版)。印尼基督教促進會。一九六〇年。
- 七、我最愛慕的國家。(翻譯中文版)。香港聖道出版社。一九六〇年。



- 八、基督的教義。(中文版) 印尼基督教促進會。一九六一年。
- 九、靈火燎原。(翻譯中文版)。香港聖道出版社。一九六一年。
- 十、聖經是什麼。(翻譯中文版)。香港聖道出版社。一九六一年。
- 十一、基督教是什麼。(翻譯中文版)。香港聖道出版社。一九六一年。
- 十二、歷代的鬭爭。(翻譯中文版)。香港聖道出版社。一九六一年。
- 十三、搶救靈魂。(翻譯中文版)。香港聖道出版社。一九六二年。
- 十四、合神所用的工人。(翻譯中文版)。香港聖道出版社。一九六三年。
- 十五、我們所傳揚的福音。(翻譯中文版)。香港聖道出版社。一九六四年。
- 十六、再來之王。(翻譯中文版)。香港宣道書局。一九六六年。
- 十七、史密士傳。(翻譯中文版)。香港聖道出版社。一九六七年。
- 十八、真知灼見。(翻譯中文版)。香港聖道出版社。一九七〇年。
- 十九、教會真理講義。(印尼文版)。印尼聖道神學院。一九七二年。
- 廿、如何明白神的旨意。(印尼文版)。印尼聖道神學院。一九七二年。
- 廿一、羅馬書講義。(印尼文版)。印尼聖道神學院。一九七二年。
- 廿二、羅馬書精義。(中文版)。香港聖道出版社。一九七四年。
- 廿三、四福音講義。(印尼文版)。印尼聖道神學院。一九七二年。
- 廿四、教牧學講義。(印尼文版)。印尼聖道神學院。一九七三年。
- 廿五、釋經學講義。(印尼文版)。印尼聖道神學院。一九七三年。
- 廿六、約翰福音講義。(印尼文版)。印尼聖道神學院。一九七四年。
- 廿七、教會歷史講義。(印尼文版)。印尼聖道神學院。一九七五年。
- 廿八、宣教學概論。(編譯中文版)。印尼聖道神學院。一九七六年。
- 廿九、宣教與文化。(編譯中文版)。印尼聖道神學院。一九七六年。
- 卅、宣教的心靈準備。(中文版)。印尼聖道神學院。一九七七年。
- 卅一、教會的動員與增長。(中文版)。印尼聖道神學院。一九七八年。
- 卅二、救恩論講義。(印尼文版)。印尼聖道神學院。一九七八年。
- 卅三、神論講義。(印尼文版)。印尼聖道神學院。一九七九年。
- 卅四、放棄權利。(翻譯中文版)。印尼聖道神學院。一九七九年。
- 卅五、基督教宣教史略。(翻譯中文版)。印尼聖道神學院。一九七九年。
- 卅六、校園個人佈道手冊。(編譯印尼文版)。印尼聖道神學院。一九七九年。



## 附錄三

## 宣教史略英文主要參考書表

## Select Bibliography

- Anderson, Gerald H., ed. *Christ and Crisis in South East Asia*. New York: Friendship Press, 1968.
- Aprem, Mar. *Nestorian Missions*. Trichur, Kerala: Mar Narsai Press, 1976.
- Arpee, Leon. *A Century of Armenian Protestantism 1846-1946*. New York: Armenian Missionary Association, 1946.
- Baeta, C. G., ed. *Christianity in Tropical Africa*.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 Barrett, David B., et al. *Kenya Churches Yearbook. The Development of Kenyan Christianity 1498-1973*. Kisumu, Kenya: Evangel Publishing House, 1973.
- Bates, M. Searle, and Pauck, W. *Prospects of Christianity Throughout the World*. New York: Scribners, 1964.
- Beaver, R. Pierce. *Ecumenical Beginning in Protestant World Mission*. New York: Nelson, 1962.
- Beaver, R. Pierce, ed. *The Gospel and Frontier Peoples*. South Pasadena, CA: William Carey Library, 1973.
- Beetham, T. A. *Christianity and the New Africa*. London: Pall Mall Press, 1967.
- Berkhoffer, Robert F. *Salvation and the Savage*.



- Zealand, 1974.
- Davies, Horton, and Shepherd, R. H. W. *South Africa Missions 1800-1950*. London: Nelson, 1954.
- Dayton, Edward R., ed. *Mission Handbook: North American Protestant Ministeries Overseas*. Monrovia, CA: Missions Advanced Research and Communication Center, 1976.
- Douglas, Donald E., ed. *Evangelical Perspectives on China*. Farmington, MI: Evangelical China Committee, 1976.
- Douglas, J. D., ed. *Let the Earth Hear His Voice*. Minneapolis: World Wide Publications, 1975.
- Drummond, Richard H. *A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in Japan*. Grand Rapids: Wm. B. Eerdmans, 1970.
- Du Plessis, J. A. *A History of Christian Missions in South Africa*. New York: Longmans, Green and Co., 1911.
- Edman, V. Raymond. *The Light in Dark Ages*. Wheaton, IL: Van Kampen, 1949.
- Evans, Robert B. *Let Europe Hear*. Chicago: Moody Press, 1964.
- Fairbank, John K., ed. *The Missionary Enterprise in China and Americ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 Gibbon, Edward. *The Triumph of Christendom in the Roman Empire*.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58.
- Gibbs, Mildred E. *The Anglican Church in India*

- An Analysis of Protestant Missions and the American Indian Response 1787-1862*. New York: Athenaeum Press, 1972.
- Bernard, Miguel A. *The Christianization of the Philippines: Problems and Perspectives*. Manila: Filipiniana Book Guild, 1972.
- Braithwaite, Joan. *Handbook of Churches in the Caribbean*. Bridgetown, Barbados: Christian Action for Development in the Caribbean, 1973.
- Chaney, Charles L. *The Birth of Missions in America*. South Pasadena, CA: William Carey Library, 1976.
- Clark, Allen D. *History of the Church in Korea*. Seoul: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1971.
- Cooley, Frank L. *Indonesia: Church and Society*. New York: Friendship Press, 1968.
- Cooley, John K. *Baal, Christ, and Mohammed: Religion and Revolution in North Africa*.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1965.
- Coxwell, H. Wakelin, and Grubb, Kenneth, eds. *World Christian Handbook, 1968*. Nashville: Abingdon Press, 1968.
- Dachs, Anthony J., ed. *Christianity South of the Zambezi*. Gwelo, Rhodesia: Mambo Press, 1973.
- Davidson, Allan K. *Missionary Propaganda—Its Early Development and Influence with Respect to the British Missionary Movement and India*. Dunedin: Presbyterian Historical Society of New



- Moody Press, 1975.
- Horner, Norman A. *Rediscovering Christianity Where It Began. A Survey of Contemporary Churches in the Middle East and Ethiopia*. Beirut: Near East Council of Churches, 1974.
- Howard, David M., ed. *Declare His Glory Among the Nations*. Downers Grove, IL: Inter Varsity Press, 1977.
- Hutton, J. E. *A History of Moravian Missions*. London: Moravian Publication Office, 1923.
- Jennes, Joseph. *A History of the Catholic Church in Japan from Its Beginnings to the Early Meiji Era (1549-1873)*. Tokyo: Oriens Institute for Religious Research, 1973.
- Johnstone, Patrick J. *World Handbook for the World Christian*. South Pasadena, CA: William Carey Library, 1976.
- Kane, J. Herbert *A Global View of Christian Missions*. Grand Rapids: Baker Book House, 1971.
- Lacy, Creighton. *The Word Carrying Giant: The Growth of the American Bible Society (1816-1966)*. South Pasadena, CA: William Carey Library, 1977.
- Latourette, Kenneth Scott. *Christianity Through the Ages*. New York: Harper & Row, 1965.
- . *A History of Christian Missions in China*. New York: Macmillan, 1929.
- . *A History of the Expansion of Christianity*. 7

- 1600-1970. Delhi: Indian Society for Promoting Christian Knowledge, 1972.
- Goddard, Burdon L., ed. *The Encyclopedia of Modern Christian Missions: The Agencies*. Camden, N.J.: Nelson, 1967.
- Gowing Peter G. *Islands Under the Cross: The Story of the Church in the Philippines*. Manila: National Council of Churches in the Philippines, 1967.
- Grabill, Joseph L. *Protestant Diplomacy and the Near East: Missionary Influence on American Policy, 1810-1927*.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70.
- Groves, C. P. *The Planting of Christianity in Africa 1840-1954*. 4 vols. London: Lutterworth, 1948-1958.
- Harnack, Adolf. *The Mission and Expansion of Christianity in the First Three Centuries*. 2 vols. New York: Putnam, 1908.
- Harr, Wilbur C., ed. *Frontiers of the Christian World Mission Since 1938*. New York: Harper & Row, 1962.
- Hastings, Adrian. *Church and Mission in Modern Africa*. Bronx, NY: Fordham University Press, 1970.
- Hogg, William R. *Ecumenical Foundations: A History of the International Missionary Council and Its Nineteenth Century Background*.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52.
- Hoke, Donald E. *The Church in Asia*. Chicago:



- 1977.
- Neill, Stephen. *Call to Mission*. Philadelphia: Fortress Press, 1971.
- . *Colonialism and Christian Missions*. New York: McGraw-Hill, 1966.
- . *A History of Christian Missions*. New York: McGraw-Hill, 1964.
- . *The Story of the Christian Church in India and Pakistan*. Grand Rapids: Wm. B. Eerdmans, 1970.
- Neill, Stephen, Anderson, Gerald H., and Goodwin, John, eds. *Concise Dictionary of the Christian World Mission*. London: Lutterworth, 1970.
- Nelson, Martin L. *The How and Why of Third World Missions*. South Pasadena, CA: William Carey Library, 1976.
- Nelson, Martin L., ed. *Readings in Third World Missions*. South Pasadena, CA: William Carey Library, 1976.
- Noshy, Ibrahim. *The Coptic Church: Christianity in Egypt*. Washington, DC: Ruth Sloan Associates, 1955.
- Oliver, Roland A. *The Missionary Factor in East Africa*. New York: Humanities, 1968.
- Orr, J. Edwin. *Evangelical Awakenings in Africa*. Minneapolis: Bethany Fellowship, 1975.
- . *Evangelical Awakenings in Eastern Asia*. Minneapolis: Bethany Fellowship, 1975.
- . *Evangelical Awakenings in Southern Asia*.

- vols. New York: Harper & Brothers, 1937-1945.
- Lehman, E. Arno. *It Began at Tranquebar*. Madras: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1956.
- Manikam, Rajah B., and Thomas, Winburn T. *The Church in Southeast Asia*. New York: Friendship Press, 1956.
- Markovitz, Marvin D. *Cross and Sword. The Political Role of Christian Missions in the Belgian Congo, 1908-1960*. Stanford, CA: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1973.
- Mathews, Basil J. *Forward Through the Ages*. New York: Friendship Press, 1951.
- McCracken, John. *Politics and Christianity in Malawi 1875-1940. The Impact of the Livingstonia Mission in the Northern Provin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7.
- Mellis, Charles J. *Committed Communities: Fresh Streams for World Missions*. South Pasadena, CA: William Carey Library, 1976.
- Moore, John A. *Baptist Witness in Catholic Europe*. Rome: Baptist Publishing House, 1973.
- Moorhouse, Geoffrey. *The Missionaries*. Philadelphia: Lippincott, 1978.
- Moraes, George Mark. *A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in India: From Early Times to St. Francis Xavier, A.D. 52-1542*. Bombay: Manaktalas, 1964.
- Mufuka, Kenneth Nyamayaro. *Missions and Politics in Malawi*. Kingston, Ontario: Limestone Press,



- Longmann, 1973.
- Thiessen, John C. *A Survey of World Missions*. Chicago: Moody Press, 1961.
- Trimingham, J. Spencer. *The Christian Church and Islam in West Africa*. London: SCM Press, 1955.
- Van Ess, Dorothy F. *History of the Arabian Mission 1926-1957*. New York: Board for the Christian World Mission of the Reformed Church in America, 1958.
- Vander Werff, Lyle L. *Christian Mission to Muslims: The Record*. South Pasadena, CA: William Carey Library, 1977.
- Varg, Paul A. *Missionaries, Chinese and Diplomats: The American Protestant Missionary Movement in China 1890-1952*.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8.
- Vought, Dale G. *Protestants in Modern Spain*. South Pasadena, CA: William Carey Library, 1973.
- Wagner, C. Peter. *Look Out! The Pentecostals are Coming*. Carol Stream, IL: Creation House, 1973.
- Wakatama, Pius. *Independence for the Third World Church: An African's Perspective on Missionary Work*. Downers Grove, IL: Inter Varsity Press, 1976.
- Warneck, Gustaf. *History of Protestant Missions*. New York: Revell, 1904.
- Warren, Max. *The Missionary Movement from Britain in Modern History*. London: SCM Press,

- Minneapolis: Bethany Fellowship, 1975.
- . *Evangelical Awakenings in the South Seas*. Minneapolis: Bethany Fellowship, 1976.
- Patterson, George N. *Christianity n Communist China*. Waco, TX: Word Books, 1969.
- Payne, Ernest A. *The Growth of the World Church*. London: Edinburgh House, 1955.
- Pro Mundi Vita. *The Church in Central America and Panama*. Pro Mundi Vita, 46, 1973.
- Ranger, T. O., and Weller, John, eds. *Themes in the Christian History of Central Africa*. London: Heinemann, 1975.
- Read, William R., and Ineson, Frank A. *Brazil 1980. The Protestant Handbook*. Monrovia, CA: Missions Advanced Research and Communication Center, 1973.
- Richter, Julius. *A History of Protestant Missions in the Near East*. New York: Revll, 1910.
- Sales, Jane M. *The Planting of the Church in South Africa*. Grand Rapids: Wm. B. Eerdmans, 1971.
- Schmitt, Karl M., ed. *The Roman Catholic Church in Modern Latin America*. New York: Knopf, 1972.
- Stewart, John. *Nestorian Missionary Enterprise: The Story of a Church on Fire*. Edinburgh, Scotland: Clark, 1928.
- Sundkler, Bengt. *The World of Mission*. Grand Rapids: Wm. B. Eerdmans, 1965.
- Temu, A.J. *British Protestant Missions*. New York:



1965.  
— . *Social History and Christian Mission*. London: SCM Press, 1967.
- Wells, Kenneth E. *History of Protestant Work in Thailand 1828-1958*. Bangkok: Church of Christ in Thailand, 1958.
- Winter, Ralph D. *The Twenty-Five Unbelievable Years 1945-1969*. South Pasadena, CA: William Carey Library, 1970.
- Wong, Peter, ed. *Missions from the Third World: A World Survey of Non-Western Missions in Asia, Africa, and Latin America*. Singapore: Church Growth Centre, 1973.



一九七九年十月初版  
一九八六年四月再版

# 基督教宣教史略

——從五旬節到今代宣教概覽——

著者：賈

禮

榮

譯者：黃

彼

得

出版者：印尼東南亞聖道神學院

印尼瑪琅信箱七十四號

發行者：中國信徒佈道會

台北市郵政信箱一八七二號

## A CONCISE HISTORY OF THE CHRISTIAN WORLD MISSION

(A Panoramic View Of Missions  
From Pentecost To The Present)

By

J. Herbert Kane

*Translated by*

Peter Wongso.

*Publisher:* South East Asia Bible

Seminary P.O. Box 74,

Malang, Indonesia.

*Distributor:* Chinese Christian

Mission, P.O. Box 1872,

Taipei, Taiwan,